

# 企業家成功的秘密

成功的企業家  
他們都有一個秘密，那  
就是「從歷代經典中擷取  
古人的智慧，達到  
高水準的經營績效。」



## 現代觀點 人物中國系列

現代人創業、管理、處世、揚名的指導書

享有「經營之神」美譽的松下幸之助，他對我國聖賢經典有深厚的造詣，並從中衍生出一套非凡的經營理念；稻葉清右衛門，學習成吉思汗的領導特性，應用於企業經營，使FANUC在機器人產業界中聲譽鵲起；王永慶這位「台灣經營之神」所強調「追根究底」的經營風格，其實就是大學裡所垂示「止於至善」的境界。縱觀這些成功的企業家，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都有一個秘密，那就是懂得如何從經典中擷取古人過人的智慧，活用於企業經營，進而締造出卓越的企業王國。

現代觀點·人物中國系列，正是一套由日本當代漢學精英，以現代的知識和方法，重新凝視中國傑出歷史人物成就功業，扭轉時代的智慧、膽識、謀略和風格所編成的鉅作。對於工商界的經營管理者，在落實中國式的管理模式及確立經營理念下，本套書有如一面重要的鏡子，為您開拓新的視野。

① 諸葛孔明 經營顧問之神	② 成吉思汗 射鵰英雄·大草原之帝
③ 秦始皇 霸業之始作俑者	④ 孫子·韓非 兵法的證道者
⑤ 項羽·劉邦 中國歷史龍爭虎鬥第一版	⑥ 楊貴妃·安祿山 事業與美人的歧路
⑦ 張騫·李陵 異域經營·望鄉的哀歌	⑧ 康熙·雍正·乾隆 大清帝國歷史之謎

全套八冊·定價3600元·日本文摘讀者特價優待2880元



現書供應

台北讀者·派專人送書 ☎7061976·7061977

**故鄉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20號一樓  
電話：(02)7059942·7061976-7·7062470  
郵撥帳號：0145077-5 故鄉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套八冊●16開豪華精裝本  
●精美插圖數百幅●每冊約160頁

人間 18

18

76年4月5日

# 人間

30頁大特集2·28的民衆史

## 啊！ 台中的風雷

田野歷史證言調查5篇·揭開歷史的戰慄與煙雲……

本刊東京特企  
戴國煒/林憲：  
2·28前後的  
丘念台

高信疆又一次  
前瞻文化壯舉  
中國象棋  
站起來了！

關曉榮：  
蘭嶼紀事

郭力昕：  
記塹子內

·人間像·  
許成章  
為台灣  
漢語語源  
窮經皓首

彩色  
document  
台灣  
熱帶雨林  
低地的  
黃昏

《台灣兵》  
被人權與  
道義遺棄  
的戰爭  
被害者

76年4月5日 / 第2卷第6期



# 人間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企 劃 / 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李 疾  
特約採訪 / 陳 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 / 范振國  
助理編輯 / 曾淑美  
業務主任 / 曾伯堯  
會計主任 / 吳文娜  
廣告主任 / 陳映三  
視 聽 部 / 王菲林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 鈺



## 紅色的聯想……

當蘋果掉下來的時候，牛頓富有創意的聯想，使他悟出了萬有引力的奧秘，這不僅是一則科學理論的發現，更是一份探求萬物的執著。

同樣一份執著，紅色的  象徵震旦行創新經營的精神，復以無比的服務熱忱，引進日本 SHARP 研究新血，融匯成澎湃的經營力與商品力，在應用科技的領域裡，帶引您邁向資訊時代的新境界； 誠如紅色果實，期待與您分享！

SHARP

電子黑板、傳真機、電腦、打字機、影印機—  
提昇您辦公室自動化的品質。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  
AURORA CORPORATION

總公司：台北市松江路148號8樓  
電話：(02) 563-9971

## 讀者信箱

### 有意思

越來越覺得貴刊有意思，對於沒有思考習慣的人們來說，是一服清醒劑。

希望貴刊每期能固定有一篇大陸風土民情的介紹，這對於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人來說，不僅是好奇或興趣而已。我實在無法想像，夏威夷州的美國人不知其他49州。

貴刊如限於篇幅，可以縮減某些文章的頁數。

台北 麗真

### 給這一代青年 整體清晰的面貌

我深信，「人間」並無意以「新種族」為這一代青少年的代表。但與嚴靈峰，胡秋原兩位先生相並排列，很容易讓人產生「這一代青年」竟是如此不爭氣的錯覺。

事實上，我們自認並未喪失「歷史與青年壯偉之夢」，我們深具憂患意識，熱愛國家，熱愛社會，仍然努力地希望能替國家做些什麼，希望「人間」除了報導，「新種族」這在城市青少年族群的變異現象之外，也能給其它的具有「健康」意識的青少年描繪出清晰的面貌。讓社會大眾對所謂的「這一代青年」有更全面、整體的認識。

花蓮女中 孫冬青  
世界新專 陳志忠

編按：孫，陳兩位同學的來信，意見大致相同。為節省篇幅，編輯部將其揉成一篇，希望兩位同學見諒。

台北 沈錦惠先生對（人間青年）專題表示了相近的看法，也提議（人間）對資優生及資優教育的種種，做一篇探討，是很好的意見。在此一併向沈先生致謝。

### 只要奴隸制度存在一天……

讀了17期離妓奴隸天錄，心中有股說不出的驚駭和悲痛。

但願「人間」的報導能喚醒社會的良知，懇切地希望「人間」能繼續不斷深入報導離妓問題。

只要這奴隸制度存在一天，我們的指控永不停止！

台北縣 張雯勤

編按：人間雜誌的同仁，願與所有良知未泯的、熱血的人們，共同攜手向一切傾軋人的制度，抗爭到底……。

### 「啞巴」一詞的商榷

從曉得「人間」之後便非常喜愛它對事實深刻挖掘與對事件各方面探尋的作法，尤其是編輯企劃的敏銳度更令人佩服。像報導山地青年湯英伸的事件，與我當初從新聞中所隱約感受到的十分脛合，看後令

人落淚。

但這封信所要說的事是「人間」在報導的時候，有時不免流於「濫情與一廂情願」。很抱歉如此說，這是針對第13期「啞巴村醜人庄」的報導：

在這篇文章中，其實主角應該是這些一般人所稱的「啞巴」，是不？但作者並非設法去了解他們，而完全以局外人的身份報導他們只是「伊伊啊啊地說著，或比手劃腳看不懂」。我想說的是「手語是一種語言，和口語能夠溝通的程度沒什麼兩樣」，聾或啞並非「笨與腦筋有毛病」，這是非常淺顯的道理，而「啞巴」這兩個字就像「番仔」「日本狗仔」「阿凸仔」「支那人」一樣是罵人的話，實在不應該如此不慎重地濫用。

我有許多聾人朋友，我了解他們的語言，他們除了語言和我們不同外，真真沒什麼兩樣的，我懇切地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一點，請想想我的話，再重看那篇文章。

期待「人間」更好。

另外：顏文門當期的報導十分值得稱讚。

莊展華

編按：根據本刊對大同農場（「啞巴庄」的正式名稱）的瞭解，農場內的聾啞農婦都沒接受過啟聰教育的正規的手語訓練。該文作者陳雯所學的正規手語完全派不上用場。至於使用「啞巴」一詞，只是為了通俗起見，絕沒有任何輕蔑之意。謝謝您的指正，以後我們會更審慎。

## 編輯室報告

本刊編輯總顧問高上秦夫婦，半年多來，帶著對復興中國民間器物藝術的熱情和志向，動員了本省最優秀的民間造型藝人、學院藝術家……從中國歷史、小說、民藝傳統汲取創作靈感，發展了30多套新的中國象棋造型，4月2日起在全省各地全面展出。我們特地以專文介紹這件中國傳統器物藝術的復興和創造的，令人驚詫、讚歎的壯舉，並以足頁的圖片，表現我們民間藝人的匠心（「中國象棋站起來了！」第36頁）

在執政黨堅定的政策下，台灣的政治局面在現實上穩定地打開了。儘管在野黨高亢的喊聲搶奪了全面的視聽，理性的觀察者都不能不以驚異的頷首和佩服之情，看見執政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寬容和從容，使這一切到目前為止的台灣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成為可能。40年的傷痕，40年的禁忌——2·28事變的歷史，第一次可以在民間的論壇上提出。公開展開有關2·28事變歷史的討論、對話和研究，是理解從而化解這一段不幸事件，從而根本性促進在台灣之中國人民間的和平與團結不可缺少的條件。遺憾的是，有些人似乎不知道這個可以公開討論的機會之可貴，沒有從實是求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出發，做好整理和解決2·28事變這個歷史問題的研究和分析。少數一些人，甚至公開藉以擴大這實際上已經逐漸痊癒的傷口，以另一種嚴重的錯誤，去對待歷史上已經鑄成的錯誤。為此，我們集合了有限的人力和時間，對2·28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進行了民眾史的證言調查。這個調查的結果，我們發現，不但在整個事變過程，甚至事變之後，當時都沒有台灣分離主義的因素。當然，我們的調查也發現，2·28事變在1947年3月初向台中蔓延時，台中民眾陣營中有土紳系和民眾系的矛盾。民眾系由當時日據時代抗日左翼力量所掌握。二次大戰後，不但在中國、在全世界各式各樣的左翼民族解放力量的戰鬥和存在，是一個歷史的事實。但重要的是，不論右翼的土紳系和民眾系基本上都是為了光復後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而抗爭，決沒有所謂「台灣人意識」或其他分離主義的政治成份。我們以實地的、民眾史的材料，初步回答了把2·28事變做出分離主義的解釋的人們。我們在15天內做成的《2.28事變的民眾史：台中的風雷》特集，有旅日天主教大學歷史學教授戴國輝對2·28當時身為丘念台秘書的林憲所做的訪談（「丘念台與2·28前後」第68頁）；有1947年3月初台中的情勢報告（「受苦的人沒有名字」，第78頁）；有民族解放運動家蔡鐵城（「戰士蔡鐵城



」，第80頁）；有台中蜂起中在埔里烏牛蘭的一役記事（「烏牛蘭之役」，第84頁），和所謂「二七部隊」內部祕辛（「別忙著歪曲歷史，我們都還活著呢……」，第88頁），構成三十多頁，極為珍貴，40年來首次公開的歷史資料。

我們深信，先採集正確的史實，才能對史實加以正確的理解，才能為解決歷史殘留的問題準備好條件。但是，我們要鄭重敬告於讀者與天下之人者，是「人間」決不政治化，但也在必要的時刻，不迴避政治。我們關心的，永遠是人。當歷史和政治歪曲了人，我們遂面對那使人歪曲的歷史與政治。

對於一個社區和社區中的人和生活的研究一向是記錄攝影重要的傳統精神。「有個地方，叫塢子內……」（第116頁）是年輕的報告攝影家郭力昕花費半年的力作，表現出一個外省第二代青年對台灣土地上的人和生活中得來的最真摯的學習、感動和啟示，感人良深。另外，以「八尺門」連作的真誠的正義和愛感動了無數讀者的優秀報告攝影家關曉榮，從本期起，將陸續發表他的「蘭嶼紀事系列」。在這一期，他傾吐了他對蘭嶼人民最真摯的關愛，最同其心情的深刻觀察，以他強力的影像，歌頌了不分種族的人的尊嚴（「孤獨·傲岸的礁岩」，第8頁）。

在高成長的台灣工業下，不知不覺地頹滯的台灣農村，出現了社會學家尚不及注意的，深刻的人間破壞。矢志為台灣農村紀事造像的廖嘉展和陳水邊，發掘了彰雲地區農民自殺率的劇增和劇毒農藥的氾濫，以及為了因應這緊急農村醫學事態的彰基醫院「中毒急救中心」動人的工作（「失去生活意志的農民」，第104頁），引人低迴深思。

中日戰爭中殖民地台灣的歷史傷痕，在台灣戰後對日溫存的構造下，迅速風化。一直到近年，因台灣原日本兵向日本當局索賠而重新揚起了台灣在戰爭中被害的灰塵。日本報導攝影家河野利彥年來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加害造像，拍攝了這被殘酷歷史所遺棄的人們。王墨林深刻的歷史探索，為我們呈現了這被我們自己忽視的現實，引人深思（「遺忘道義和人權的日本，是人間之恥！」第24頁）

### 人間雜誌第17期勘誤表

頁	行	誤					
81	7	校政「改革」委員會	校政整理委員會	84	29	省委書記是「葉飛」	省委書記是羅明
84	24	「紅旗雜誌」	布爾塞維克月刊	84	31	在廈門大同	葉飛在廈門大同



台南縣佳里鎮  
塢子內的大廟  
永昌宮前，幾  
位村民聚精會  
神地注視著廣  
場上的祭拜活  
動。  
(郭力昕攝)

# 人間

# 18

中華民國  
76年4月5日

## 8 <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一)>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 孤獨， 傲岸的礁岩……

繼「八尺門」系列之後  
關曉榮再度以永遠燃燒的愛和正義  
為我們訴說蘭嶼雅美人民的屈辱、自慚、  
痛苦，以及動人的毅力和智慧……



## 24 <人間亞州> 攝影 ■ 河野立彦 撰文 ■ 王墨林

### 遺忘道義和人權的 日本，是人間之耻

台灣籍原日本兵受害賠償爭議的背後  
在抗日精神逐漸風化的台灣  
容我們再次告訴您一段歷史悲辛……

## 36 <人間民藝>特別製作 攝影 ■ 廖嘉展等 撰文 ■ 趙燕

### 中國象棋， 站起來了！

在高度的文化前瞻和抱負下  
高上秦、柯元馨夫婦以及台灣省最優秀的  
民間藝人，藝術工作者為中國象棋型塑了  
新的面貌，找到新的生命。

## 50 <人間像> 攝影 ■ 廖嘉展 撰文 ■ 洪惟仁

### 台語之妙 妙乎天下



—為台灣話的漢語語源窮經皓首  
獨學有成的許成章教授。

30年來他日日致力於纂寫1000萬字的  
「台灣漢語辭典」要為漢族先民的生活尋根……

## 64 <人間歷史> 「2.28」的民衆史

### 為了民族的和平 與團結

寫在〈2.28事件：台中風雷〉特集卷首  
站在世界史、中國現代史全局的觀點從社會學、  
政治經濟學的背景裏檢視2.28事件的始末。

## 68 「2.28」的民衆史 1 攝影 ■ 林禾 訪問 ■ 戴國輝

### 丘念台與2.28前後

戴國輝訪問丘念台私人秘書林憲  
從未公開過的歷史材料  
揭開湮隱40年的歷史的顛倒。

## 78 「2.28」的民衆史 2 攝影 ■ 林禾 / 蔡明德 撰文 ■ 官鴻志

### 受苦的人們沒有名字

台中風雷  
1947年3月1日作家楊遠在台中發出反陳儀  
傳單3月2日謝雪紅的市民群眾大會  
點燃了市民全面蜂起的台中風雷。

## 80 「2.28」的民衆史 3 戰士蔡鐵城

他把短暫的一生獻給了風雲激蕩的歷史  
卻只為自己在鐵砧山上留下一座孤單的墳塚……

## 84 「2.28」的民衆史 4 烏牛蘭之役

1947年3月15日據守埔里烏牛蘭兩岸高地的  
「二七部隊」激烈的戰鬥……

## 88 「2.28」的民衆史 5 別忙着歪曲歷史， 我們都還活着呢……

3位「二七部隊」倖活下來的老戰士的證辭中  
鍾逸人蓄意歪曲歷史的居心無所遁逃。

## 94 <啊，美麗的台灣！> 攝影 ■ 陳月霞 撰文 ■ 陳玉峯

### 台灣 熱帶雨林低地的黃昏

台灣的綠色滄桑(一)  
揭開19世紀末葉以來台灣海拔500至1000公尺間的  
原生植被慘遭嚴重殺戮的滄桑史

## 104 <人間醫學> 攝影 ■ 廖嘉展 撰文 ■ 陳水邊

### 失去生活意志的農民

彰雲地區農民的高度自殺率  
和彰基「毒物防治中心」

## 116 <人間農村> 攝影 / 撰文 ■ 郭力昕

### 有個地方，叫塢子內

質樸、勤奮的農村  
溫馨的召喚每一顆在城市焦燥浮動的心靈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 /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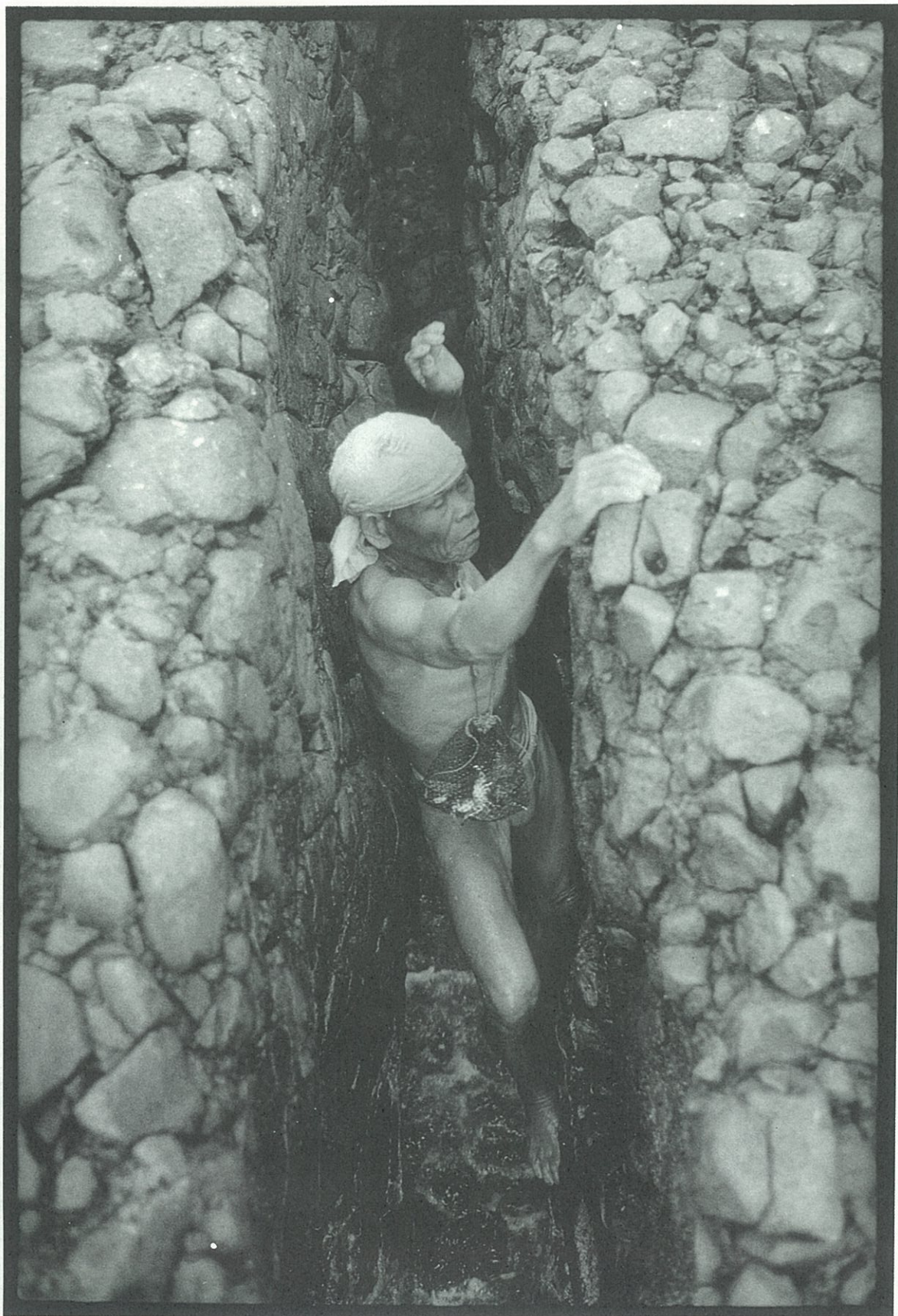
# 孤獨 傲岸的 礁岩

蘭嶼報告

爲了拍攝愛和正義永遠燃燒，永遠不安定的關曉榮  
繼「八尺門」系列之後爲我們訴說蘭嶼雅美人民  
過去的屈辱和現在的自慚所交織的痛苦、艱苦、勤勞和禁慾的智慧；  
用最原始的工具向土地和大海掙取口糧，創造堅實的  
生活器物的動人毅力和創意。  
雅美人民啊！你不動如海邊礁石的身影，  
要爲肥滿虛腐的現代人訴說些什麼……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雅美人永遠本份地  
面對自然的挑戰。



粗礪的岩石不能阻擋求生的意志。



勞動的成果簡單而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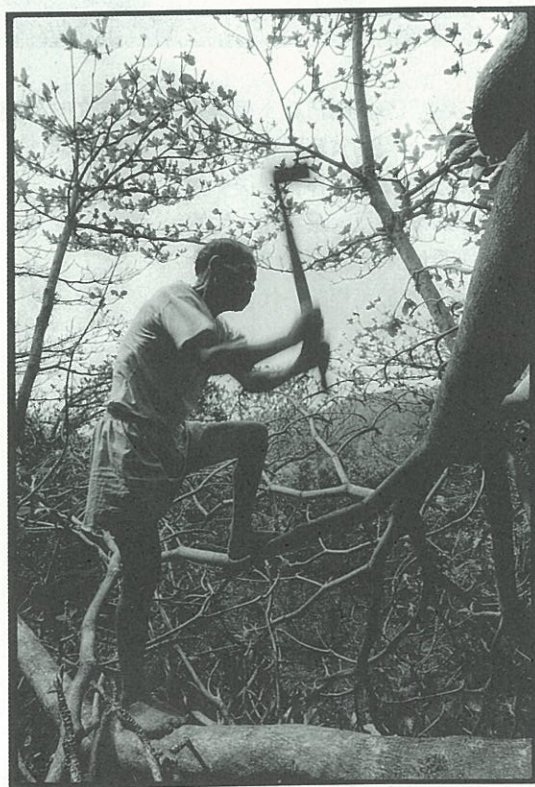
2月間，施努來夫婦與幼子，返台重投城市生活之前，施太太與另外4位早年的國小同學相聚聊天。她們一面熟練地嗑瓜子，話題轉往童年生活的回憶——當時，貪嘴的孩子們常圍在嗑瓜子的外省老兵身邊，伺機拾取被棄的瓜子殼，暗地裡吸吮那鹹鹹的滋味……。美援麵粉袋上面兩隻緊握的手腕，是衣服、褲子僅見的「商標」……。破損的傘布，剪個圓洞就成了學生的裙子……。學校裡的外地老師，為了檢查內褲，有時竟利用孩子背向同學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刻，當眾掀起女童的裙子，這猝不及防的舉動，常使沒有內褲可穿的女童無地自容，回家吞聲飲泣……。

### 屈辱與自慚的雙重踐踏

這些戰後出生，現已多半為人父母的蘭嶼雅美人，全部被納入現代社會生產分工的組織行列，賺取並使用貨幣來滿足生活所需。當她們在閒聊中憶及這些往事，早年的屈辱與自卑多已轉化為童年趣事，加上共同經驗所起的共鳴作用，使她

們的聚談有著詼諧的情調。相對於強勢物質而呈現的貧窮困窘，在每人20餘年來的奮鬥與掙扎過後，勉強有了初步的收穫，讓年輕一代的雅美族人賴以洗雪童年的無妄屈辱。這一切都肇始於年輕的一代自初民傳統的生計生產中被割離、移植，從自給自足的地瓜、芋頭改變成米飯，從野外採集的漿果改變為金錢購買的糖果、瓜子……。然而，就在年輕一代的婦人們回憶這些趣事的同時，蘭嶼的飛機場邊，觀光旅館附近，乃至島上的村落裡，常見雅美族人年邁的一代，或向外來的旅客要紙煙，或以極其低賤的價格兜售一兩件貝殼、一粒木瓜、一叢草蘭。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老人們不自禁地顯出卑屈、畏縮的樣子，甚至在這些短暫逗留的觀光客面前，無法隱藏內心深處、因自知景況困窘而衍生的自慚形穢。這些景象，常使少數良知未泯的外來者，感到羞愧而無言以對。為了逃避這項糾纏複雜的良知挑戰，他們，優越地決定不再重踏這會令人傷心的土地……。

施努來的父親今年71歲，母親67歲。子女皆已各自成家，兩老相依為命地過著素樸的傳統生活。風燭殘年卻不改勤奮的勞動。老人說：「大約在民國45年以前，靠錢解決的問題，只有購買刀、斧、鋤等生產之工具，以及火柴和少許布料而已。我們幾乎沒有賺錢的辦法，僅能賣些海中偶而撈到的月光貝。自從觀光客多了以後，有時從山裡採些木瓜、草蘭、椰子、香蕉等來賣賣看。這些的零星收入，全年加起來也不到1千元新台幣，有許多人連這一點收入都沒有。我的情況特別，



畢生的勤奮勞動鍛造了雅美老人驚人的求生意志與耐力。

因為有學者找我做些資料蒐集和翻譯的工作，大約以每日300元給付，每年的工作機會計4到5次，每次在7至10天之間，有時明明工作了7天，

應得2100元，他卻只給2000，最近這類工作日漸減少了……。現在每個月要用錢的地方，大約是買米750元，外加油鹽、煙草等等，大概要1500元左右……。」

雅美族人的老一代，依舊深深地紮根在蘭嶼的土地與海洋生計之中，除了紅頭和椰油兩村因觀光旅館的存在，總計在50名左右的婦女，得以不定期地靠跳舞表演，賺取每晚90至180元之間不等的現金收入。對這一代而言，島上根本沒有其他收入機會，而年輕的一代輾轉於台灣的低收入勞力市場，自顧之餘，回饋家人的數目是極為有限的。夾在土地與海洋的勞動生計與年邁不符合勞動力需求的兩難之中，他們的需求無法被這窘迫的收入滿足，深受貨幣經濟屈辱自慚的雙重踐踏，他們賴以生存，據以為人的尊嚴何在？……

### 依山的坡勢墾殖芋田

2月22日，老人頭戴陳舊的咖啡色鴨舌帽，廉價的塑膠皮業已開始斑剝。他並無正式的工作服，只是選其破舊而已。長褲的褲腳已不及踝，搭掛著撕裂後的織線，他的日常生活多半赤足行動，今天穿了一雙截去鞋筒的黃色塑膠雨鞋，手提一柄彎刀的柴刀，頭負一只網帶。11時左右，步行往紅頭村郊外的水芋田。路過蘭嶼指揮部的軍營，借道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業已荒廢的牧場，抵達牧場的鐵絲網邊緣，他檢視了一條汲引了山水灌溉芋田的塑膠管接頭之後，擠過鐵絲網的空隙來到自己的芋田。他以簡少的華語單字及大量的手勢、表情，概略地介紹了附近依山的坡勢而墾殖

打完柴火之後往海邊撈蟹。

的芋田，逕自投入工作。他從芋田一隅的簡陋休息棚附近，找來幾根形狀長短不一的棍子，將一頭削尖之後，為一塊的5米寬10米長的新闢芋田立樁為界，並且慎重其事地多次目測把分立的木樁並在同一直線上面，事畢之後，開始拔除蔓生的水芋田，（這是一塊經過休耕後復耕的芋田）以及除草後留在泥濘裡的殘根。為了逼近拍照，我脫下鞋襪，踩進沒入半截小腿的充水爛泥，碎石雜物刺戳著腳板，殘根在趾縫間糾纏。久已習於鞋襪保護的雙腳，驟然暴露在泥濘與雜物之中，

不僅喪失了安適，同時也失去了行動的效率。

老人沈默地在這一小塊黑色泛著水光的土地裡跋涉，以粗糙的雙手工作，直到下午3時左右，未進午餐。他的成果是將這一塊土地完成了栽植前的最後準備，三捆經過整形的芋苗，靜泡在反映著天光的水田一隅。老人在地勢較高的一塊芋田出水處洗滌手腳與臉龐，已植的芋田裡爬行著螺，並有大肚魚在水中逡游。我頓然驚覺，蘭嶼的地瓜與芋頭除了供應雅美族人的主食之外，在台灣的作物市場是毫無經濟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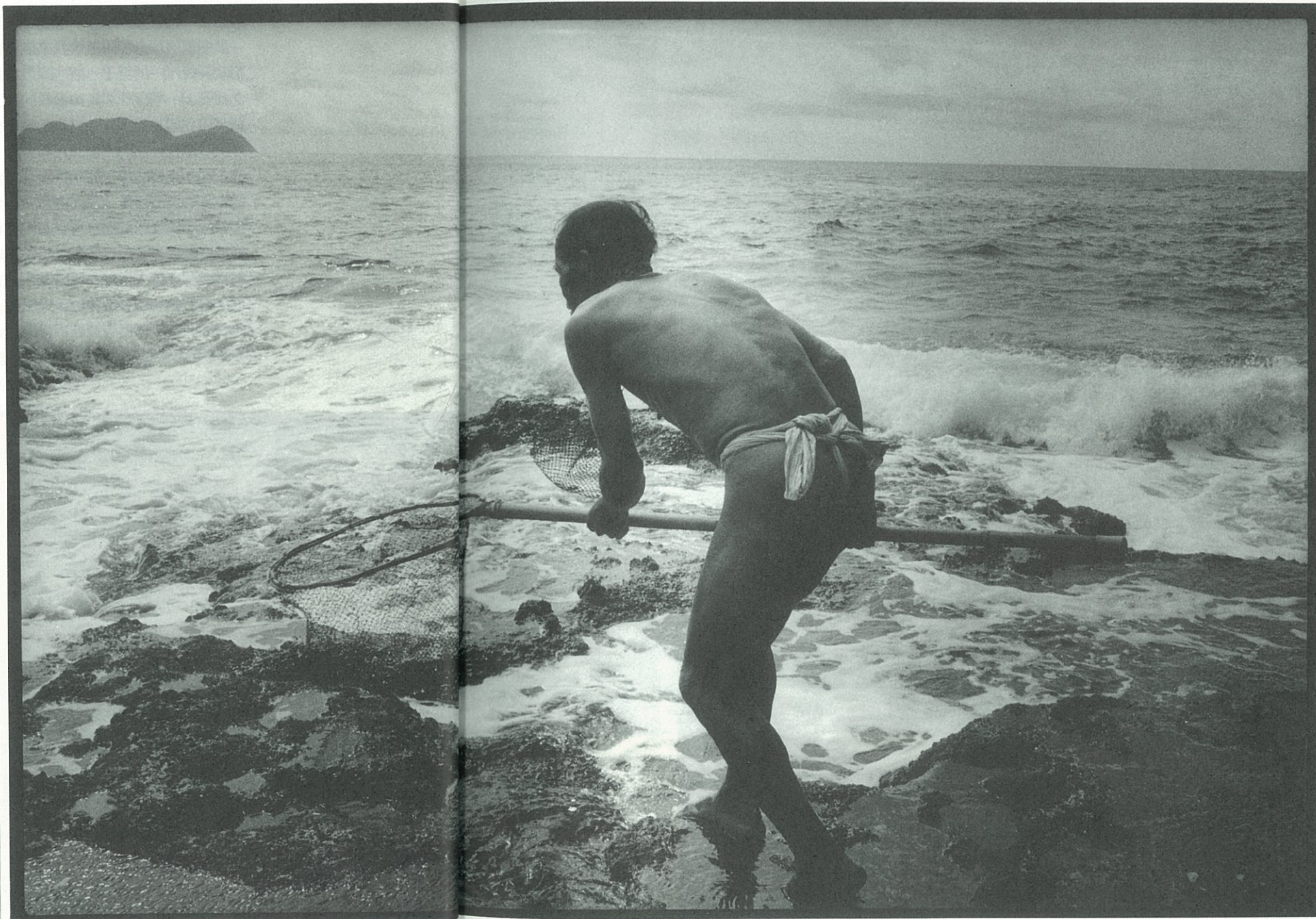


的產物。台灣的所有農地，不僅為了供養超過土地所能負荷的人口，更為了工業發展而強行輸血，化肥與農藥大量使用所提高的單位面積生產結果，在國際政治與貿易市場上，承受著不等價交換的蹂躪。地力衰竭加上農藥化肥造成的汙染，沈默地諷刺著食眾的貪婪與從政者的愚昧，同時殺害了「田水可以洗臉」的生活價值。現代文明以化肥、農藥來表現其挺而走險的生存意志，傳統的雅美文明，在臨終之前，堅持以勤奮耐勞支持其意志，節制其慾望，並表示其智慧。

### 孤單寒儉的樵漁之旅

2月23日，老人依舊穿著昨日的「工作服」，由於天冷，上身加了一件舊外套，準備上山打柴，然後到海邊抓蟹。獨輪手推車上綁著一柄手斧、一根長約7尺的帶把網具；一只網袋，內裝煙盒與繩索。他的裝扮與老態，在行走中給人孤單、襤褸、寒儉的感受……。

打柴的地點遠離紅頭村落，在靠近核廢專用碼頭的山路邊上，蜿蜒的環島公路在這一段落，沿線砌起斑剝著蘋果綠漆的醜陋擋土牆。老人在公路旁停置手推車，取下網帶與手斧，遁入上山的林間小道，在沾滿晨露的草徑與木麻黃枝葉間前行。由於貨幣的缺乏，老一代的雅美族人，至今仍以柴薪為熱能的來源，乾枯的木麻黃樹幹在斧斤的叮咚聲中，劈成柴片。將柱體的幹材劈裂不僅需要體力，更需要準確熟



趁著一波波浪  
濤捕撈小蟹。



練的連續劈砍。我試著砍斷一截圓幹。結果自以為每日60個伏地挺身與半小時慢跑的體能，在這結實的勞動跟前，十足地暴露它的無能。運動與勞動實是表面雷同，本質迥異的兩件事。比起以勤奮行之畢生的勞動者，「現代人」的運動直如健身房裡出產的繡花枕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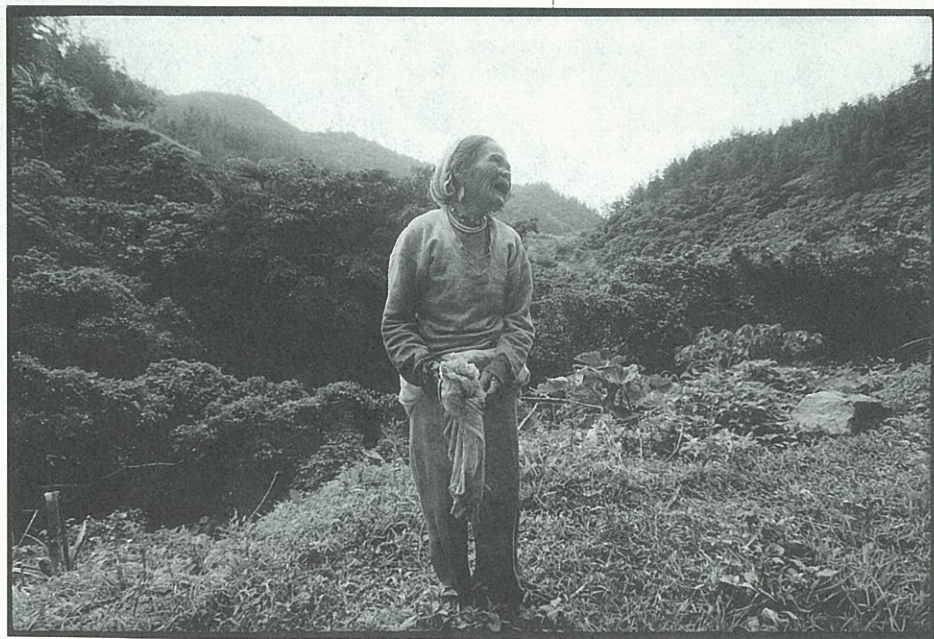
柴薪綁上手推車之後，太陽高照氣溫回昇，老人手提長柄網具往海邊的方向慢行，距紅頭村步行約40分鐘，有一處突伸海洋的小岬角，地勢起伏不定，早已被紅頭村人拓殖為地瓜田，間作少許旱芋及小米。此外，岬角土地覆被齊高的貼地矮草，步徑隨地勢起伏，在盎然綠意中蜿蜒，偶而淹沒在齊胸的茅草中。鬆軟的草地上遍生野百合，有的含苞、有的怒放，在海風中搖曳。岬角周邊距海面縱深數十公尺，循著峭壁間的曲折小徑，老人謹慎而熟練地下山來到礁岩密佈的海岸，在山石之間向陽處放下網具，慢條斯理的脫去衣褲鞋帽，老人鬆開腰間

的丁字帶，將它重新綁緊，拾起自製的水鏡，手持網具，在礁岩之間四顧。71歲的軀體，誠實地露出肌膚老邁的符誌，但是那些皺紋卻從未如此尊貴過，褪去異質文明的襪襪外表，僅著丁字帶的肉體，在礁岩與滾滾白浪的背景裡，驚人地呈現了一種火中鳳凰的動人美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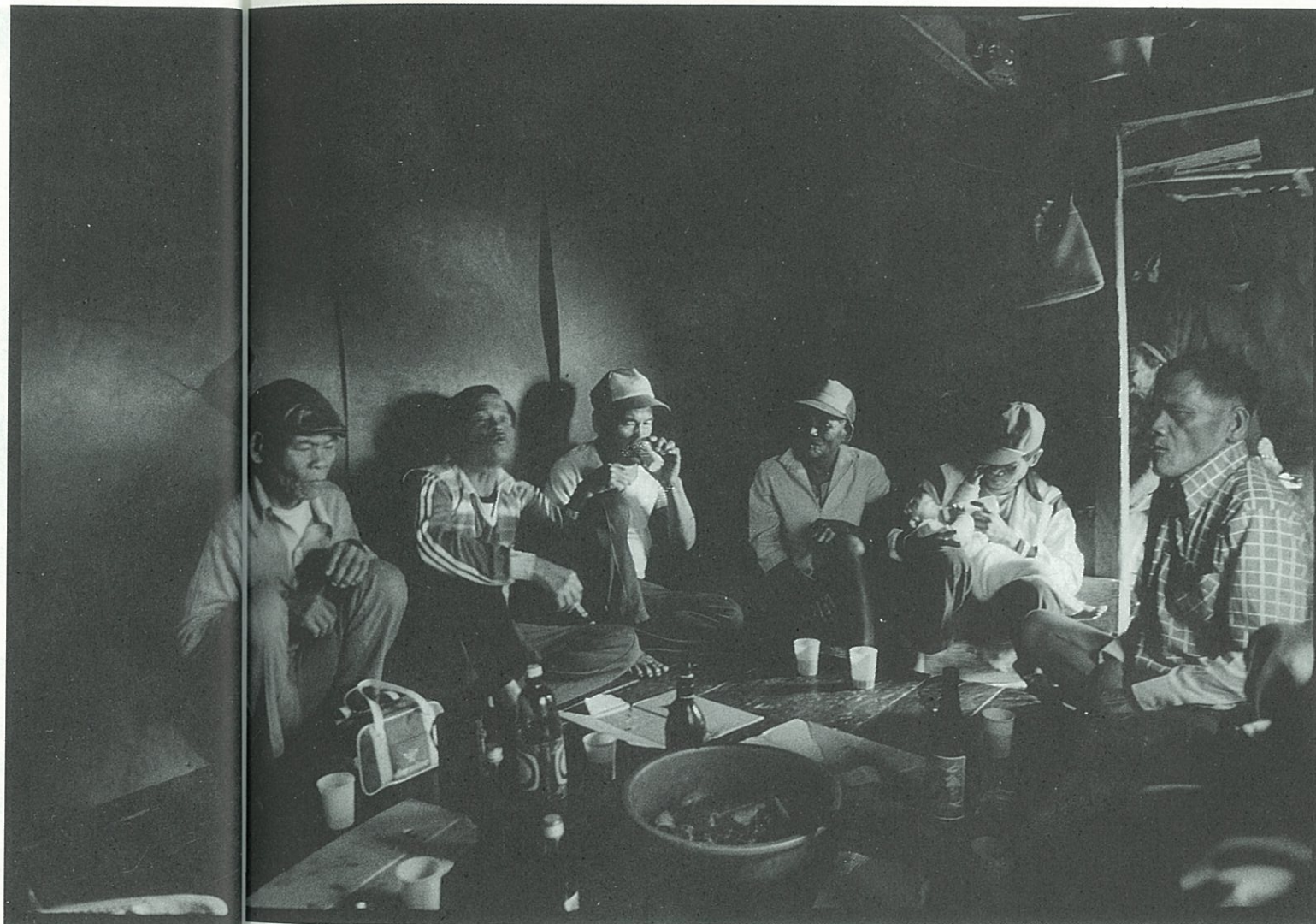
### 勞動與素樸的享受

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工作」，包括在駭浪裡潛水，在崎嶇尖銳的礁岩間逐浪奔走，老人所獲是不到一斤重的十餘隻小蟹，加上四枚李子般大小的海螺。事後，他以岩坑裡殘留的雨水洗淨海水的鹽份，攀上岬角，坐在草坡豔陽下安靜地抽煙休息。遠處小蘭嶼和岬角間的航道，緩緩地航行著一艘國際貨輪，載運著需求的供養，也載著人類社群的不廉價交換。文明的航行利器，裡面藏著古老的蟑螂和疫病。

老人著裝後，重又隱藏在那襪襪的衣褲底下。疲憊與烈日，使他歸



與隱在樹林裏砍柴的老伴交談。



聚談是沒有文字的雅美人交換經驗使智慧更臻圓融並代代相傳的重要活動。

途的步伐緩慢而沉重。我放下器材清潔過後，老人已在木盤裡分好了食物，午後3時，老妻因事未歸，木盤裡為她預留了6隻小蟹與4枚小海螺，以姑婆芋的葉子覆蓋著；小蟹與煮蟹的湯水是我們佐食地瓜芋頭的「菜」，老者示範著教我剝食小蟹的竅門，蟹的肉質鮮嫩，蟹黃甜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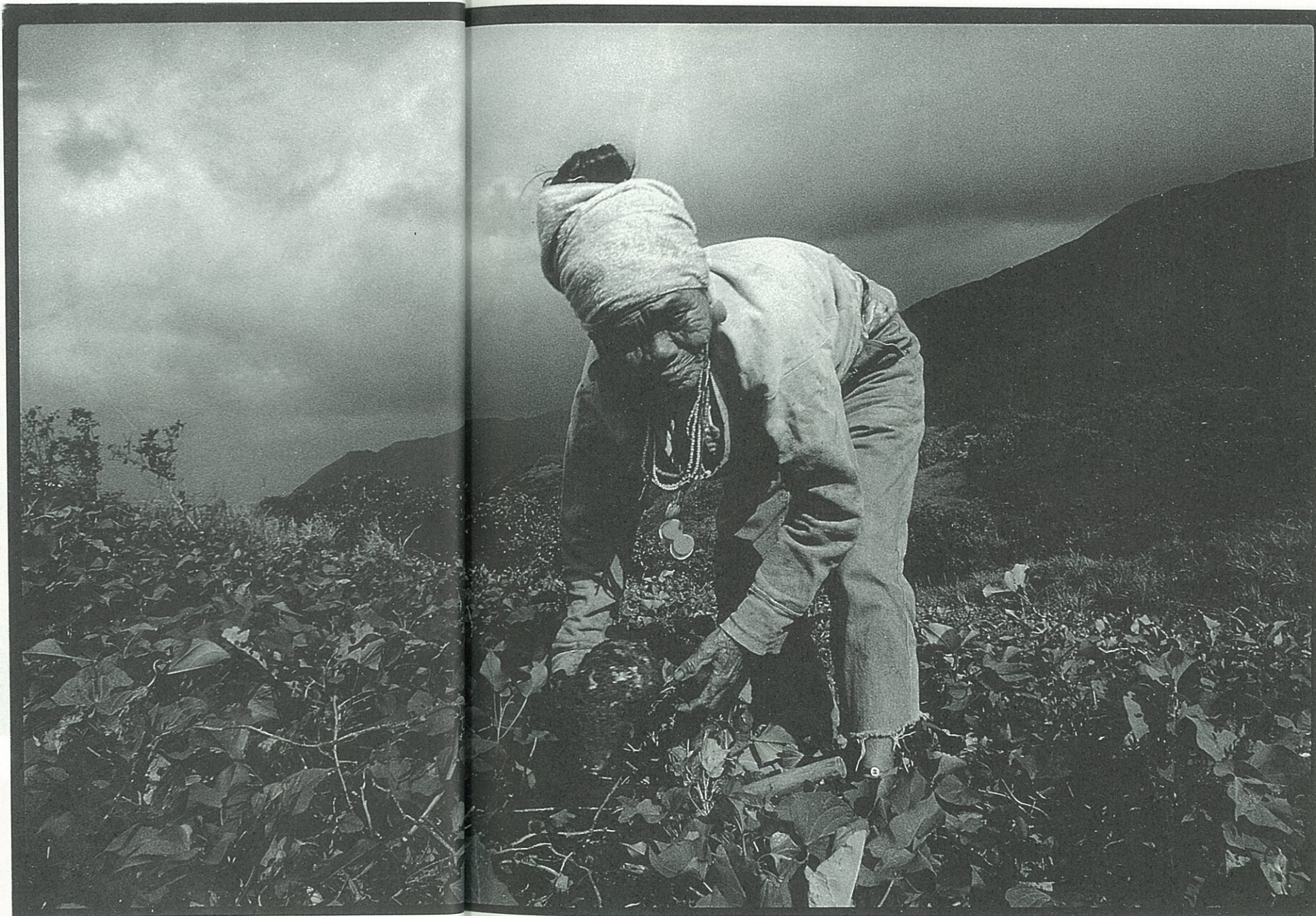
然而，這少許的「享受」，不僅是老者勞動的成果，同時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特質；因為，這餐食的滋味，必需在克服了現代人進食所講究的效率與肉量的要求之後，才能找到那樣從容的心情與耐性。比起島上觀光吃食店裏的龍蝦與海蟹，老者的勞動成果是如此微不足道。強勢文明大快朵頤的性格，從消費刺

激生產吃起，吃到今日的資源耗竭，及其沈重的憂慮，目擊老人的勞動與素樸，小蟹自然津津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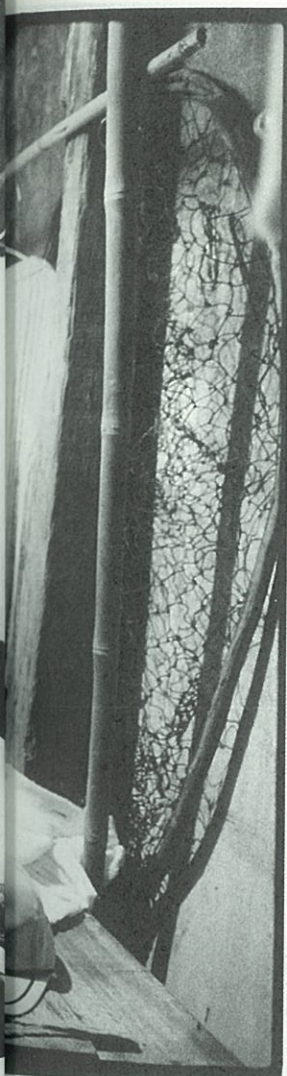
### 斧的意志與力量

2月24日，為了準備重建涼亭的木料，老人今天帶著重斧，入山取材。在紅頭村後山的坡地上，輾轉上下，避開已有他人記號的樹木，老人選定了其中一棵欖仁樹，剔除了樹幹附近妨礙揮斧的雜枝後，開始揮斧工作。欖仁樹半裸地面的板根紮實地緊緊抓住土地，晨風在樹梢輕拂著初春綻開的新芽，斧的揮動幅度大而沈重有勁，斜劈的斧勢，連續、綿密地切進樹幹，緊接這幾斧之後，是幾斧橫截的斫斫，碎木片應聲四下迸射，結實的斧勁衝擊著樹幹，經由盤根震動著大地，沈甸篤實的斧聲在山谷的鳥鳴中迴盪，這聲音飽含砍斷一株與土地的關係所需的堅決與力量！

剔除雜枝，以手臂和手掌丈量長度之後，倒下的樹被砍成一截長約9尺的圓柱體直幹。老人持斧以目測審度直幹的粗細、彎度，並以斧刃在樹皮上輕砍直線的記號，隨後，唾手握柄，砍劈樹幹經檢視後多餘的部份。斧斤的聲音依然重濁，卻已不像伐木時那般沈渾。隨斧劈落的木片，隨著工作進度，逐漸鋪敷在已成柱條粗形的樹幹邊，飄散著潮溼新鮮的木頭味，並且在漸次射入山陰處的陽光下，泛著黃白的乾淨色澤。時間在間隔休息的一根紙



勤奮勞動  
以保障生存是人類  
最古老的尊榮。



施努來的母親  
會貽弄孫。



老夫婦為在台的  
兒孫祈福而  
宰殺兩隻欠缺  
餘糧飼養的乳  
豬。

煙中消逝，下斧的勁道由重而輕，由砍斫而劈削，又復由輕而重，由劈削而砍斫。樹幹由圓而扁、由重而輕，直到成為8尺長、5寸寬、2寸厚的柱條。修整的斧勢輕而緊密，劈削中斧身與柱條碰擊，隨著揮斧的韻律與節奏發出清脆悅耳的叮叮聲，並且因為板條的寬厚逐漸臻一致，傳導與共震的作用，使得在山谷中迴響的悅音有了繞樑不去的長度……。

砍伐、斫截、劈削，從一棵樹到一根柱條，全憑斧刀的意志與斧柄的力量，加以老到的經驗和準確的目測。自早上8時至午後3時之間，除去抽煙、進食的休息時間之外，老人砍伐兩棵樹製作兩根柱條，至少花費了6個工時，若以每兩秒揮出一斧計算，老者共揮出輕重不一的9800斧。我曾驚訝老者何以能一餐吃下4個拳頭大小的地瓜、芋頭，而體態全無肥胖的存糧。老人曾在閒談中這樣說道：肥胖不僅被雅美人視為醜陋，同時將喪失一己的尊嚴與地位，因為肥胖被族人視為懶惰的直接結果。

### 蘭嶼雅美族人的生活 and 文明

2月25日，隨老婦人往地瓜田工作。令人感動無法一一記述，工作順利。下午終於得空，補足記事，準備底片。

2月26日，天候惡劣，未隨兩老外出工作，腿、腰與背部肌肉連日來酸痛異常，自服軍役時助民割稻以來所僅見。前日老人所備的柱材，置放在另幾根更早的時候置備、如今業正乾燥的材料上淋著細雨。開墾、打柴、水芋地瓜田作、捕魚、撈蟹、伐木備料、造舟、造屋與節令祭典，這繁複的日常勞務，皆在傳統的智慧中，調整出一定作息周期和規律，因而在大自然嚴酷的挑戰下，堅強地結構了雅美族人的生

活和文明，任何有害的急燥與怠惰都被這秩序排除。當人們忙著整地或其他事物的同時，新備的木料在忙碌的時光裡自然乾燥，為緊扣生活的下一環結預做準備。就好像一個長於掌握全局的繪者，一個畫面的佈局與各個角落的細節處理，是應合著心中的感想，同時而全面地進行，並在最後的一筆結合完成，而不若初學者，常因偏執的局部描寫，迷失在總體的照顧之中。

在腰酸背痛的窘態中，回顧數日來追隨老者工作，使我想起留在島上生活的雅美青年，曾在談話中對老一輩的工作能量與耐力，自嘆不如地表示感慨並油然而起敬。老人們依著傳統生活特質和律則，終其一生從事沈重而繁複的體力勞動，直到這種特質隨年歲的增長變化堅定的操守與生命的智慧，若非我的介入，老人的工作絕大部份是獨自進行的，工作與獨行變成與人與自然、人與生命之間沈默而豐富的對話。去年8月間，在台北施努來家中，與老人初識的夜晚，我曾感受到存在老者生命中的一種獨特特有的沈靜。如今，我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見到這現代文明早已喪失的珍貴品質的源頭……。

### 福壽螺爬滿芋田

3月2日，老人在栽植芋苗之前，四出巡視各處灌溉的水源。我在水芋田邊無所事事地觀望著，一只在水中快速爬行的螺體引起我的注意，緊接著，在它附近及更遠的地方，發現無法計數的螺隻。多日前聽到人們提及有關福壽螺的事情浮上心頭。為了證實螺隻是本地的田螺或是福壽螺，唯有追尋福壽螺特有的粉紅色卵泡，在一根插在水芋田裏的竹竿下端近水的部份，黏附著那觸目驚心的粉紅色卵泡，隨著這曾發現的焦點，很快地原本掩藏在綠

葉下的芋梗，依視線的巡遊，紛紛出現了一堆堆粉紅色卵泡，數量驚人。這來自不同生態系的生物，進入台灣以後，由於沒有自然的天敵，其生存憑空取得前所未有的優勢，無限的繁殖，使得那粉紅色的卵泡予人可怖與憎惡的印象！我比手劃腳地向老人指陳這項發現，老人露出痛苦與無可奈何交探的神情，以手勢對我做出福壽螺嚙芋頭的情狀……。

雅美族的傳統文明，仍活在這垂老的一代身上，在自給自足的生活忙碌之餘，老人偶而會出現在觀光



老夫婦步行往機場送別兒孫。

旅館前的人叢裡，安靜地獨坐。這正是少數伶仃孤苦的老者，向旅客索煙而忍受賤視，求售而自慚形穢的同一場景。無事的觀光客，常以憐憫、睥睨的眼色，冷漠地觀望這些事件，這如同已開發國家來台觀



隔著機場鐵絲網朝赴台的兒孫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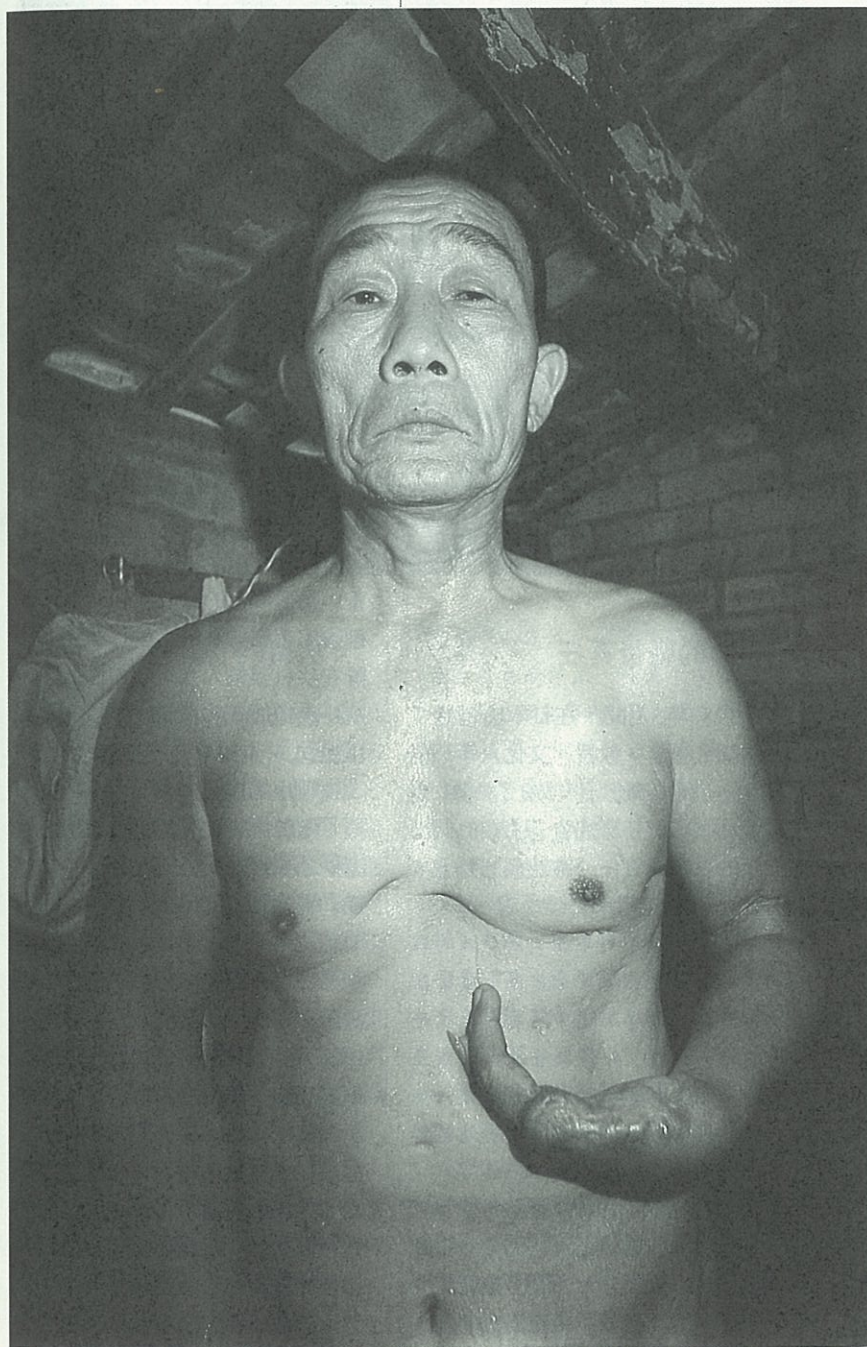
光的子民，看待掙扎於依賴經濟中的台灣人一樣！靜坐一角的老人，宛如海岸的礁岩，沈默而孤獨。沒有人在意，也沒有人關心，他粗糙的雙手與龜裂的雙腳，象徵著歷史與生命的意義。

# 遺忘道義 和人權的日本， 是人間之耻

## 台灣籍原日本兵受害賠償 爭議的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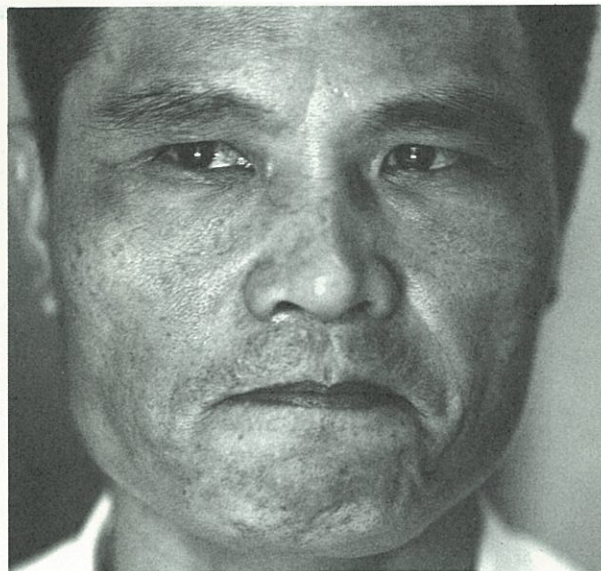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中國和南太平洋  
的侵略戰爭，  
數十萬台灣青年，  
被強徵到戰地當軍伕，  
到日本軍充當戰爭工業的奴工。  
在遼遠的戰地和奴工工廠中  
埋葬了無數的望鄉的冤魂。  
傷殘、倖活者至今得不到任何補償。  
在抗日精神逐漸風化的台灣，  
容我們再次告訴您：  
台灣籍原日本兵賠償問題背後的  
歷史的悲辛……

攝影 ■ 河野利彦  
撰文 ■ 王墨林



蘇鈴木 一九二四年生  
籍貫：嘉義縣中埔鄉  
職業：農  
單位：第八海軍軍需部農業義勇團  
戰區：新不列顛島  
傷勢：因砲擊全身受傷，  
及左手三根手指被切斷

「復員後換了另外一個政府，我們都變得可憐了，又沒有人要雇用我們，也不能做重勞動，就算是想想以前在戰地時吃苦的日子，也算是種樂趣。  
天皇陛下是親人，我們都是天皇陛下的小孩子。即使政府換掉了，也不該影響賠償呀！」『教育勸語』中提到：朋友互信、博愛眾人、治己勤儉……明治天皇真偉大。這是讓明治時代或大正時代都發展起來的原因。  
日本時代有歧視待遇，台灣人的國語家庭要是改了日本姓名，就配給到白砂糖，普通的家庭卻是黑砂糖。儘管有歧視待遇，可是那時候是一個社會安定的時代。」



李廣志 一九四五生  
父：李燿  
單位：第三次南方派遣團  
一九四四年戰死於馬尼拉

### 日本的戰後責任

1983年3月間，在日本由包括了律師、學者、教授、文化人等不同身份的8位知識份子，成立了一個「對亞洲戰後責任研究會」；在他們出版的「戰後責任」雜誌創刊號上，第一句話就開宗明義地說——

戰後37餘年到今日，對亞洲的戰後處理並沒有完畢。首先是殘留在庫頁島的朝鮮人遣回問題，其次是南韓、北韓、台灣及曾在「大東亞共榮圈」下的各國軍人、戰犯、奴工等家屬的賠償問題……，這些都是尚未解決的戰後責任……

昭和15年（1940）正是日本軍國政府喧騰「皇紀紀元2600年」；對戰前日本人而言，所謂「皇紀紀元2600年」，正表示早在2600年前，「天皇」始祖「天照大神」即已由天而降，開創了日本國。其實，這只是屬於民族特色的日本神話故事，但為了要增強「八紘一宇」的合法

「聽說父親戰死後，母親含辛茹苦地遵照父親最後的遺言扶養我，但是祖父對我們非常不好，母親在我六歲時上吊自殺，那個時候的苦現在想起來都會掉淚。」

歐美各國在殖民地徵召的軍人都以人道的解决方法，日本曾自誇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盟主，連三萬多台灣人戰死者都不賠償，還有什麼資格當盟主。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我要子子孫孫都知道。我現在沒有錢去日本，假便能到日本去，我要在皇宮前抗議，還是沒有效果的話，我就要投個手榴彈。姊姊在台北做日本男人的生意，我看到日本觀光客就沒來由的生氣。」

性，當時軍國政府竟利用這個神話大力推廣「單一民族」的血統論。在軍國主義下飽受煎熬的台灣人民，也被強迫認同日本天皇是獨尊無二的「現人神」，所以當日本舉國慶祝「皇紀紀元2600年」時，殖民地政府也強迫台灣人民成立「勤行報國青年隊」，以表示對天皇的忠誠，即使是「勤行報國」的行動，在殖民地也有資格區別，必須經過地區保正或青年團的推薦，才能准予參加這個組織。

### 「勤行報國青年隊」的目的

以「奉公滅私」的精神，來鍛鍊青年勤勞奉仕的身心，繼而達到開創國家事業的目的。勤行報國青年隊在於打破個人主義的習性，振興統一皇道的日本精神，用以培育忠臣良民。

這個組織同時肩負著「皇民化」與「增產報國」的責任；6個月訓練完畢之後，可以被錄用為「青年團」或「警備團」的幹部。到昭和18年（1943）止，從這個組織訓練出青年已超過一萬人。1941年日本內閣決議在台灣開始實施志願兵制度；1942年，日本首相在預算總會聲稱：根據志願兵制度的實績，有必要重新調整台灣的兵役法；次年木村陸軍副司令在議會報告：台灣志願兵制度的成績優越，可以進一步考慮實施徵兵制。所謂「勤行報國青年隊」的目的，至此已昭然若揭，原來是後備軍隊的訓練機關，並且已從原先的推薦制漸漸走向法制化及義務化，也就是以18歲到21歲未滿的台灣青年為對象，實施軍事基本訓練。

### 台灣「志願兵」的真象

日本在台灣正式實施志願兵制以前，已抓了許多軍伏送往大陸參加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半年，也就是1941年的6月，台灣殖民地政府在全島發動盛大慶祝活動，大力宣傳內閣決定正式在台灣實施的志願兵制度，但是這個制度只是把軍伏狩獵行動合法化而已。台灣人原日本兵林歲德先生，戰後長期滯留日本，積極從事反對日本歧視待遇的社會運動。他曾為文提到他被強迫志願的經驗——

現在日本人常提到「志願兵」，但是根本沒有「志願」一回事。根據我的經驗，先是接到警察的傳單，要我到警察署走一趟，他們隨即出示一張體格檢查表要我畫押，我不知道為何要我檢查身體，警察只說你去郡公所就會知道，還是先畫了押再說；我只好畫了押，跟隨警察到了郡公所。又從郡公所坐火車到

台南步兵連隊，開始嚴格的身體檢查。在台南停泊一夜後，次日又坐火車到台灣北部的「湖口練兵所」，被迫接受三個月的軍事訓練。

報導文學作家加藤邦彥在「一視同仁的結局」（1979·勁草書房）書中也提到——

昭和17年（1942）剛開始的時候，離（台灣）尖石鄉很近的竹東郡女子青年團，傳聞團裡的女孩子們定下「不跟不志願當志願兵的青年結婚」這樣的誓約……

當時台灣的傳播媒體全部發動起來，為志願兵宣傳，從日本的軍人、大學教授、藝術家到台灣人的知識份子，都被動員起來。台灣軍部報導部長陸軍少將井上貞衛發表一篇短文，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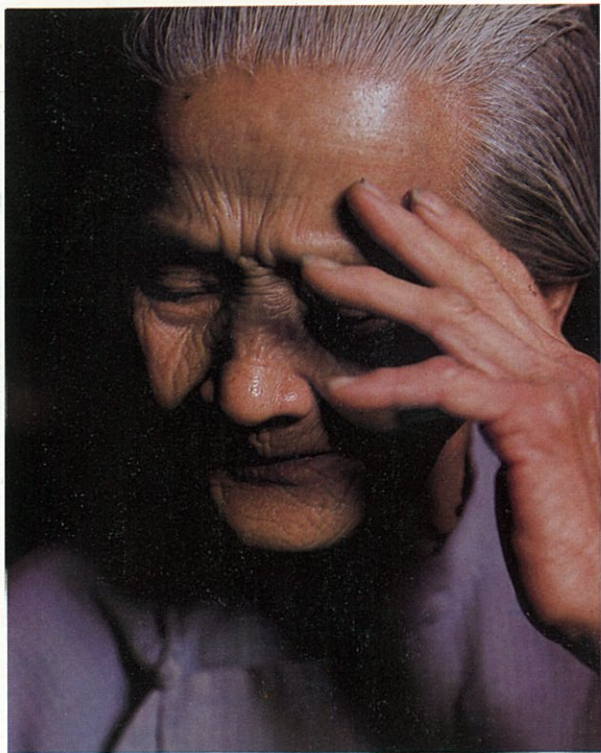
本島人以皇國民的身份，光榮地成了國家干城的軍人，這是令人激勵的事，令人為皇恩浩蕩而涕泣。

台籍作家張文環也為文提到——我對於實施志願兵的心情，就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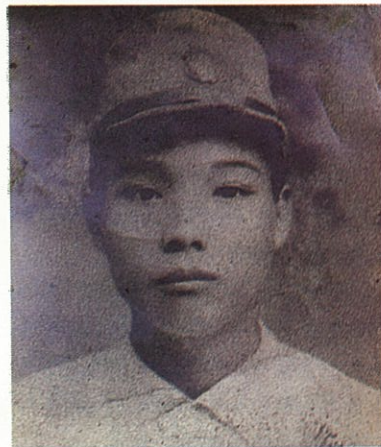
「戰爭最後一年，當家的死了。留下四個小孩的生活要負擔，我只得到瓦窯做工。為了讓小孩子吃飯，即使工作再重也拚命去幹，結果弄得心臟不好，頭也常常抽痛。一個小孩因為營養不良，2歲時就死去，一個小孩送給人當養女，其他的小學都沒讀完。我常常喊著天皇陛下，他在海的那邊卻一點也不回答，這樣的陛下算了吧！我早忘了快樂是什麼，又沒錢全身又是病，你看到過我的笑容嗎？」

洪添壽 一九一八年生  
妻：洪盧嘴  
籍貫：彰化市  
單位：第一〇三海軍設施部軍屬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戰死於菲律賓呂宋島





楊周球 一九〇五年  
子：楊碧年，戰死於新幾內亞  
籍貫：彰化縣溪湖鎮



「我的兒子十九歲的時候，被部落書記遊說參加軍隊，入伍三天後也沒有接受訓練就離開台灣送到南洋去。他因為沒有上學，連日本話都還不會說。過了三個月收到他找人代寫的信，上面什麼地址都沒寫，也不知道人在哪裡。後來，鄰村一起去的友人把他的骨灰帶回來，才知道他已經戰死，盒子裡面只裝著他的頭髮、指甲和小指頭。已經四十年過去了，叫我還能說什麼呢？有時候在想，會不會像李光輝那樣突然從森林裡跑出來呢？有生之年希望能再看到兒子的臉……」

看到一群衝出籠外的鳩一樣快樂。「志願兵」雖然在雜誌上這樣被歌頌、讚美，但是當時低下階層的台灣人從不曾閱讀過這些雜誌，也絲毫不感到興趣，因為他們不覺得像「一群衝出籠外的鳩一樣快樂」，卻感受到那是不可忍受的欺壓，在「一視同仁的結局」書中提到——在募集志願兵時，從未聽到有人說：不！警察是他們的教導者，同時也是生活的監視者。警察既可以用因為一句話而剝奪他們的生活權利，他們也沒有力量拒絕警察的脅迫！若是警察把視為天神陸下的命令加在他們身上，而他們之中有人敢於說：「不！」的話，那個人只有接受自己的生存權被連根摧毀的懲罰。

### 台灣人奴工在日本

日本殖民地政府，除了在本島徵兵75萬外，更徵召了30萬以上的學生到日本國內的軍需工廠去做奴工，還有12萬的少女被迫到南方戰區去做軍妓。他們都是以實習護士、清潔女工的名義隨著部隊一起調遷，其中咬舌自盡或被日本軍人凌辱致死的台灣女孩子不在少數。台灣土地上的肥沃資源，供應日本帝國主義做為「富國」的本錢，台灣人民充滿青春活力的生命也被日本帝國主義吸吮為「強兵」的精魂；台灣這塊從滿清手中掠奪而來的殖民地，就像豐腴的少婦被暴力集團利用為搖錢樹外，還要供流氓且且而伐之。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台灣統治概要」第二章「國民動員」這樣說：

滿州事變前後的我國工業，隨著支那事變（譯註：中日戰爭）的進展而急速地勃興起來。本島的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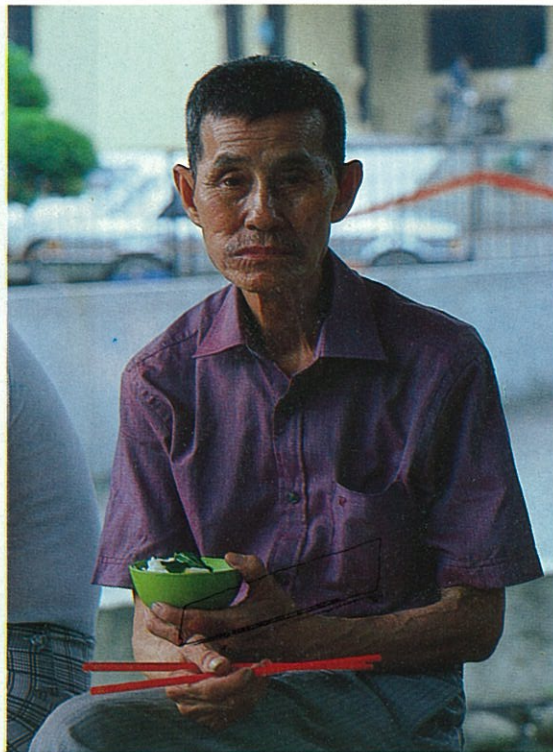
界必然也被帶動起來，尤其是本島地理及軍事的特殊性，更要儘快地實施鋼鐵、電力、輕金屬、非鐵金屬、無水酒精、高級燃料、鐵道車輛、水泥、鹼性蘇打和船舶等的增產計劃。本島的工廠勞動者的數量，隨著滿州事變後發展到昭和7年（1932）已增至6萬人；支那事變到昭和12年（1937）已增至87000人，計增加了五分之四的比率；到了昭和16年（1941）的大東亞戰爭，則增至昭和7年（1932）的一倍，高達1307000人。以後為適應新規模的需要而預計每年必須增加10000人。

### 望鄉的台灣少年魂

為了急速發展軍國工業化，殖民地台灣廉價的工資及培養勤勞工作的「產業戰士」，都是必須的首要之務，而殖民地台灣的青年就變成直接攫取的對象。

神奈川縣大田市的善德寺，有一塊石碑豎立在寺內庭院一角，碑上刻著：「戰歿台灣少年之慰靈碑」，碑文則寫道——

太平洋戰爭之末期，就在這塊地上，原本建有一座海軍工廠，數千名13歲到22歲的台灣人少年，被徵用到此地來做工。他們遠離故鄉，來到異地，除了要克服氣候風土上的惡劣環境，還得接受連日空襲的威脅，有許多人因暴病死去，或被美機轟炸而死，遺骨既無法運回故鄉，只有在夢中踏上故鄉的土地，與懷念的親人見面。想到這些客死異鄉的少年們，18年後的今天不免又落下新淚。祈求他們的靈魂永遠安息，也祈求人間有永遠的和平，不要再



鄭武定 一九一六年生  
籍貫：台北縣中和市  
單位：林一六一部隊 陸軍工兵隊  
戰區：緬甸  
一九八〇年回台灣

發生像這樣悲慘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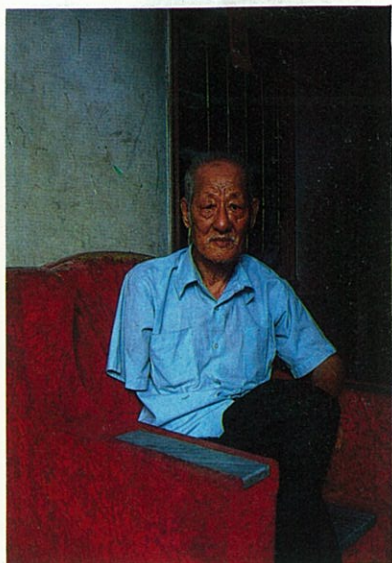
昭和三十八年十一月

原海軍工廠海軍技手 早川金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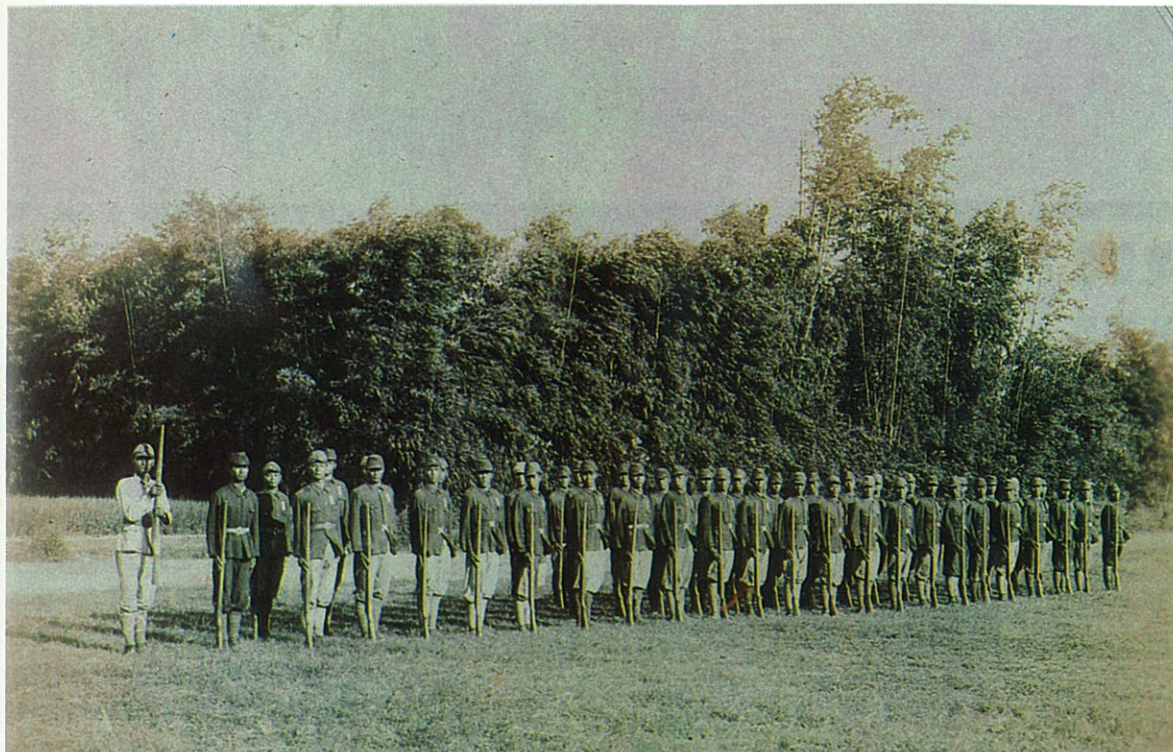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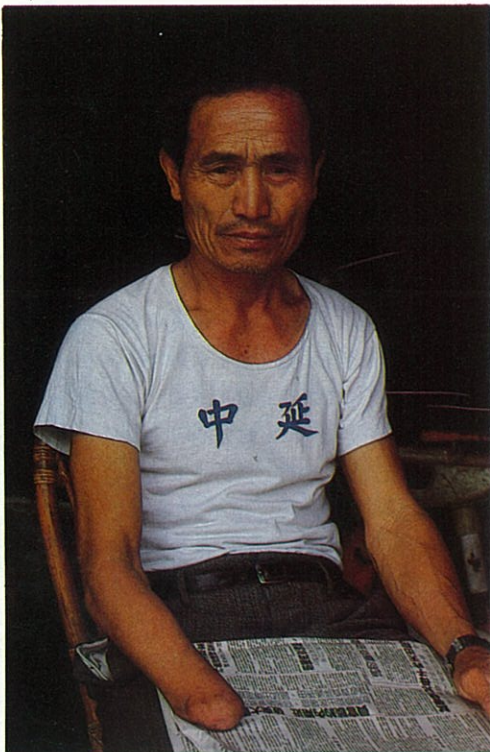
這座海軍工廠是戰時日本海軍最大的工廠。主要生產雷電及紫電，以製造海軍最新機種。在這裡做工的工人，約有10000人，其中8000人是從台灣來的少年工人。他們共分6個組，每個組設置組長及伍長，由日本人擔任。但各組的班長則由22歲到18歲的台灣少年擔任。從他們的年齡及經驗上來看，都可以理解到，他們所做，只是拿著工具負責一部份裝配的單純作業而已。當時日本本土每日都在盟軍空襲狀態下，於是工廠搬移到地下壕溝作業環境極為惡劣，溼氣重，加上日夜交班制，對正在發育的台灣少年們的身體來說，這種勞動條件是過於殘酷的。早川金次在他的手記上也寫道——

用土法挖出來的地下工廠，溼氣很高，夜間從洞穴冉冉灌進來的水

「我是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被徵調緬甸的。那時戰況愈來愈惡劣，我的工兵隊長下達逃脫命令後自殺成仁，我一個人逃到山裡。以後就一直在緬甸做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工為生，四十三歲時跟當地女子結婚，生下七個小孩。一九七九年有一位從台灣來的康先生，把我的事向台灣政府報告。同時，又幫我查出來，在我出征前懷孕三個月的妻子，已生下一個男孩子，叫鄭再成。後來緬甸跟台灣的女子死了以後，我就回到故鄉跟著兒子一起生活。三十年後，回到故鄉的心情，真像浦島太郎。台灣政府不但送我一棟房子，還給我生活上的援助，日本政府反而一點責任也不負。當年說我是天皇的赤子而派我上戰場去，現在卻一句慰問的話也沒有，雖然日本政府給了三十一一年之後出來的李光輝一些錢，他們那一套我知道得很。」



洪坤圳 一九二六年生  
籍貫：南投縣草屯鎮  
職業：農  
單位：海軍第八軍需部生產隊  
戰區：新不列顛島  
傷勢：被敵機機槍掃射後，右前腕因重傷切斷。



鄧來添 一九一八年生  
籍貫：屏東縣內埔鄉  
職業：農  
單位：陸軍東部八六部隊俘虜營衛兵  
戰區：上海  
傷勢：受到機槍掃射，左小腿被切斷

「戰爭結束以後，因為行動不便，就靠賣田地生活，鄉親們同情我，讓我來做田地的水源管理員，太太有時也會到外面打零工。日本戰敗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現在日本經濟好了，應該給我們一點慰問金。日本是敗給原子彈的。假使沒有原子彈的話，日本一定會贏的。」

「非常樂意為國上戰場，但是敵人沒有登陸，從來不想打輸給他們的。受傷後，我回到家大家都問我只剩下單臂能做什麼事呢？我心不服氣，做起事來一點也不輸給那些四肢健全的人，照樣拿鏟刀、鋤頭，或爬樹、砍柴。人家都說我有『日本精神』，聽了很高興。回到台灣，都沒有接到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慰問，好像被遺忘了一樣。」

蒸氣，使得坑內充滿熱氣，若是長時間待在地下，身體全都會變得溼淋淋的，到了外面受風一吹，即刻會染上感冒。尤其在夏天，在這地下的工廠工作，不管多麼健壯的身體，也會變成病貓似的。加上物資不足，少年們只是穿著寬大的工作服，腳下連襪子也沒有，只有一雙破爛的帆布鞋。有人身上的凍瘡和裂傷都已潰爛到手都無法舉起工具的地步。伙食粗劣，難以吃到油脂，因此醫務所的治疗也是無效的……生產作業採取日夜交替制。每天早上8點鐘交班，夜間作業對小孩子尤為疲勞。現在的勞動基準法絕對不可能讓這種事發生；晚上在工廠走上一圈的話，在機器的暗處或洞穴的掩蔽之地，都可以看到睡著的孩子。

### 軍伕血淚

殖民地政府把攫掠而來的台灣青年，大都視為奴工使用。這些少年

工人除了被送到日本國內的軍需工廠做苦工外，有的更送到太平洋戰區去做軍伕；所謂軍伕，日語稱為「軍屬」。在戰區的軍屬要種植小豆、蔬菜、芋頭等，還要負責搬運作業。凡台灣人被徵調到日本軍隊裡，大都擔任軍屬之職。當時的台灣設有9個「熱地技術員練成所」，是專門訓練這種軍屬的地方；「一視同仁的結局」對於練成所所長的訓示有這樣的描述——

從今天開始，你們都是本訓練所的訓練生。所有的訓練都跟軍隊一樣。教官的命令就是上官的命令，也就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你們都是陛下的赤子，應盡奉獻生命表現忠誠的本份。

軍屬們在離開台灣被派遣到南方之前，都要在高雄碼頭舉行「南方派遣台灣農業義勇團」的結團式。同書提到上級長官也有同樣的訓示——

你們以天皇的赤子身份，特別恩

賜給你們今日赴上戰場的榮譽，為了日本國家，你們要賭上性命地努力勞動，今後國家會照顧你們，讓你們沒有後顧之憂地往前邁進。

軍屬在戰場，每天早上5點開始做工，直到深夜；白天耕種，晚上利用美機休息時搬運物資。因此，他們不但體力極端地耗費，被美機掃射的危險程度也不下於正規軍人。許多台灣人的軍屬，不是化為一縷骨灰被戰友捧回故鄉，就是變成殘臂斷腿或滿身創傷，只剩一本軍郵儲金簿，這是賣命做工所得的唯一代價。當時戰地護士的月薪是日幣5千圓，台灣軍屬的薪水卻只有45圓，兩者差距竟達一百倍以上；即使是如此少許的錢，不但當時回到台灣領不到，一直到戰後40年的今天，依然無法兌現。這筆賬顯然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被歷史愈來愈厚的塵埃所封蓋了。

台灣人原日本兵，在出征前，被稱為「天皇的赤子」在「一視同仁」

特別日本志願兵，包括台灣人 and 台灣原住民。接受嚴格的訓練，準備投入中國的戰場。

的美名下，成為皇民。因此，他們是以日本國籍的身份跟中國人或美國人作戰的。等到帶著殘缺的軀體倖存返鄉，卻變成了中華民國國籍，像被日本人扔到外面去的石子。尤其在日本戰敗後，許多被逼迫去當志願兵的台灣人及朝鮮人，竟被視為日本戰犯而遭致軍事法庭判決死刑，似乎更顯示出這種國籍身份被任意變換的荒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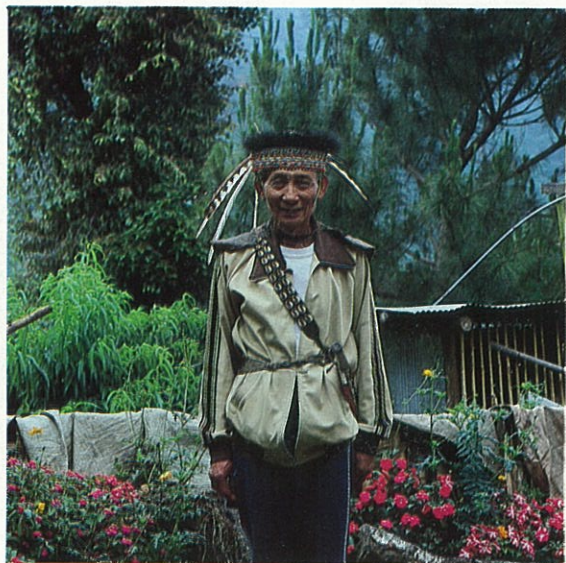
### 給殖民地被害者一個公正的形象

據資料記載，BC級戰犯受刑的台灣人有173名（死刑24名，獄死者2名），朝鮮人有148名（死刑23名）；更令人驚異的是，在亞洲各地成立的現地軍事法庭所判決的4855名日本人士兵及軍屬之中，竟有3000



湯保福 一九一〇年生  
籍貫：嘉義縣達邦村

職業：農  
單位：第五回高砂義勇隊  
戰區：新幾內亞



「戰爭年間，男人是不能不去當兵的，而且大家都搶著去。我記得山地兵二〇人之中，從戰場才回來一個人。現在回想起來戰爭是殘酷的，刻意地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卻打了個敗仗，令人不免悲傷，現在想起死去的戰友都還會流淚。」

除了日本人對我們有歧視待遇的地方之外，日本人也有好的地方，開發田地種植孟宗竹、麻竹、油桐、內地桐、杉、山茶花、棕櫚等都是日本人指示的，現在還有人在靠它們維生呢。日本在台灣撲滅獵人頭的山地風俗，更是最好的事。」

當時，我們把天皇當神明一樣拜，現在則是用選舉在選吧？」

關賠償的法令。相較之下，台灣方面的迴響，卻顯得過於被動、冷落，只由內政部出面「輔導」以民間名義成立的「中華民國台籍同胞存放日本軍郵局儲金討還代表團」，又限制只能對日本政府索還軍郵儲金及戰死者的慰問金。這就好像在玩「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遊戲了。賠償問題拖延至今未能解決，這樣的內在因素也不是沒有關係。

### 鄧盛的怒吼

曾以軍屬身份在太平洋戰區服役的鄧盛先生，因為受到美機轟炸而使左眼失明及右臂切斷。戰爭結束後，包括他在內共計31名的台灣人傷兵和3000名朝鮮人軍屬，搭乘日艦「冰川丸」回到故鄉。

1945年（昭和20年）  
日本在台北太平國民小學  
進行第一屆徵兵  
極為嚴格的體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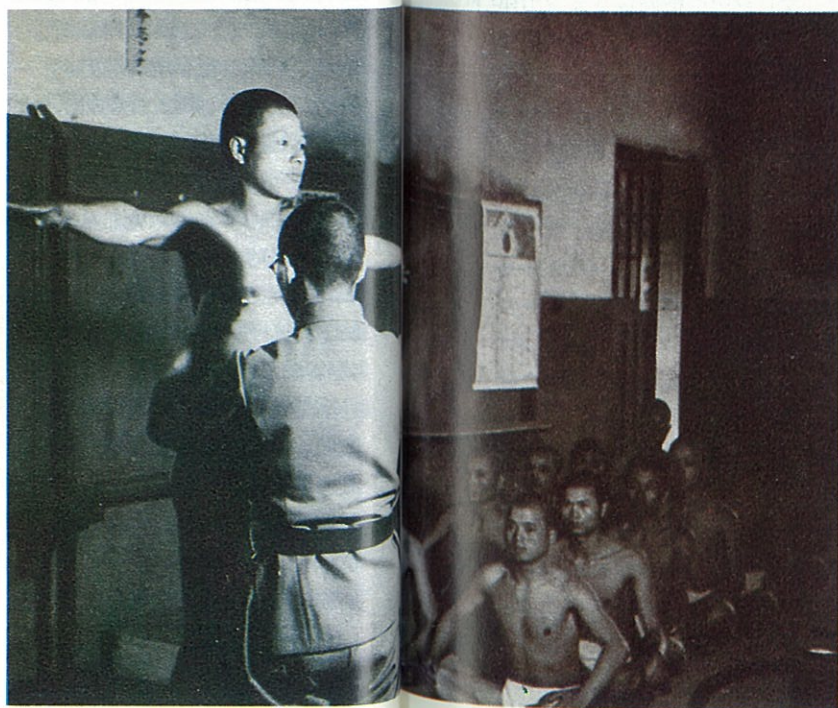
日本政府在戰後33年間，對於台灣人原日本兵的戰死者、遺族或戰傷者，即使一文慰問金、撫恤金都不曾支付過，甚至連這些台灣原日本兵軍餉及儲金也都不償還……這個問題，應該跟日本政府及日本國民依據政府命令、指示和政策如何對待被害者的問題有關，而決不是什麼外交上的問題。日本政府雖已無法讓他們的生命復生，或讓他們已經傷殘的眼、手、足再復合，或者把父親、兒子和丈夫還給台灣的遺族，但至少應該以賠償來代替對遺族和戰傷者的慰問之意，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台灣人原日本兵賠償問題研究會」是以數位大學教授為主所組成的團體。他們主要的工作是提醒日本人漸已遺忘的信義和戰爭責任。這些教授們不僅親自在東京街頭舉辦群眾簽名或演講等宣傳活動，更積極地向日本有關單位請求制訂有

者任意的扭曲，竟然把那不義之戰篡改成為一場解放亞洲人民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戰。台灣人原日本兵是否更具有反映正確歷史現象的意義呢？

### 日本的良心

1974年在印尼的莫洛達島上，匿藏在山中已達32年之久的台灣人原日本兵李光輝（日名：中村輝夫）被當地人發現，送到日本後，獲得數萬圓日幣象徵性的慰問金。他跟1973年在菲律賓尋獲的小野田寬郎及橫井庄一日本兵相比，日本當局所做的補償差距如天壤之別。這時日本國內的進步的知識份子，才警覺到戰爭雖已結束，但遺留下許多尚未解決的戰後問題，到底誰應該負起清理的責任呢？明治大學教授宮崎繁樹在1975年成立「台灣人原日本兵賠償問題研究會」後，對外公開這個組織的宗旨——



名是台灣人及朝鮮人！這些台灣及朝鮮出身的戰犯，因為具有外語能力，而被徵調到太平洋戰場的俘虜營擔任翻譯員，他們都是極為優秀的台灣青少年；除了有的被判死刑，也有不少被關在東京巢鴨監獄（譯注：「東京裁判」的戰犯監獄）的無期徒刑者，被押解到台灣被判以「漢奸」罪名而受刑的也大有人在。

台灣人原日本兵是日本帝國主義壓榨下的產物，並非主觀上被戰爭催生出來的。他們的存在，顯示了殖民地統治歷史發展所出現的荒謬階段；反帝國主義的英雄能在歷史上永垂不朽，供帝國主義驅使的漢奸也自留名在史頁上人人批判。但是，台灣人原日本兵這一群被擠在歷史是非夾縫中的小人物，卻在時代的洪流中無法映照出他們真實的形影。然而，他們既是這場不義之戰的最後受害人，卻也是控訴帝國主義暴行的真實見證人。尤其當前這段頗受爭議的歷史受到日本加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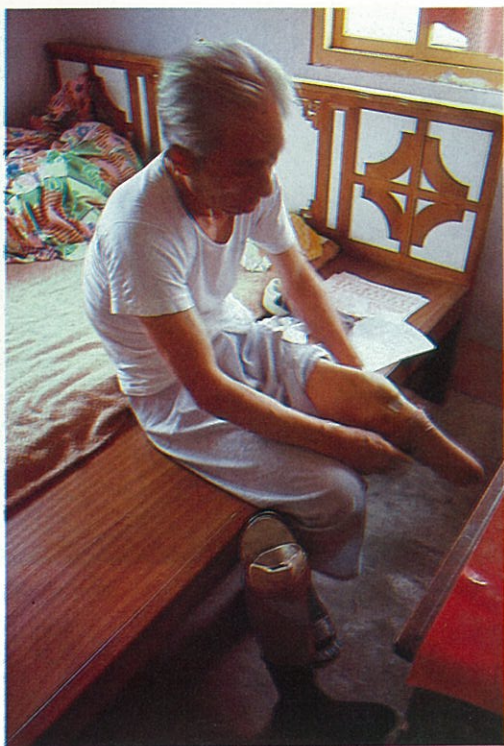


張金章 一九二五年生  
籍貫：南投縣仁愛鄉  
職業：農  
單位：第一回特別海軍志願兵 驅逐艦

「我在戰前幹過教師和警丁，因為對軍人尊敬，所以志願去當兵。敗戰後回到高雄，又沒旅費又沒飯吃，只好把衣服、手錶和鞋都賣給大陸軍人，這樣才到了家，母親正好一個月前死去，父親早在我五歲時就因「霧社事件」死去，我被大哥扶養成人，大哥也在新幾內亞戰死。

日本總督府還不錯，但是山裡的日本警官實在太霸道了，要蓋派出所，命令我們把木材運過去，假使一家五口的話，就要在一天裡送五根檜木去；每個禮拜開一次宴會，也要我們送吃的去；還有開路、運貨等義務勞動多得很，弄得自己種芋頭的時間都沒有，義務勞動一天沒有做，除了挨打還要被罰三天。日本的教育和政治不錯，可是各部落的警官太霸道了，所以才會發生『霧社事件』。山裡常常鬧出警官勾引出征軍人太太的醜事。」

洪火灶 一九一八年生  
職業：無  
單位：海軍第八軍需部生產隊  
戰區：新不列顛島  
傷勢：因空襲轟炸，左小腿被切斷。



「我是拄著拐杖從戰場回來的，一年後，自己才砍了一塊木頭做義肢。我做得不像別人用站的，可是一天到晚跪在水田裡頭除草，實在做怕了，就把田地賣掉改行做生意，誰知道生意也做敗了。」  
我對天皇印象不錯，好歹總是「天皇的赤子」，現在雖然改朝換代也無所謂啦。日本法院判決不是日本國籍就沒有請求賠償權，我們變成不是日本人不也是自己做的決定。我想說說官司打了8年的感想，司法獨立是騙人的，一點也不公正。」

上船後聽說31名台灣人傷兵將全部在橫濱下船，先由日本政府提供充份的治療及填補義足或義手再回台灣。但是當船靠近基隆時，突然又聽到台灣人傷兵下船的指示，總覺得像被出賣了一樣。

鄧盛在基隆港下船後，住在病院裡，窮得連買郵票、信封通知家人來見面的錢都沒有。幸好因為護士的同情，幫他買了郵票、信封才通知到家人。他在1982年1月28日接受日本每日新聞記者訪問時，這樣說道——

說是因為沒有日本國籍而無權接受賠償，卻從來也沒有給我們選擇的餘地。發放軍人慰問金、遺族撫恤金的爭取，即使因為國籍之故而受到阻礙，但從人道上來看，也應該有一個救濟的辦法吧？

鄧盛於1978年在台灣成立了一個由原軍屬及遺族組成的13人團體，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日本政府應該賠償總額7000萬圓日幣的控告。日本「台灣人原日本兵賠償問題研究會」及「自由人權協會」都派出律師，積極地予以各方面協力。官司打到1982年，東京地方法院終於做了這樣的判決——

戰爭乃國家存亡的非常事態，國民難免或多或少遭受犧牲。惟對受害者的賠償之範圍與程度，需依據國家之立法和政策行之。死傷日期如在憲法（1947年5月3日）實施之前，則與法不合，不能適用。

東京地方法院判決後，鄧盛立即在東京地方法院門口，面對日本記者，流下憤怒的淚，激動地抗議道——

難道戰後在日本憲法實施之前，因為戰爭而死傷的日本人也無法受到援助嗎？在日本看不到信義、正



義和人道，日本人已然變成了冷血動物。

宮崎繁樹也在場聲援道——

（東京地院）這個判決並不能獲得國際上的認同。忘掉道義和人權是人間之恥。我們不應該覺得是同情台灣人，而是從人道觀點來看，日本政府負有賠償的義務。

1975年8月27日，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灘尾弘吉在接見「台灣人原日本兵賠償問題研究會」代表的陳情時，曾透露解決這個問題的阻礙——

日本人遺留在台灣有許多財產，也是一個關連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終歸要跟台灣政府談，但是直到現在，台灣政府什麼意思都不表示……

一個所謂「全國戰友會聯合會」在1984年6月出版的「戰友連」月刊上，對台籍日本兵賠償問題提出他們的觀點——

戰後日本在中國、滿州、台灣的

鐵道、港灣、建築物等私有、國有財產全部放棄，其中價值已解決了對台灣人賠償問題。他們在東京地方法院的敗訴是理所當然的事……

灘尾和反動的「戰友連」也許不是不知道戰敗國日本對戰勝國中華民國，是沒有追訴財產權的。可是，為了戰後全球反共戰略，國府似乎被挾迫在「中日和約」中接受了日本對國府的財產追訴權。但灘尾和「戰友連」的謬論，尤其因而令人感到齒冷了。

從日本官方到民間似乎都有相同的觀念，這是不是賠償問題長年以來備受兩國冷落的原因呢？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原點，日本人壓榨了這塊土地及人民長達50年，而今日本人竟然以為把那些不能帶走的地上建物留給台灣人民，就打算把50年的血淚史一筆勾銷，這是怎樣的一筆賬呢？

1984年8月20日，鄧盛先生因胃癌飲恨死在自己的家鄉——苗栗縣

1937年（昭和13年）  
受日本皇軍訓練的台灣義勇隊和志願兵，被派到中國廣東，投入中日的戰爭。

造橋鄉；享年62歲。日本東京地院初審敗訴，再審尚在東京高等法院進行，而在還沒來得及看見自己一手推動起來的賠償運動獲得圓滿解決之前，鄧盛先生卻先行離開人間了。

賠償運動是否將隨著原台灣日本老兵的凋零而告消沈呢？近日報紙上不斷出現有關台籍日本兵賠償立法可望在日本國會通過的新聞；日本政府拿出多少誠意來解決這個歷史懸案，或者只是想以少數的賠款來換取撤銷台灣民間控告日本政府的案子？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繼續加以嚴密注視的。

# 中國象棋，站起來了！

隨著高成長社會的展開，  
曾幾何時，綿延千餘年的中國象棋，  
在台灣民衆的休閒文化中消萎……  
在高上秦、柯元馨夫婦，在  
〈讓象棋挺拔、富麗地站起來！〉  
的文化前瞻和抱負下，  
動員了台灣全省最優秀的  
民間藝人和學院藝術工作者，  
從中國文學、歷史、民藝和現代科技中，  
尋求豐沛的創作泉源，  
為中國象棋找到新的造型、新的色澤、  
新的想像和新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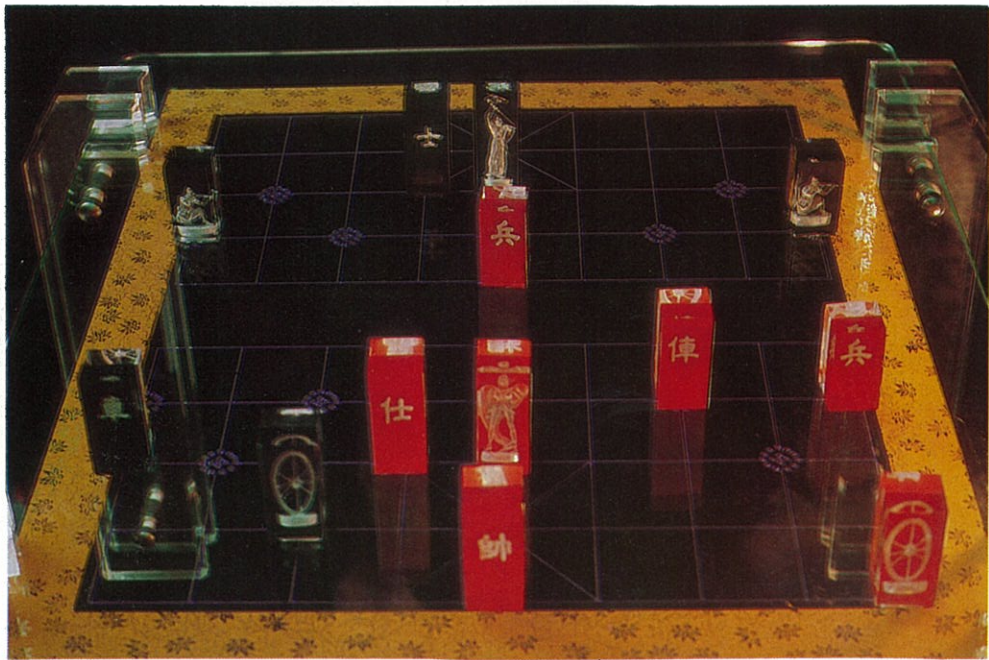
詩人羅智成造型設計，  
簡萬財雕刻成形的這套作品  
充溢著沙場爭戰的動感和兩軍對峙的緊張，  
詩人的想像和民間手藝人的結合，  
貼切的傳達了一份藝術的感情。  
(攝影■陳志銘)

撰文■趙燕

攝影■廖嘉展 / 林柏樑 / 郭力昕



/ 陳志銘 / 柯曉東 / 顏新珠



「造形象棋」系列，有源自古典的形象，有取材文學的靈感，有歷史的，有現代的，有漫畫的也有藝術的……這一套鄭問的「太空大戰」，却是未來式的象棋了。人物彫刻在壓克力內部，彷如透明的青空中，凝結了一片光柱。而將、士、相就在透明的太空中踱步……（攝影■林柏樑）

80年代的台灣，乍見真是處處笙歌、人人誇富。一個前所未有的、金元導向的飽食文化，正在急速膨脹，愉快地模塑著我們的新人種、新潮流。各式的舶來品味、摩登風尚，縱橫交馳於街頭、無往不利於市坊；好一個五光十彩、猗歎盛哉的大時代！

然而，今天我們生活的內裡和文化的內容，我們大傳統和小傳統，

我們的精神結構和文物實體早已失落了自我的承傳和創造，喪失了既具民族血緣、又富時代性格的東西了。

多少年來，所謂「普及文化」；所謂「繼往開來」和「創造演化」，無非空言。因為這一切如果不能落實到具體而微的生活中；不能流淌在廣大的民間日用裡蓬勃滋長，廣泛著力的話，我們拿什麼來說服別



在和樂的氣氛中，一家大小重溫中國象棋的趣味，是一個家庭的新經驗。鄭問的「太空大戰」造形象棋在黑白分明的休閒房中更具時代感。（攝影■顏新珠）



人、來證明自己？來描繪自己的面目？

難道，竟是一部西方電影裡所譴責的，那個專事盜錄別人歌聲的「海盜」嗎？

### 器物日用的守常執舊

不是的！我們的文學界有過鄉土運動的抗懷，我們的音樂界有過民歌運動的回歸；我們的舞蹈界、藝術界、攝影界、傳播界……也都有過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努力與掙扎、反省與突破——其實，我們的知識圈子裡，一直不曾間斷過「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

社會與個人」等等的討論、研究、或呼籲；然則，在具體的生活層面呢？在器物上、在日用上，在每一樁單獨的人生現實裡，我們的成績如何了？

生活，是何其簡單具體，卻又多麼廣大深奧的題目啊！我們日日浸潤其中，呼吸其中，竟而常常視而不見、觸而不知，無感無覺。這也正是生活最艱困的盲點。於是許多優良的傳統文物、民間器用，在強大的現代市場商品文化中，從我們的生活中一天天剝落了。我們不知道顧惜優秀的傳統文物和器用，更不知如何在優秀的傳統上改革創

朱銘的刀法，展示在象棋上。他那一貫雄渾簡潔的人物造形，凝聚到方寸之間，依舊是大氣派的，飽滿着量感與力感。（攝影■顏新珠）



陳慶良是傑出的民間泥塑專家，他爲了學習大陸石灣泥塑的特質，曾遠赴東南亞，潛研多時。這次他以4個月的時間，一口氣創作了4套「造形象棋」，各有特色，也都展現了統一的個人風格。這是其中一套的特寫。細膩、豐潤，陶的質感，人的神采，一一的突顯了出來。（攝影■郭力昕）

新，賦予傳統器用以新的生命。於是，精神和器用分裂了。理論和實踐脫節了，形式與內容也各執一詞，不相來往……

要跋涉過多少山、多少水，要經過多少次整合與梳理，割捨與提昇，我們才能再造一個心靈與物質和諧，文化與生活同步，傳統與現代一體的，有創新、有活力的新的文物和器用呢？

#### 從一磚一瓦著手……

今天，我們正置身在一個大轉型時代的抉擇點上。隨著高成長經濟的開展，僅僅2、30年的時間，我

們失落了大部份固有人文傳統和生活內容。

我們實在需要落實下來了。「議論未定而兵已過江」的往例，在今天，已經不止是軍事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還更是文化上的、生活上、日用上的教訓新文物器用的開創必須在無一磚、無一瓦、無一事物上作下具體的開拓和實踐，我們所謂的文化自我與創造、傳統接續與轉化，才可能擁有確切的意義與希望。

這裡介紹的，就是對於傳統的創造與轉化、生活的回饋與開發；從「坐而談」到「起而行」的、從允



諾到實踐的；是一群有心人，在同一個題材下，拿出一份實際成果的文物勞作的深切啟示。

這裡面，是民間藝人、學院教授、畫家、作家和設計家……乃至生產線上的工匠們，通體參與，彼此合作，各展所長，互濟所需的劃時代的實驗。組合起來，他們彷彿宣著一項針對著物化世界的生活與文化的反撲；一種民間文物自救或再生的示範；一份傳統智慧與時代條件結合成長的可能性。

這個故事的焦點是——中國象棋。

#### 象棋文化的凋零

象棋，這個曾經風華照人，吸納了中國千百年來無數詩人墨客、樵夫牧豎，帝王將相、英雄美人的中國文化的智慧結晶，在漫長的民藝正史中，為我們的先民提供過多少生活的情趣與佳話。在廣大素樸的農業社會裡，象棋為人民帶來的平凡中的驚奇，艱困裡的喜悅，特別令人流連感動。它那益智的秉賦，平等的性格，娛樂的情懷，乃至相互參與的精神，跨越時空的自由，

在在顯現出它的落落大方、親切近人，也一一突出了象棋在民間生活裡的情韻與價值。

因此，歷代著名的文學、思想家如李清照、劉克莊、袁枚、鄭板橋、程顥、邵雍和王陽明……都曾熱衷於象棋。司馬光還曾做古象棋的棋制，創立了「七國象棋」來發揚棋道精神；我們的歷代文物、古詩古畫中，與它相關的事事物物，更是不勝枚舉。象棋的流風餘被，並且

詹素嬌的「嬌嬌動物」象棋，為孩子們學習象棋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觸媒。（攝影■顏新珠）



蔡志忠「孫子兵團」象棋的幾個特寫。這套棋也將是蔡志忠未來把「孫子兵法」搬上漫畫舞台的基本造形。（攝影■柯曉東）



設計這套象棋的奚淞這麼說：「是兩千年前漆器上的小人形，是我繪成圖稿，是吳榮賜塑出模樣，現在，他可以走動了——在象棋盤上。」（攝影■顏新珠）

擴散到東北亞和東南亞……至於更遠的地方。如今，在臺灣，在我們日趨繁榮富裕的生活中，象棋卻站立在怎樣的一個位置上？

30年前，我們的報紙還有象棋專欄；20年前，我們的電視還有象棋節目；一年前，我們還孤零零的掙扎著一本單薄的「象棋雜誌」，可是，今天呢？

短短的2、30年，象棋竟隨著我們物質生活的提高，自我們文化生活的海岸落潮了。現在，似乎只有在鄉野，在廟口，在古舊人家、村里長者之間，還看得見象棋在夕陽殘照中的餘韻。而我們新興的中產階級，還有幾許人家，會在摩登的、

現代化的客廳裡擺上一付象棋？還有幾許精神，在飲食酬謝之餘，和朋友對奕一盤象棋的？

勿怪乎，人們愛說，象棋比不上圍棋，是販夫走卒的玩意兒了。

同樣是高成長的資本社會，為什麼西洋棋卻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廣受西方社會的重視與歡迎？在電視的外國節目上，在西洋影片中，在他們的客廳裡、公園內，幾乎都會看到西洋棋的擺設或配景；他們甚至還曾舉辦其各式棋類設計的大展覽，它的廣泛需求，不僅吸引了西方的藝術家，而且還聲威遠震，一度是台灣貿易商依照別人的設計、規格和訂單出貨大宗商品呢。



隱居草屯的謝以裕，從事陶藝工作多年，不求聞達。他的人物造形，來自傳統，却又契入現代，是民間寫實與個人寫意的雄奇變奏。他這次的象棋創作，靈感來自「三國演義」，被浪花濺盡的古典英雄，又從滾滾江流裏走回到現代人生之中了！（攝影■廖嘉展）

我們每年也都在舉辦著象棋昇段賽、國際邀請賽。然而多久了，它們不曾在報紙的新聞版面上揚眉吐氣？反而西洋棋的國際比賽，只因為一個巨型馬頭的彫像，就輕車直入、圖文並茂地雄霸了我們的新聞版面。

親愛的朋友，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譬如圍棋，這個比象棋更悠遠的傳統中國棋藝，竟是在日本人手上發跡起來的。因為他們有棋院，有高額獎金，有大媒體、大財團的支持。回流反哺過來，我們的圍棋也相應地活絡了。我們也有難得的熱心人不斷地倡導、鼓勵，也有應昌期的鼎力支持、文建會的用心推廣——當這樣的光熱迴映到我們的象棋界時，我們不能不感慨了！

目前，我們的象棋社團，只靠著少數人在艱苦撐持著；我們的象棋棋士有時只能在博彩中掙扎；我們的少數棋迷，印一份對開的小刊物，還得靠更少的捐款來喘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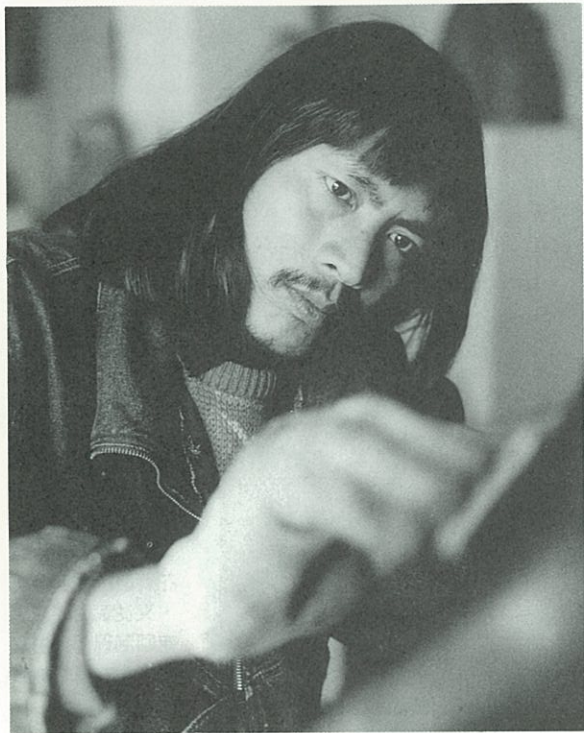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台灣象棋文化

的沒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而言，從棋具本身著手，從形式上開拓一條新路，從材料和造形上為象棋創造出繽紛可喜的萬千儀態，展示它豐富內涵的迷人姿彩，讓象棋更挺拔、更富麗地地站立起來，成為各層面中國家庭的遊藝情趣，甚至走入世界棋壇的範疇。倘若再加以政策的倡導、財團的著力支持，中國象棋的寬闊大道不是可以眼見的嗎？

### 棋史和創新

孟心史先生曾經指證過：「象棋為象形之棋」。歷史的考據，出土的文物，都說明了我國象棋的老祖宗「博棋」，原本就是「棋皆象形」的；現代象棋的前身「寶應象棋」，也是「金銅成形」的；與今日象棋完全一致的宋式象棋，一面刻字，另一面卻呼應著相關的藝術圖形……這些，都舉證了古人把藝術與象棋結合的具體事實。

然而，中國棋史的考據告訴我們，



只讀過小學的楊柏林，完全靠着自修、畫畫、彫刻、寫詩、弄散文，都展示了驚人的創意與潛能。這次，他創作的「兩性象棋」，在每一個線條上都力求完美，他期許着：任何一個棋子單獨來看，都該是一座現代的彫塑。他說：「我喜歡象棋在方格紙上，猶如星球在宇宙中散發自己的特質。」（攝影■廖嘉展）

我國象棋之由具象而抽象，由圖案而文字，是一定的時代和社會演化的結果，但歷史從來沒有停止過前進的腳步。千百年不變的傳統，還能完全適用於今天嗎？

想一想我們今天的藝術、時代、社會和經濟條件吧，也想一想今天我們的生活需求與文物結構吧！世界已經變成「地球村莊」了。不能影響別人的，很可能明天就被別人所影響。象棋在台灣的境遇，不就是陷落在這種夾縫中的一則寓言嗎？

許久以前，著名的作家柏楊曾經寫過一整本有關倡導象棋的文字。為了推廣象棋，他還修改了古人的「棋律」，以風趣逗人的條文，烘托象棋的規則和內涵，指引下棋的趣味與風範。可惜言者諄諄，聽者邈邈。除了柏楊的文字魅力以外，它那原為象棋請命的精神，卻因為外在環境的急驟變遷，也為棋具本身的不能與時俱進，終告落了空。

恰恰就在最近，有心人再度嘗試著，把象棋搬上了電腦。但它的近

程效能如何？它的普及性，它的世界性，它的人際溝通的情份，恐怕也相對折扣了下來。

其他的，更廣泛、更可能的路子呢？能不能夠，把象棋和藝術、和文學、和歷史、和生活條件整個的牽起手來，讓它們再度聯姻、消化、相互提昇，為象棋開創出更美麗、更多彩的光輝和希望呢？

### 千百年來首次 中國象棋造型大展

4月2日至9日，即將在台北市福華大飯店「福華沙龍」舉辦的「當代中國象棋造型設計大展」（註），就是在這個問題下的，在這份焦慮中的一個豐富的試探，一次雄辯的回應。

這項展示，是一個觀念的落實，卻是無限可能的開始。是中國象棋的「變法維新」，也為中國民間文化、生活器物，提供了一個參考的架構，一個可以踐履的、創造轉化的方法或方向。

這項展示，散發出的群體合作而又自成個性的精神，聯結了學院與民間，學校與工廠；扣合了傳統與現代，理想與實際；從藝術界到設計界，從插畫界到漫畫界，從文化界到文學界……從內涵到形式，重

曾經有人形容吳榮賜是：

「衆神的愛徒」；也有人指出，吳榮賜的木彫手藝為

「中國彫刻藝術復興的路」找出了一個踏實的方向。這位年輕時

挑香蕉維生的草埔人，23歲才開始拜師學藝，但也僅僅兩三年內，他在佛具彫刻界就已是響叮噠的一號人物了。他的經歷波瀾起伏，備嘗了人情冷暖，這却使他頓悟了藝術道路的永恒性。

這次他的作品「宋金大戰」，32個近一尺高的木彫棋子，個個都以藝術創作的心情，彫出了不同的神情與動感，是他個人創作的又一次高峰。

（攝影■廖嘉展）



曾經彫刻過「民間劇場」系列龐大作品的曾進財夫婦，欣賞著他們自己的「造型象棋」。為了這套棋，曾進財彫刻了30幾件作品，從中挑選了8個不同的造型，才組合成一套完整的創作。他的嚴謹、認真的態度，在急功近利的工商社會中，份外顯得珍貴。（攝影■廖嘉展）





吳榮賜的木彫象棋「宋金大戰」系列：宋兵的將（岳飛，中坐者）與他的兩個相。岳飛的英武與儒士的文雅，顧盼之間，瀟灑自然；個別的欣賞，都是獨立的藝術，組合來看，却又相輔相生，渾然天成。（攝影■顏新珠）

新賦予了中國象棋以各種色彩、容貌與表情。甚至棋盤、棋桌、棋盒……等等，也都有了新的設計與創制。

平地一聲驚雷，30多套不同材料、不同造形的中國象棋，霍然在此間誕生了。並且以令人驚詫，讚嘆的造型之美，挺拔地從棋盤上站立了起來，從此，我們的象棋中有了藝術的美感，有了文化的內涵，有了文學、歷史，生活的創造與現代的風範……。有人形容，這是中國象棋的「創世紀」；有人說，這是我國「千百年來的第一次」象棋大展；也有人預期，中國象棋史，將自此與藝術史重新接頭……不論如何，一種「棋道」的再生，一種民間文物的復興與創造，一種生活風格的追尋，都在這次展出中顯示了豐盛的允諾。尤可珍貴的是，這是一次完全來自台灣民間的勞績，一項由多數人集體創作的反省與實踐、追求與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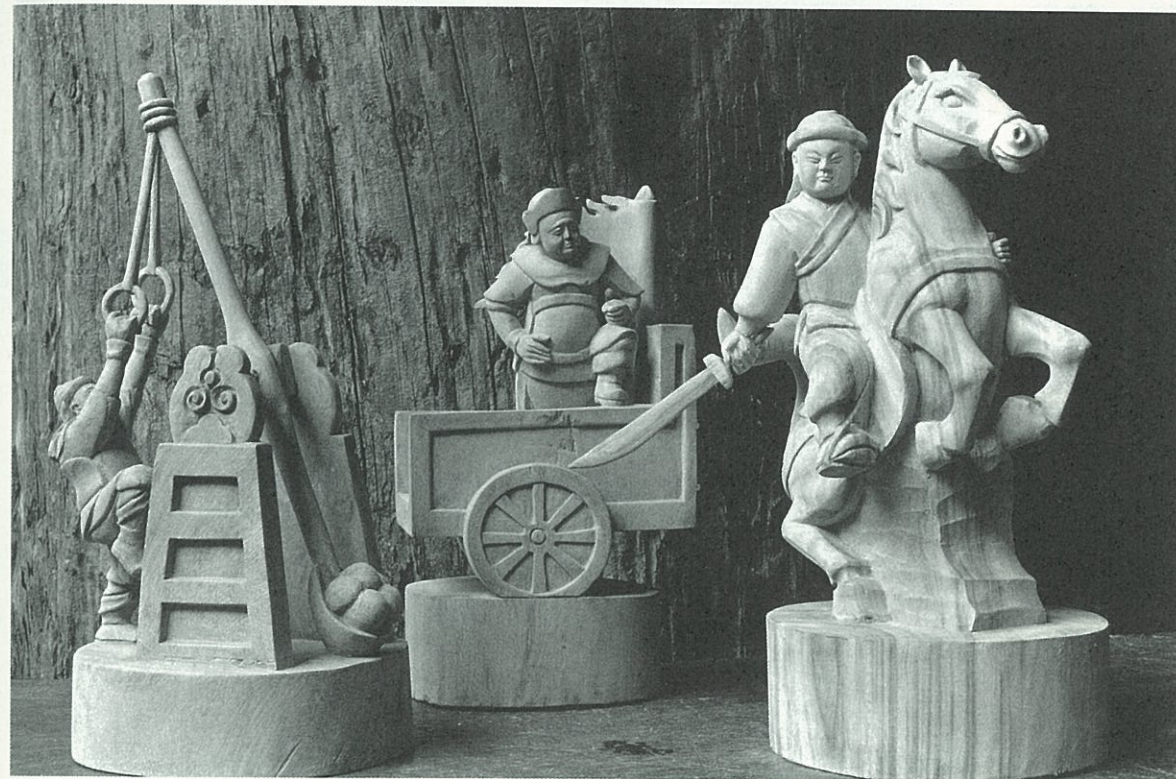
### 幾十位著名的造型藝術家 和工匠共襄盛舉

參與「造形象棋」設計、製作、構成、開發者的名單很長。這裡舉出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份，一些有了具體成果的部份。依照姓氏筆劃來排列，他們是——

朱銘、吳榮賜、林惺嶽、席慕蓉、侯金水、柯元馨、奚淞、孫密德、凌明聲、翁國鈞、陳慶良、陳秋吉、連寶猜、曾進財、張炳鈞、許紀壯、葉國松、楊柏林、董陽孜、漢寶德、詹素嬌、歐豪年、鄭問、蔡志忠、謝以裕、簡萬財、羅智成……

而組織了這些人，推動了這件事，完成了這個理念的是本刊編輯總顧問，被稱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的高上秦、柯元馨夫婦。

這回，他們從二度空間的「平面作業」邁向了三度空間的「立體作業」。高上秦說：象棋，只是一個開始，只是一個象徵而已，這項工



吳榮賜的「宋金大戰」系列：車（宋兵）、馬（金兵）、炮（金兵）的三個不同造形。表情豐富，神采各異，綜合了傳統民藝的特質，文物考據的演繹，以及藝術家個人的創造，大大豐富了民間藝術的天地。（攝影■顏新珠）

作的意義，也許更在於一個文化人對飄零傳統的微末悲願；一群當代有心人，對我們民間文化的一點點回饋與報償吧！

象棋素有「藝之狐」的稱號，這次的30多組創作，確實盈溢了它那多姿的內涵。然而高上秦夫婦卻說：「它的面貌何止30多種？當我們一棋在手的時候，千古風光，萬里疆場，不都以無比開闊而深遠的情感，豐潤在我們胸中嗎？我們與許多藝術家的工作，只不過是把有關象棋的千百種想像，作一些可能的逼近而已。」

這些造形象棋的設計，從觀念的提出到創造成型的完成，其間的甘苦，想來也是一般人很難體會的吧。他們指出，在推動這個理念的過程裡，無論是造形的統一性或材料的殊異性；無論是平面構圖或立體成形，也無論是上彩、配色，棋盤或棋盒的設計，每一樣，都是許許多多個人或群體心力的複合創作；每

一樣都是一次藝術上的探險。嘗試、錯誤，再嘗試……「今天的成果，應該歸功於其中的每一位參與者。是大家的信念和熱情，營造並建構了這個觀念的實體；開拓並且充實了象棋這個民間文物的新容貌和新華彩。」高上秦說。

曾有人把棋局喻為人生，喻作世事。高上秦夫婦更形容，他們的這項展覽，「是我們這一代的創作者，一起向百代先民、向無窮世事和當下生活的一次禮敬！」

### 中國民間造型藝術創新

細細觀賞這些棋子，有許多不同的材料特質、不同的創作泉源、不同的技法和不同的詮釋。高上秦的新象棋，真是浩瀚繽紛的開啟了一片美麗而奇異的新天地。在造型上，有來自戰國楚畫上的靈感；有來自秦始皇兵馬俑的模寫；有仿南北朝的人物衣飾；有仿唐三彩的將士兵馬；有「三國演義」、「西遊記」



吳榮賜的「宋金大戰」系列：自左至右一金兵的「士」、「卒」、「士」和宋兵的「卒」。在佛具彫刻界，吳榮賜開臉的功夫，十分令同行敬服。看他的這一組32個彫刻，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表情與個性，豐富的造形能力，細緻的彫刻手法，深濃的民族風味，傳情入神，充分證明了孕育在民間鄉野中的智慧、人才，是值得有心人努力發掘，認真借鑑的。（攝影■顏新珠）



等文學的特寫；也有「宋金大戰」的歷史的再現；有書法的、插畫的，有漢拓式的、戰鼓式的。漫畫的有「孫子兵團」；科幻的有「太空大戰」；卡通的有「獅虎爭霸」；寫實的有「茶藝象棋」；民間的泥塑、傳統的木刻、現代的銅彫、素樸的陶藝、透明的壓克力美學……從遠古到現代，從抽象到具象，都是藝術，都是象棋，也都是人生世事！

就以這系列新象棋藝術本身來看，這不僅是一項兵團會戰式的觀念大展，也是一次難得的雕塑藝術大展。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許多傑出的民間藝人，做木彫的，做泥塑的，有的已卓然成家，有的仍埋名草野，但是看他們的作品那樣的生氣蓬勃、酣暢自如，而且，都有著各自獨到的風格與匠心，令人驚異地表現出台灣民間攝人心魄的創作潛能，值得台灣藝術界和傳播界加以注目和肯定。

為了籌劃這次展出，為了尋訪適合的彫塑人才，高上秦夫婦在台灣的東南西北往返奔波，5個多月的時間，跑了一萬五千公里的車程。他們說，「能夠接觸這麼多優秀的民間藝術工作者，看到他們卓越的手藝，他們那連接著泥土的，但問耕耘不求聞達的態度，他們的認真、

執著，樸實沈厚，不只是令人感佩，尤其值得學習。相形之下，我們一切的勞累都算不得什麼了。」

「如果，能夠經由這次展覽，而被社會理解到、重視到這些民間的瑰寶，哪怕是一兩個人的被肯定，也該是一項鉅大的收獲了吧！」高上秦這麼的期待著。

這造型藝術上豐富而傑出的立體象棋展示，無疑是歷年來鮮少創造性驚異的台灣文化界裡，令人激動的新事物。4月初在台北市、台中市、彰化市、宜蘭市的文化中心和高雄市的金陵藝術中心同時、盛大聯合展出的「當代中國象棋設計大展」，必然會帶給萬千觀眾無比的喜悅、親切、驚奇和激動。

看完30多套在高上秦策劃下產生的，新的象棋造型，我們不但一口氣看見了台灣民間藝人和雕塑藝術界優秀、豐沛的創造力，也又一度看見曾經叱咤編輯風雷於70年代的高上秦和柯元馨夫婦在文化上高度前瞻、創造和組織上的才能。

「人間」雜誌，以她文化上的一點薄譽，真摯而熱切地向一切「人間」的讀者推薦這次展覽。台北的讀者，尤其不要錯過復興南路、仁愛路口上福華飯店二樓「福華沙龍」的展出。 ♀



吳榮賜的「造形象棋」作品：大將軍岳飛。高兩尺3，寬1尺餘，是一件具有相當突破性的創作。他以巧好的空間構成，凝聚了時間的動線，前後呼應，粗細交融，在動靜之間，飽滿著張力。尤其是岳飛銳利的眼神，更顯現出大將的威嚴……。吳榮賜是深深敬愛著岳飛的，他曾為岳飛作過各式各樣的造形，他說：「我心目中的武聖，就是岳飛。」（攝影■顏新珠）

## 當代中國 象棋大展

主辦：上秦企業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385號5樓504室  
電話：7763788・7763789

4月2日~9日  
台北市仁愛路3段福華大飯店福華沙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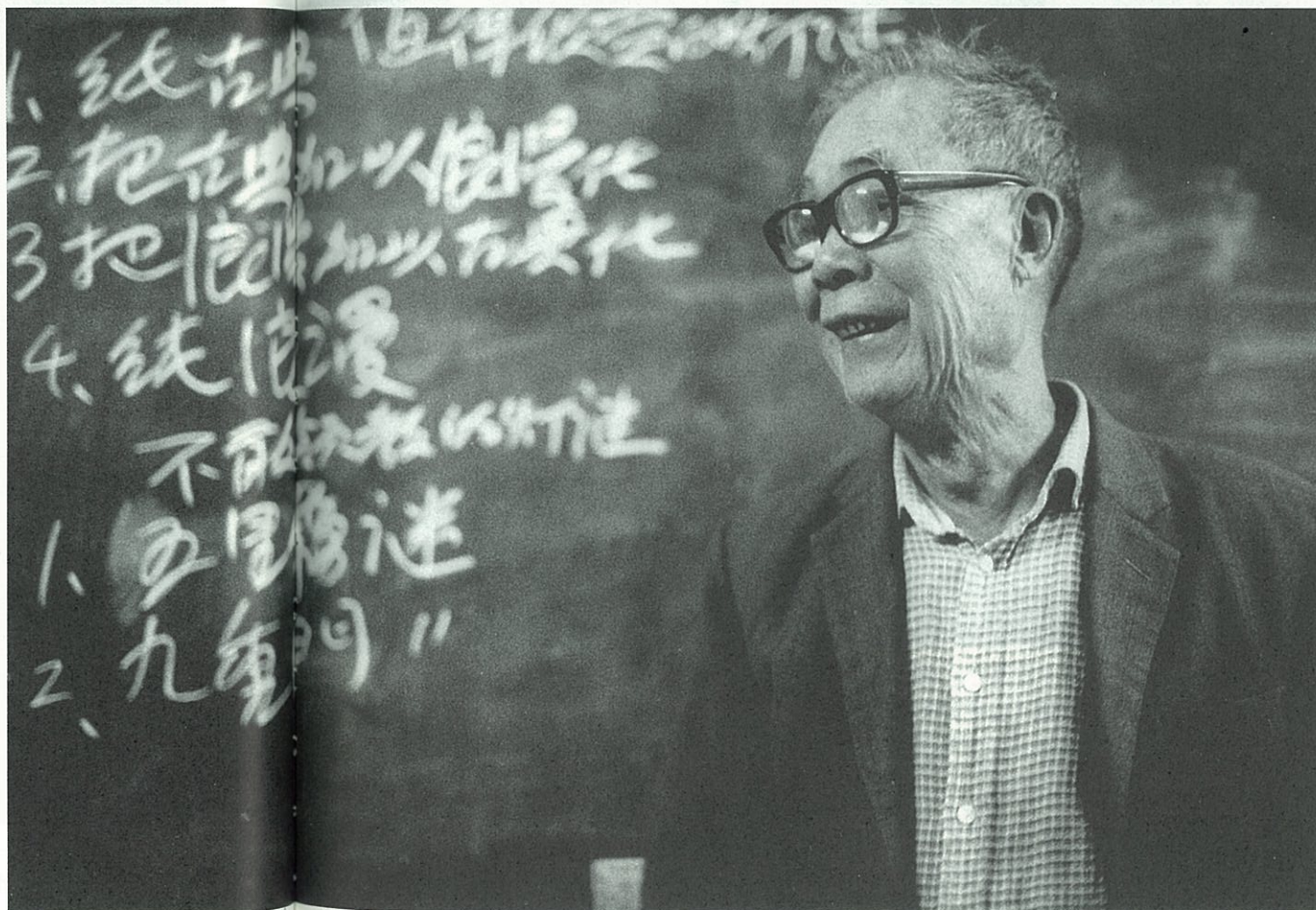
4月3日起  
高雄市金陵藝術中心  
彰化縣文化中心

4月4日起  
台中市文化中心  
同時展出

# 《台語之妙，妙乎天下！》

為台灣話的漢語語源窮經皓首，  
獨學有成的許成章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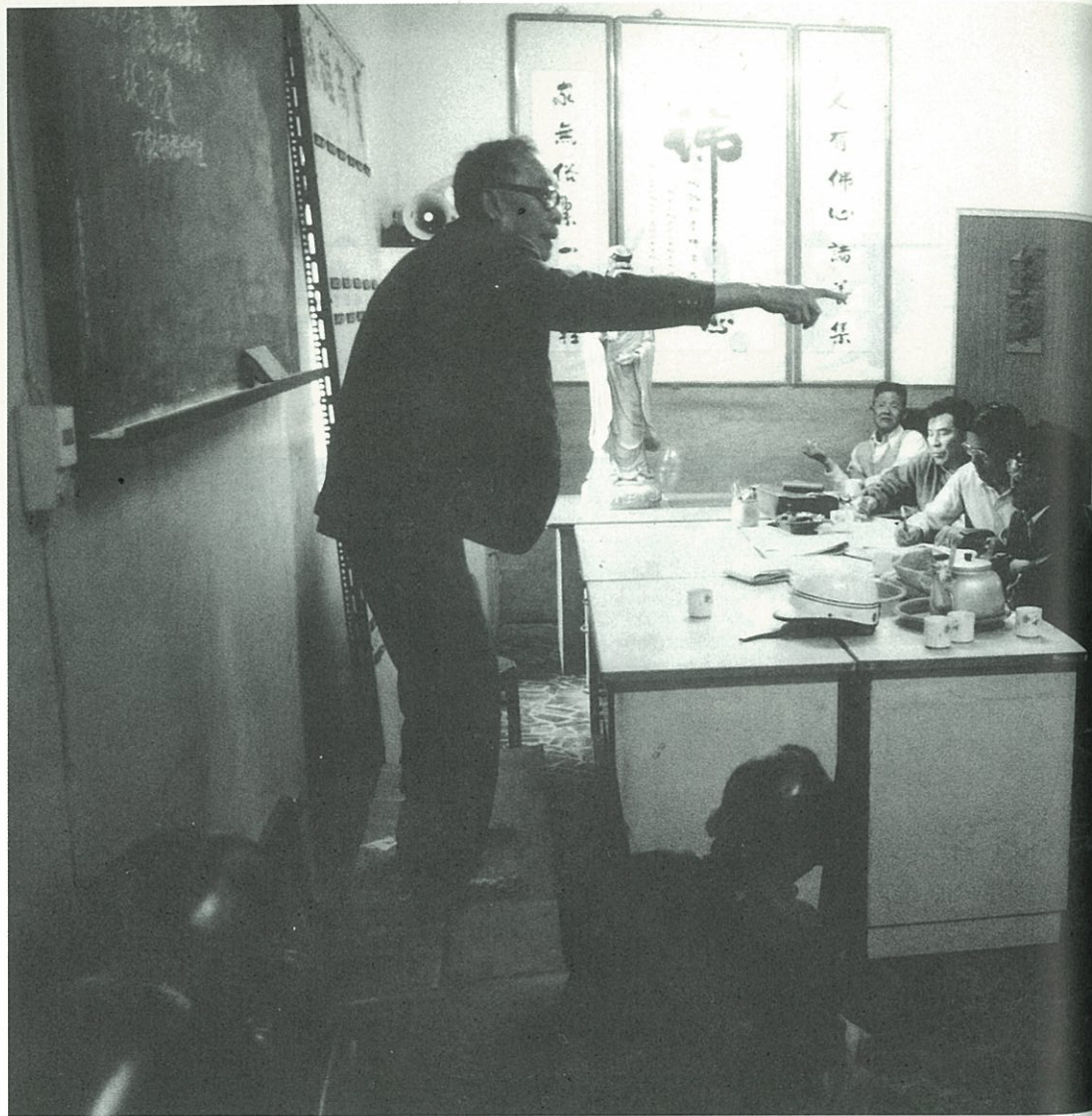
他的先人曾是台灣海峽和中國海上  
破浪乘風的海盜和巨富。  
急速中落而幾至赤貧的家境，  
使他的正式學歷止於日制公學校。  
但憑他深厚的中國舊學根柢，  
他刻苦自修獨學，  
寫成「台灣俗文學探討」。  
30年來，他日日致力纂寫一千萬字的  
「台灣漢語辭典」，並旁及  
「台灣閩南語辭典詞彙篇」的計劃……



平常，在工作室內看起來很嚴肅的許成章教授，站在講台上却出奇地風趣。3月1日，星期天的下午，身為「高雄縣謎學會」顧問的他，在定期的討論會上講述「值得欣賞的燈謎」。對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花在編纂台灣漢語辭典的許教授來說，這項活動真是難得的休閒活動了。

撰文 ■ 洪惟仁      攝影 ■ 廖嘉展

一個半小時下來，許成章教授就這樣站在椅條上講燈謎。對於從年輕時代就開始教書的他來說，倒不至於太累。「在課堂上我有講不完的話，可是在台下要讓我多講一句都不容易。」他說。



### 三十年寒窗

最近，台灣的台語研究界發生了一件小小的喜事。同道間收到許成章教授的一份「台灣漢語辭典——音字篇」手寫影印本。雖然這只是一份只有61頁厚的樣本，不免叫人感到略為單薄——據說，許教授這項工程完成之後可多達一千萬字，應該厚達千頁——然而，就像大腹便便的新婦初產前陣痛的消息一樣，使得每一位愛護她的人，都衷心地感覺到一份喜悅，誠心祈望新生兒的順利誕生。關心台語研究的人，都祝禱許教授這部大著早日完成問世。

2月底，我專程到高雄的許教授家拜訪他。「教授，您已完稿，請問目前繕好多少了？」

「五分之二。」

「預定還要多久可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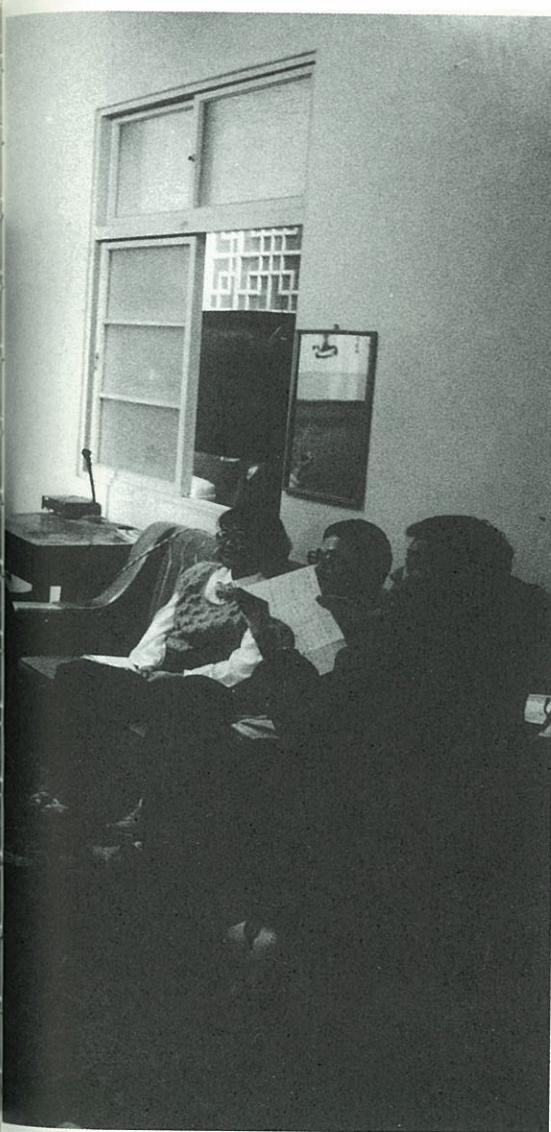
「兩年吧。」

兩年？記得三年前我就問過教授同樣的問題。那時許教授也答說兩年。現在三年都過去了。坐在一旁的許教授夫人笑著說：

「兩年。說過多少次兩年了。他太頂真，一再修改、增補——這樣下去，也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完成的一天。」

據許成章教授說，他寫「台灣漢語辭典」，已經15年了。「但是從開始蒐集資料、做卡片算起，至今已30多年。」他說。

30多年！一本書竟寫了30餘年，還在繼續修訂。許教授今年76歲。這本辭典是許教授的半



輩子。

教授的高雄醫學院高足吳錦煌醫師曾經這樣對我說：

「我並不懂台語學，無法從專業上看許教授這本辭典的價值。但是我相信，花了畢生精力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名著。今天或許知道重視許教授這項工作的人不會多，但是將來這本辭典一定會成為寶貴的文獻。」

花費30餘年的時間去研究一個題目，一定投下一筆不小的資金吧。除了自己投注的費用，教授有沒有得到過什麼基金會或研究獎助金之類的補助？

「沒有。」許教授淡淡地說，「我曾向國科會申請過3次研究補助。均如石沈大海。」



於是我們談起來為什麼研究數千年前的中國古代死語言可以得到補助，研究現代台灣社會中活的地方語言，卻不能得到研究經費上的補助。

「我也想不通。也許是因為政府認為目前應該提倡國語，如果鼓勵方言研究，恐會影響國語的推行吧。」他說。

教授不但得不到政府、公家研究機構的補助，即連來自台灣民間的補助也沒有。幾十年來，只有少數來自許教授學生和極少數學界人士給許教授一些精神上的支援。而許教授的事業最大的支柱，是幾十年來許教授全家人戮力同心、歷久不悔的支持。

「我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們每月給我一千到三千元。我內人每天到他妹妹那兒包壽司打工，賺幾千元貼補。主要的收入，當然是我每個月一萬五千元的退休金。」

許教授每個月最大的支出是支付17000元薪水給他的助手柯素真小姐。這筆支出幾乎用去他「收入」的絕大部分。

「她是個好助手，她要是出去教書，薪水就可能不止我付她的這個數字，我不能讓她吃虧。」

76歲的許教授每天工作至少10個小時，15年來如一日。柯小姐說：

「許教授現在除了視力差些，其他在健康上一切比我好。我只要連續工作3小時，就開始疲勞。每天，我還沒來上班，許教授早已開始工作了；我下班之後，許教授還在繼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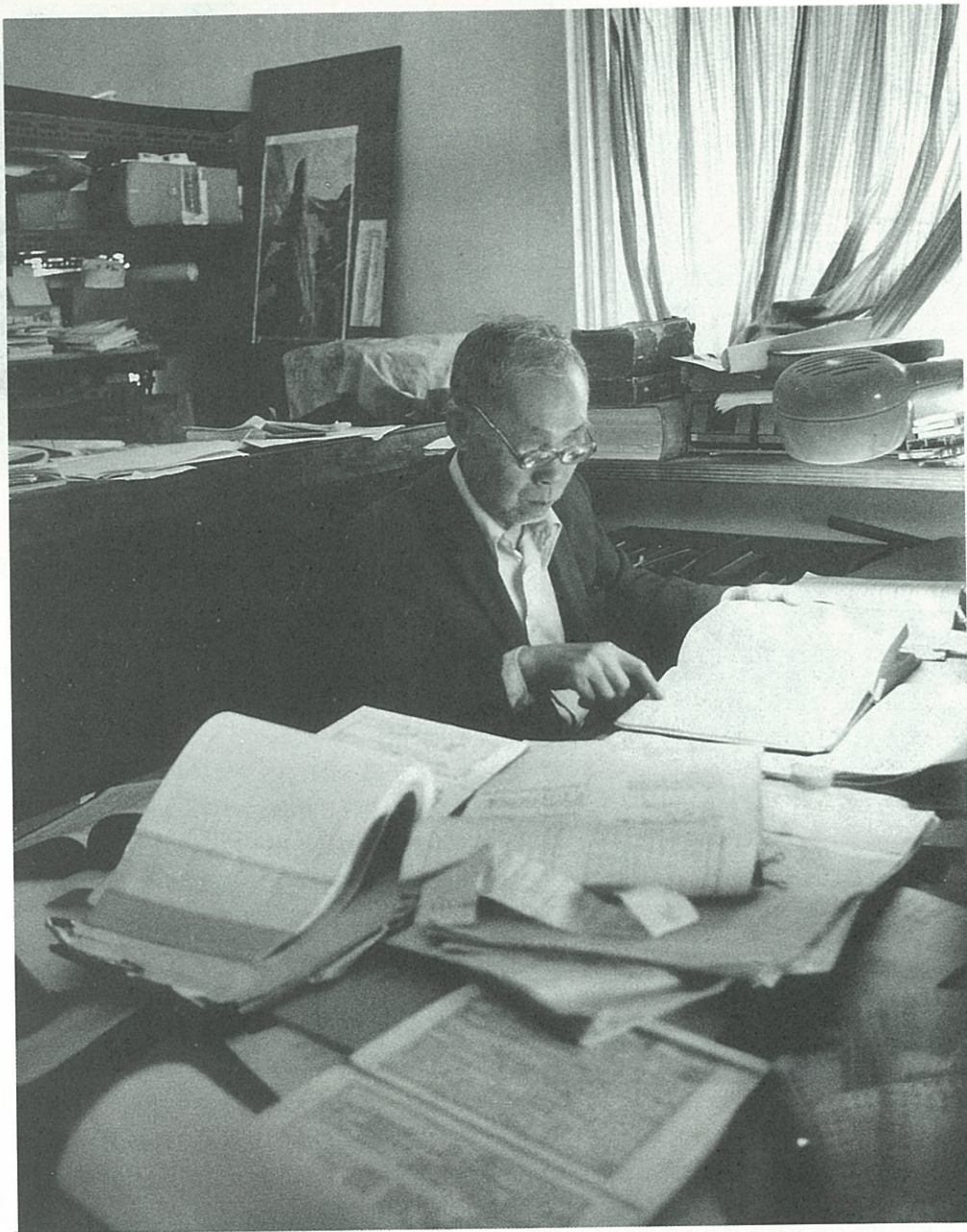
我又問：

「他沒有休息嗎？」

研究台灣漢語是許教授幾十年來的全部生活。

「我是個天生當老師的料子。」許教授說。民國35年，台灣剛光復，那時他即被聘為高雄中學的國文老師。圖中左起第5人是年輕時候的許成章教授，這是他和校長與另外一位老師跟自己班上同學的紀念照。

一天工作10幾個小時的許成章教授，坐的是一塊他向朋友要來的陶製花窗。「古時候有臥薪嘗膽的故事，我坐這冷硬的花窗，更能警惕自己，我的時間已經不多啊……」



據柯小姐說，許教授在研究工作之外，對吃、喝、玩，沒有半點興趣。

「曾經一位在日本的學生來信邀請他到日本一遊，旅費完全由學生負擔，但許教授說這本書還沒完成，走不開。」柯小姐說，「另外也有一位美國的學生，邀請許教授去美國一遊，也被他婉謝了。」

在他人看來，這長期、單調的研究也許顯得太清苦，太枯索無味，但許教授卻自得其樂。「每當為台灣漢語考證出一個字源，心中的快

樂，真正不可言喻。」他說。

我們於是都笑了起來。是啊，為台灣的閩南語找到一個漢語語源時的快樂，在我小小的研究工作上，也深切體會過。但是在格局上，我的工作跟教授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尤其是他那持續日以繼夜工作15年以上的治學的悃誠專一，是初入這個領域的我所遠遠不及的。

可是無論許教授的體力和精神多麼旺盛，他一定也有精疲力竭的時候吧？

「是的。」柯小姐說：「有時候，他會陷入



深深的沈思裡，精神恍惚。每當叫他不應，回答問題時看他心不在焉，我就知道他正在思考著一個研究上某一個問題而疲勞過度了。這時候，我會邀許教授到西子灣去散散步。許教授喜歡看海。因為海的那一邊，是澎湖，他生長的故鄉。」

柯小姐說每次陪許教授到西子灣去散心，特別感到安詳。她往往慢步在教授的右後方，傾聽著許教授細訴他孩提時代的古老的故事。「聽著那些湮遠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教授講話很幽默，他講笑話，似乎使說的人和聽的人都消除了疲勞。」

### 詞素的蒐集和語源的考證

教授正在從事的這部台灣漢語辭典的工作，蒐集所有出現於台灣的閩南語中的詞素，並且從中國古籍中引經據典，一一考證其漢語的語源。台灣閩南語詞素的蒐集，前人做了許多，尤以杜嘉得的「廈英大辭典」和臺灣總督府的「臺日大辭典」最為完備。但是迄今為止，從來沒有一部台灣漢語的語源詞典。幾十年來，許教授不但從事於台灣漢語詞素的整理和蒐集，並且逐一考證語源，畢二件大業於一役，野心是很大的。

有一回，我曾經這樣問許教授：

「您真是野心勃勃，並且精神充沛，這個有

什麼理由嗎？」

教授想了一下，打趣說：

「也許因為我有海賊的精神，我是海賊的後裔咧。」

「海賊的後裔？」

「鄭成功也是海賊的後裔嘛。我的祖先相當富有，曾有4艘大船，往來於天津、廣州之間做生意」，許教授說：「後來這4艘大船被海賊搶走，從此家道中衰。澎湖是個貧瘠的地區，再怎樣勤勞都不可能積錢買大船。既然因船被劫而窮，我就推想我們的先人大概最初也是因劫船而富的吧。」

這樣的家庭史，對中國航運史、中國貿易史，恐怕都是十分重要而有趣的例子。然而許成章教授口中昔時澎湖的荒瘠與不毛，和今日人們對澎湖的印象頗不相若。



柯素真小姐是許教授的得力助手，4年多來，從摸索到瞭解，已使她對這本台灣漢語辭典充滿深厚的感情。四修稿上的每一筆每一劃，都是她辛苦的結晶。

圖右是台灣漢語辭典的原稿，剪剪貼貼，又時常翻閱的結果，已經斑剝不堪。從原稿到圖左的四修稿，竟花了許教授30年的光陰。而令他擔心的是將來昂貴的出版費用，若是沒有出版商肯支持，他準備用四修稿直接照像製版發行，更差的情況是影印發行。

「從前的澎湖是窮鄉僻壤。我上『公學校』讀書的時候，中午就從來沒有吃過飯。12歲時，差一點餓死。澎湖風沙很大，刮起大風，疾飛的砂子能把人的皮膚劃出血來。加上太陽大、淡水少，稻米、蔬菜簡直不能生長」許教授說，「那時我們除了吃魚，便是吃蕃薯了。刮颱風時，抓不到魚，萬一又碰上蕃薯青黃不接，那時的澎湖人只有把原來準備餵豬的蕃薯葉乾拿來吃。如果連蕃薯葉乾都沒得吃，可以去採海菜。但海菜很難吃，第一頓吃了還可以到飽，第二頓就覺得難下嚥，第三頓就叫人噁心了。」

1924年，許成章教授13歲上，從澎湖白沙公學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那時，他原可保送到台南師範學校就讀，奈因家貧，不能如願以償。從此，日政時的公學校，成了許成章教授生平唯一的正式學歷，從而展開他畢生獨學自修的生涯。

### 公學校畢業的大學教授

據許成章教授說，他在公學校（相當今之小學）時就一邊私下上私塾，讀四書。15歲他開始作詩、猜燈謎。為了把詩作好，他更認真讀書：「當時金聖嘆推薦的六部才子書，所謂一莊、二騷、三遷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統統讀了。」他說，他以為他作詩的根柢，來自杜詩和西廂記。他喜歡作謎語，詼諧機智，很像中國北方的歇後語：

削子手的嘴臉——宰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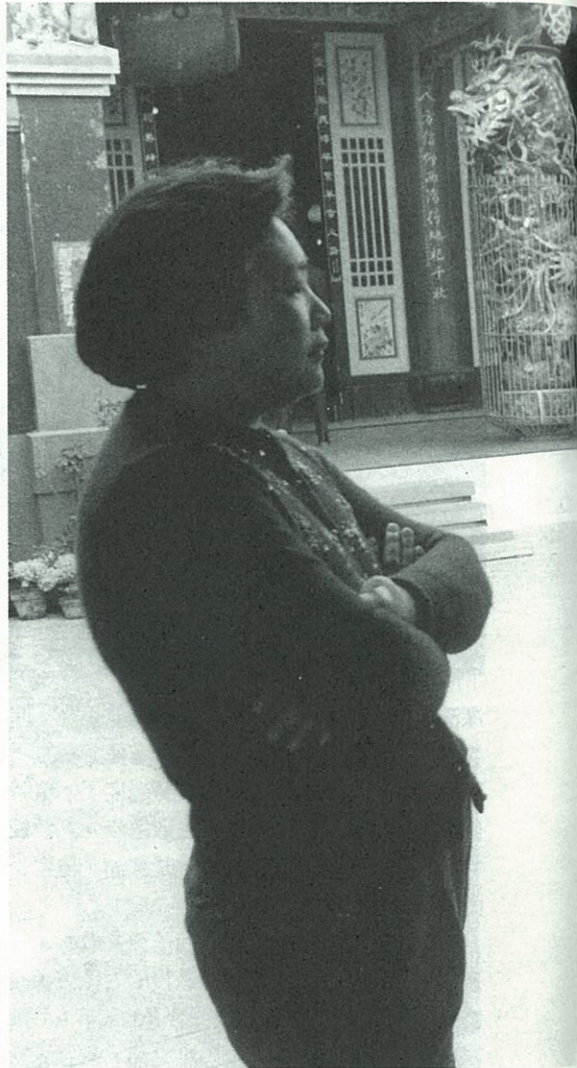
退回燒餅油條——不吃你這一套。

老婆別人的好——自討沒趣。

18歲時，許教授經過一場大病之後，正式跟堂叔公許凌雲先生讀五經，更加深了他的中國舊學的底子。

可是不論舊學底子多好，沒有正式學歷，總是遺憾。當時聽說中國大陸的學校對台灣的學生有優待，不必學歷就可入學，並且可以工讀，生活無虞。於是許教授乃決定進入在當時台灣的大陸人所組織的「中華會館」，和唐山人學普通話。

就這時候，七七事變發生，日本播動了侵略中國的戰鼓，台灣人民到大陸的路子，受到很大限制。許多台灣人到大陸，都是經過總督府安排的。當時去大陸的台灣有不少狐假虎威，甘為日本人鷹犬，在大陸上日本佔領區為非作歹，欺負自己同胞。少年的許成章聽了許多這



種事，覺得不願淌這趟渾水，終於打消了到大陸求學的念頭。

然而雖然到大陸求學的計劃擱置了，卻學會了普通話，讀了許多中國白話文的書。早在那個時候，許成章讀完胡適的每一本集子。一直到现在，他喜歡胡適的白話詩，譽為「元曲的尾聲」。他認為現代詩已經完全脫離傳統，思想和表現法都是西洋的東西，卻用中文為表達的工具，所以晦澀難讀，無從理解。

1945年台灣光復，是許教授一生的轉捩點。那一夜之間，台灣面臨了語言和文字的斷層年代。凡是日據時代修習的學問，如果不能以中文表達，都成了無用之學。大陸來台人士，有些人雖然沒有什麼學問，在台灣都成了文教方面的搶手貨。



青年許成章是當時台灣極少數學過普通話和白話文的台灣人。在那一陣「祖國熱」的風潮上，許成章在光復第二年便應聘為高雄中學教員。12年以後（1958），高雄醫學院剛成立不久，原國文教師遜清皇族溥宗堯先生辭職出缺，當時的杜聰明院長決定聘請一位台灣人來擔當高醫的國文教席。許成章成了最適當的人選。

許教授入高醫之後，和杜院長切磋商舊體詩，兩人成了莫逆之交。杜院長稱許教授為「老師」。

錄完了音，許教授迫不及待地仔細再聽一次。這回他發現，現代人對閩南語詞彙的使用，已日漸貧乏，有些人甚至講不出來要表達的字眼。把閩南語、國語交相混合使用，是現在台灣人語言表達時常見的事實了。

到各處去做語言的田野調查，收集不同的人所說的話，是台灣漢語辭典重要的資料來源。在公共場所，許教授常抓個親切的話題和陌生人聊天，而在他風衣底下的小型錄音機就發揮了它生動的記錄和採集的功能……

據許教授說，杜院長是個好好先生，但對教學要求十分嚴格，不許教授在家開業，因而得罪了不少人。許教授教的是國文，又對杜院長一直尊敬，所以許教授遂成為杜院長心目中的知音。當年杜院長喪妻時，許教授去問喪，杜院長見了，強自抑壓的悲傷一時潰決，不禁大慟，遂盡情大哭。

做為國文教授的許成章，在學生心目中，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當年高醫學生吳錦煌醫師說：

「我們聽說許教授的正式學歷只有小學，但我們都覺得他的學問比任何有博士學位的教授都好。他見聞廣博，思想新。有些觀點甚至比我們年輕人還新。他雖然教的是古文，但是教書時能近取譬，打破時空的隔閡，使得古人好像活在我們的眼前一樣。」吳醫師說許教授非常富於幽默感，有時說些笑話，也都樂而不淫，「學生不花一點腦筋去聽，還會聽不懂呢。」吳醫師說。

據吳醫師說，當時高醫的學風還頗自由，學生翹課，基本上是不管的，因此一個教授，講課講得不好，往往上課的學生就寥寥無幾了。「但許教授的課不但沒有人翹課，甚至旁聽生滿堂。因為我們學生都認為上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上過許教授的課的人們，大多以為許教授不止教國文，還教給學生某種幽默活潑的氣質。不少高醫出身的醫生，不但喜歡文學，更具幽默感。「這都是受到許教授薰陶的結果。可惜現在的學弟聽不到他講課了……」吳錦煌醫師說。



事實上，許成章教授也挺懷念那一段在高雄醫學院教書的日子。

「高醫的學生非常聰明，許多學生思路非常敏捷」他說。

有一次他教金聖嘆的三十三個「不亦快哉——亦可哀也」，要教學生也模倣那個體例創作。

「結果學生也能寫出幾十個亦諧亦謔卻絕不俗鄙的句子，寫在黑板上，大家都很快樂……」他回憶說。

有一回，許教授忽然記起書上說，某次金聖嘆喝酒，因過量而酒懷阻塞，忽然有人放鞭炮，金聖嘆吃了鞭炮煙，頓時能開懷暢飲。他告訴學生說：「大家可研究一下，到底火藥煙裡頭什麼成份有解酒作用。研究出來，寫成論文，說不定有重大發現。」可惜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學生研究出結果。」他笑著說。

許教授不但舊學根柢好，精通鶴佬話，至於書法、油畫、謎語、笑話、舊詩、俗文學也幾乎無不精通。

他的書法，早在日據時代就曾得過獎。他的油畫則有獨具的風格，他在甘蔗板上都可作畫。他喜歡作謎語，從前高雄猜燈謎只有三鳳宮一地，許教授在那兒和三教九流的民眾一起創作謎語。現在高雄有許多地方元宵猜燈謎的風氣很盛，每次猜謎都是人山人海。目前光是許教授栽培出來的謎學生就有二、三十名。許教授自15歲便以作舊詩自娛，長年來使他在台灣舊體詩界享有盛名，晚年有「正名室詩鈔」正續二集，但近年來因專研台灣漢語，已經很少出入於詩會了。

### 台灣「民俗文學探討」

許教授有一本必將留傳千古的著作，即「台灣俗文學探討」，這大概應當推為第一本台灣文學史了。這本書的特色，在於以台灣俗文學為主軸，兼及台灣知識份子的風雅文學（即所謂「正統文學」）。時間由台灣民間文學的傳統談到光復以後的現代詩，可謂包羅萬象。

為了台灣漢語編纂辭典，許教授放棄了書法、油畫、作詩填詞、考古……等許多興趣，為了利用時間，他甚至上廁所都看雜誌。年輕的時候，他的書法作品，在日本還得過大賞呢！他就像「龍戰于野」一樣，永遠奮鬥不懈。



台灣俗文學研究，向以廖漢臣、李獻恩和吳羸濤的貢獻最大。許成章教授對於俗文學研究的前賢，尤其對廖漢臣先生，真是推崇備至。許教授謙稱自己「述而不作」，然他在整理上所下的苦功，實際上遠遠凌駕乎前人之上。其原因在那裡呢？這是因為許教授不但有深厚的舊學根基，還對於台灣的閩南語也有過人的研究心得，因此，他在整理台灣俗文學時不但能正確標音，並能使用相當合理的漢字。這部書著於20年前，如果以今天許教授更為精進的境界再加修訂，一定會使這本名著更為完整吧。

### 連橫的啟示

到底，這本使他耗去30年光陰的「台灣漢語辭典」，是在什麼巨大動機下展開這辛勞浩繁的工程的呢？

「我小的時候，常聽人這樣罵說話不合理的人：『淨說那種沒有字的話！』」一般人稱台灣民謠、歌仔為『無字歌』，可見在民眾的心裡，寫不出字，就是低俗」他回憶說，「好多閩南語寫不出漢字，難道就是低俗的語言？」到了25歲時，許教授讀連橫的「台灣語典」，這才

知道閩南語並非無字可寫，而且字字都有來歷。「後來又讀連橫的『雅言』，其中引用的俗諺，使我驚知台語之妙，妙乎天下！」

是的，台灣俗諺，俚語的鮮活、精彩，已隨著台語研究的盛行，逐漸為人熟知。然而，完全以台灣話寫作，讀者的接受性有多大呢？許教授對於近日在報章雜誌發表的幾篇用台語寫成的文章，表示了他的看法：

「目前不大可能，因為缺乏可供參考、借鏡的典範型作品。」許教授搖搖頭說。

「典範型作品？」

「是啊！就像運用很多中國北方話的平話小說『紅樓夢』，或是到處出現著山東土話的『水滸傳』，以及夾雜甚多上海，江蘇方言的白話小說『九尾龜』、『孽海花』……等極優秀的文學作品。甚至香港地區一些行之有年，純用廣東話編纂的報章雜誌，也可說是一種典型。」許教授說。他認為正因為有這些典範性的文學作品，在藝術和語言上已經確立，所以讀者在閱讀用這些方言寫成的文章時，能夠達到溝通理論功能。可是，由於台灣話在目前仍缺乏這種典範型作品，要純粹以台灣漢語寫文章，大

「我很少做空間的旅行，只做時間的旅行，跟古人講話。」走出通往中山大學的隧道時，許教授這樣說。而他以畢生心血編纂台灣漢語辭典，就像這幽暗的隧道一樣，既深且長。

概還須要等50年或10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直到典範型作品產生之後，它才有被普遍接受的可能。「當然，若是以一種研究、實驗的態度採用台語寫作，我基本上也是不反對的。」許教授說。

儘管這方面的意見，我和許教授有些微的出入。我仍覺得我很能分享許教授發現台灣話的漢語語源的驚喜讚嘆之樂，因為也正是這個驚喜讚嘆之樂，把我引向台灣漢語的研究。連橫的字源考證，由今觀之，雖有頗多可議之處，然其開創之功，影響極為深遠。

後來他讀了吳守禮教授「台灣省通志稿語言篇」、「福建語研究導論」和「五十年來臺語研究總成績」等書，引導許教授走進台灣漢語

「沒有她，我不可能完成這部辭典。」提起許太太，許教授一再這樣對人說。為了讓丈夫專心著作，許太太開玩笑地說，她乾脆就擔負起戶長的責任，除了辭典以外的事，許太太說：「外面的事，都不用他操心。這使許教授無後顧之憂地一往直前……」



許成章教授說自己是一個尚生存於現代的非現代人。「其人無時間觀念、無時代精神、無時髦衝動，整天到晚從事考據的無聊工作、在故紙堆中打滾。」他在「許成章的自畫像」中這樣談諧地描述自己。

的學術研究的廟堂。許教授向吳守禮教授請教的往返書信，多達一百封以上。而登門拜訪親聆教喻不下數十次。雖然平常許教授逢人一定敬稱吳守禮教授為「老師」，但事實上兩人年齡相差並不多。

在他獨學自修的艱難過程中，許教授又拜訪過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周法高先生，企望得其教益。許成章回憶說，當時周先生並沒有教他什麼，卻贈他一本董同龢著的「四個閩南方言」。許教授回來之後，勤加研讀，並由此學會了國際音標。許教授當前這本「台灣漢語辭典」中使用國際音標注音，蓋淵源於此。

接著許教授開始著手蒐集台灣話的漢語資料。

在既有文獻上，不用說當以「臺日大辭典」最為豐富了。但許教授並不以此為滿足。他經常親身或央人到各地去記錄和採取台灣各地方音，目標在蒐求更多的詞素和方言。

為了全面掌握台語詞素的語源，許教授想出了一個據他自己說是很「笨」的工作。他自掏腰包，請工讀生為他一一將所有的漢字做出一張張卡片，並找出它們在「廣韻」、「說文解字」等字書出現的卷頁碼。當許教授想到某一個漢字可能是台語某一詞彙的語源時，便順著卡片上記載的頁碼去找證據。「方法雖笨，卻也十分方便。」他說。

如此費盡功夫的工作，據許教授說，是為了

使「久已脫節的漢字回歸漢語，如遊魂歸來以附其體。」古漢語本來是讀出其音，即知其義；亦即音義字交叉在一點上。中國歷史悠久、又多變亂，而每逢戰亂，必喪失原漢語的字音；這是使漢語之音、義、字脫節的第一個原因。第二，明清兩代熱衷科舉者，為了要作一篇附於八股文後的試帖詩，必須押北方韻，而接受北方音。回鄉後又用北方音以教子弟，以致讀音與語音分了家，更加速音與字的脫節。第三，後人「聞音生義」，隨便以感覺之音字充當，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

台灣閩南語雖然保存著大量漢語的古音，但因上述三個原因，字音義之間仍然頗多淆惑。

再加上近三、四百年來，台語陸續混入少量的西班牙語、日語、德語乃至於高山族語，使得還原工作倍加困難。許教授曾經半開玩笑地說：「現代人讀古文，好像讀外文一樣。經過注音、解釋、翻譯三道手續，往往還不得其解！」他的理想，是要使漢語的音、義、字重新交叉在一點上，讓現代人能直接唸、讀古籍，不煩辭費。

許教授用他自己謙稱的「笨方法」，逐一為台灣話尋找漢語的語源，先後凡十數年。直到15年前，許教授才開始進入纂寫階段。為了求得清靜，他曾有好幾年的工夫長住在林園鄉長的家，很少回到高雄去。

正是在這一段隱而寡述的期間，有一次，許教授的女兒生病了，急忙送去住院。開過刀，許太太才向在林園埋頭寫書的林教授報告。許教授一時心急，罵道：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為什麼要送去開刀？」

許夫人委屈地說：

「為了怕影響你的工作嘛。送到醫院情況危篤，醫生說非開刀不可，你也知道，有一年，我們的鄰居不就是因为延誤了開刀，白白送掉一條命……」

### 沒有她，就沒有它

許教授啞口無言。他知道這幾年來，他能專心一意於工作，全靠許太太一手把全家的家計擔起來，叫他沒有半點後顧之憂。雖然許太太謙稱：「我對他的研究工作沒有什麼幫助」，但是她把一家大小照顧得有條有理，對外人情世事一肩擔起，其內助之功至為重大。因此許教授一再對人說：

「沒有她，我不可能完成這部辭典。」

此外，許教授在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是柯素真小姐。柯小姐出身於高雄師範學院。4年前，當她還差一年畢業的時候，就受聘當許教授的助手。由看稿、校對開始，摸了兩三年，才摸清體例。現在她在工作上已經駕輕就熟，並且有了判斷能力。有時甚至能夠為了一個詞素的解釋或考證，和許教授爭論起來。據說曾有一度因爭執得比較厲害，柯素真甚至因而萌生辭意。

許教授是個善體人意的人，知道柯小姐的心情便說：

「妳還是委屈一點吧，照我的原意謄寫下去。沒關係，以後人家罵的，是我不是妳……」

但是現在柯小姐說：

「現在，即使許教授要趕我走，我都不願走了。不是為了教授給我優厚的薪水，而是因為我這樣協助許教授搞研究的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雖然在工作保障上，我比不上在學校教書的同學們，但我覺得我的工作很有意義。做起來覺得很驕傲。」柯小姐特別指出，許教授很疼她、愛護她，她要怎樣調整工作時間，許教授都會答應。心情不好，不上班也沒關係。她生病的時候，許教授好像比她自己難過。「有一次，我忽然中意許教授的一只咖啡瓶，我向

教授請要。許教授不但答應了，並且清洗乾淨、消毒乾淨才給了我。」她說。

助手和教授爭執學術觀點是一件有趣的事。柯小姐回憶說：

「回想起來，我真不該妄然和許教授爭執。有一次，我很沒有禮貌地批評許教授說：他是我所見過最主觀、最自負的人。教授回答說：『我若不主觀、不自負就寫不出這本書。』」她說著，溫暖地笑了起來。

### 「有路用的老人」

的確，台灣話的漢語語源考證的工作，比起甲骨文的考證更難確定，更容易發生爭執。3年前，當筆者第一次拜訪許教授，看他出示的原稿時，就不免暗暗為他擔心。我擔心他的標準太寬鬆，有時竟得令人覺得有「穿鑿附會」的危險；有時一個詞素找出好幾個看起來毫不相干的語源。這好像為一個失蹤的孩子找到好幾個可能的母親一樣。當時我就掛心，這樣的方法和態度，怕是很難於得到學院派的認可吧？

一個曾是行船大富的後代；一個會險成餓殍的孩童；一個永不向現實屈服的學者……來自澎湖的許成章教授，打從年輕時，他就喜歡在西子灣聽海潮，遠望故鄉，甚至把海浪的聲音錄回來，一邊工作，一邊聽那望鄉的浪濤。啊！這是怎樣的「老人與海」啊！



許教授對這一點非常有自知之明。

「在目前，談嚴謹還早一點。我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提出一個台語所有的漢語語源上的可能性，讓後繼的學者去選擇。」許教授說，「這就好比菜販子提供了各種菜色，你可以選擇其中幾樣，做出你的拿手好菜，不必要的就可以擺著或丟棄。我的方法，我的態度，有問題，我歡迎批評……。」

事實上，教授也許已經預料到，他這本「台灣漢語辭典」一旦出版，將會出現一些一面寫文章把他的書批得一文不值，或者不屑一顧的學院派學者，卻在暗地裡偷偷地採用他的考證，據為己有，而不說明出處。

踩著前人的履痕前進，卻嘲笑前人不穿皮鞋的後輩「學者」，在我們的社會是不乏其人哪。

但許教授的家人，卻有完全不同的掛慮。許教授太太和教授的公子許勝一先生就說：

「我們希望他早日完成。他太辛苦了。」

教授的家人所擔心的，被吳錦煌醫師一語道破。吳醫師告訴我說：「皇帝不急，急壞了太

監。寫了十幾年還寫不完一部書！有一次我直截了當的問教授：到底寫得完嗎？教授卻笑著回答：『寫得完啦！我的祖先全都是長壽，我也一定不會早死的啦！』」

事實上，據我所知，許教授寫完這部語源考證之後，將繼續展開另一個更大的計劃。他要編一部「台灣閩南語辭典（詞彙篇）」，我看過他的手寫稿本，刊在南瀛文獻第十二卷，雖只一部份，已夠引人入勝了。

因此，教授的工作是一定做不完的，即使編完第二部辭典，也許還會再編第三部，第四部……。我們祝望許教授長壽不止百歲。誠如他在一次對早覺會的會員演講時說的：「要做一個有路用的老人」。其實，他豈止是一位「有路用的老人」。他獨學自修，勤勉用功，數十年如一日的治學精神，對一般地荒嬉怠忽、不肯下硬工夫讀書的青年學子，和動輒談研究經費、研究環境才肯搞研究，研究工作又一般地浮而不實、派系傾軋、逢迎阿諛的小部份「學界」而言，是怎樣獨特而又尊嚴的存在啊……



# 爲了民族的

寫在〈2·28事件：台中風雷〉特

1986年以來，台灣開始了一連串驚人的變化。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成立；40年戒嚴體制和報禁的解除，進入了具體的日程表；今年2月，民進黨打破了台灣向來最大的禁忌，開了「2·28和平日」，來紀念40年前的不幸事件，連體制派的大報，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三、四十年來最大禁忌之一的「2·28」歷史問題。

對於這個「新現象」，國民黨沒有用抓人和鎮壓來反應，相對於它過去的行為法則，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容忍與成熟。許多學者和黨外人士，都先後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們決心今天去面對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從而找出一條民族和平與團結的途徑，而不僅是去清算國民黨要不要為這40年前的不幸事件「負責」。有人把公開探討2·28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極為可貴，從而主張當時在南京的國府不必為這不幸的事件負責，或者主張不應因討論「犯罪責任」而錯失了公開究明2·28事件歷史真像的機會與可能性。

## 事變的中國現代史· 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顯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陳儀政府」，就是主張「蔣介石政府不必

負責」，而加以強烈的批評。

我們以為，做為中央政府，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對2·28不幸事件的發生，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和道義的責任。在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之外，國府和下屬的陳儀政府所負的具體責任，也許還有一個依什麼比率去看的問題。

就縱的歷史層和橫的社會面兩方面看，2·28事變雖起因於單純的緝查私煙事件，但是這個事件所處的環境，卻植於一個更深刻、廣大的人文與物質結構之上。

從社會和經濟上來說，戰後台灣社會經濟的凋敝；因復員的「台灣軍屬」而益形惡化的失業；台灣編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而受到大陸財政崩潰的拖累，和一個在大陸瀕臨瓦解的政權對台灣政風的影響，都是事變的結構性原因。但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還有世界和中國現代史的原因，那就是19世紀以來東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凌；是日清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是「大東亞共榮圈」、二次大戰和中國的內戰等等。在這些現代史的背景中，百年來，中國在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被侵略與抵抗侵略……這些複雜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逃亡或新生的邊緣掙扎不已。因此，做為中央政府，不論名實如何，國府固然要為2·28和其它動亂「負責」，但在現實上，

只說清廷或國府該不該對近代中國內外交煎的苦難負責，恐怕不足以全局性地討論問題了。

## 全民族的損害與創傷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萬方無罪，罪在帝國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的葛藤」，從而「進一步為國民黨推卸責任」，但我們也絕不同意「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我們以為，國府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當然對2·28不幸事件負有最高的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但是，我們深以為在2·28事變中，不只善良、無辜的台灣人遭受了「損害與創傷」，也有不少善良、無辜的外省人受到「損害與創傷」。40年來，由於一直沒有出現今天這樣可以公開討論這段歷史公案的機會，加上50年代的戰後冷戰構造中，台灣分離主義運動在新帝國主義的羽翼下發展，使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受到破壞，使得多數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台灣人，40年來同樣生活在2·28事變所殘留未決的歷史問題的陰影中。因此，2·28事件是整個民族的「損害與創傷」；2·28事件所流的血淚，其實是中華全民族的血淚！在討論當前台灣公害、雛妓、農業和勞工問題時，尚且已經不能用「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來探究問題的根源；尚且必需從

# 和平與團結

集卷首

造成公害、雛妓……的台灣內外因素所組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去看問題，像2·28事件這樣一個具有深刻中國現代史和世界史性質的問題，惟「國民黨有罪論」當然尤不足用以討論了。

## 從史的全局重新思考2·28

事隔40年，在這奇蹟也似地開放了公開討論2·28事變的機會的現在，國民黨政府如果依然偏頗固執的硬要把2·28事變的起因，歸納為「台民親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動」的「官方說辭」；或者還是歸納為「唯國民黨、外省人有罪論」、「中國民族和台灣民族對決論」這個分離論的史觀，落後、膚淺尚是餘事，無法深入討論、分析，從而獲取歷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才是嚴重的遺憾了。

因此，我們不但要從陳儀接收體制的專權、跋扈、貪瀆、腐敗、驕悍、劫掠和獨佔去看2·28事變的起因，來討論國府的責任；不但要研究21師登陸後的血腥鎮壓、殺戮、暗殺的歷史，並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見瀕臨1949年全面崩潰的整個中國內戰下社會、政治的急速解體與新生所造成的痛苦與混亂；從而善於看見這內戰、社會各階級間

的劇烈軋轢所帶來的「全面屠殺」、「征服者心態」、「官逼民反」……為全體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也許中國只有在這個全局的觀照下，仔細研究分析以下諸事項：(一)國府來台接收結構中的CC派、政學系、三青團之間的矛盾和傾軋；(二)台灣民眾蜂起隊伍中的土紳、日本台灣兵復員份子、自日據時代發展下來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勢力，和一般失業的市民與城市流氓無產者各勢力間的對比與關係；(三)21師與台灣民眾武力間的對峙；(四)美國領事館與2·28事變之關聯；(五)丘念台、林獻堂、白崇禧、陳儀、柯遠芬和謝雪紅……這些人物爭變之間的內在與外在的邏輯關係，才能顯出更完整的意義。

## 帝國主義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歡這樣說：2·28事變的原因是「島嶼文化與大陸文化」的「接觸過程」所必生的矛盾。他們說，經過50年日本現代殖民地資本主義改造，使台灣社會的文明開化，遠高於大陸本部。因而，落後、野蠻的「大陸文化」強行對文明開化的台灣「島嶼文化」進行支配的結果，2·28事變，就不可避免了。台灣分離主義的學者王育德就讚揚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相當成功」；日本的對台殖民政治，使台

民「不管願意與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王著，「台灣：苦悶的歷史」）。日據時代日帝體制派台灣人辜顯榮也有這樣的讚歌：「…觀察（日本）帝國佔領台灣以後而至今30年間之治績，我台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試觀對岸之支那（編按：日人對中國之蔑稱）則明其故」。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支那動亂相繼……實則…各自為政，……互爭權勢，橫徵暴斂」。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後，「全島土匪一舉廓清迄今二十餘年……島內和氣洋洋，一片昇平氣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尋得？」（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

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份子，怎樣看待祖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可以區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識份子和買辦知識份子。買辦知識份子以殖民者的眼光卑視和仇視自己的社會、文化，仇恨祖國的落後，必欲切斷自己的祖國的臍帶，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後舒暢、自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為民族的出路而新舊軋轢的中國「大陸文化」，與經過日本殖民地資本主義文化的台灣「島嶼文化」的「接觸」過程所產生的矛盾，從整個當時中國內戰的「歷史中抽離出來」，「然後將



一切責任推給所謂「中國人」或「大陸文化」的「野蠻」，從而力言台灣和台灣人之必需與中國、中國人分離；另一種看法是從世界史、中國現代史全局的觀點，以台灣人的中國的自主性，為反對帝國主義，促進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有些人也喜歡這樣說：2·28事變終於使台灣人從中國祖國之夢甦醒過來；使台灣和台灣人向中國與中國人訣別。

但事實似乎不是這樣的。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內戰的局勢有迅速的變化。1949年，國府全面退守台灣。相應於中國局勢的變

化，經過了2·28洗禮的台灣革新、進步的知識份子、文化人、青年、學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沒有因2·28事變而奔向分離主義。恰恰相反，1947年以後的數年間，以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台灣左翼思想和組織，有急速的發展。1950年，韓戰爆發，國府展開了斷然的、徹底的政治肅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問、處決、監禁，在台灣土地上不只進行14天，而是4年、8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世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文化人和工人與農民，而其中曾經參與2·28蜂起者更不在少數。這當中的慘烈與恐怖，豈是2·

28事變可以比擬？但是，這批人當中少數脫離離開台灣者，不少奔向赤色中國，另外少數刑餘倖存下來的人，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秉持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人！這次「人間」〈2·28的民眾史〉特集，用證言採集的方式披露了2·28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生動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韓戰爆發以後，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兩個不同體制間的對立結構。在這兩個不同體制的對立線上，有4個國家的國土分裂，中國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整個冷戰的全球戰略，早在1949年開始，美國就有使台灣託管和獨立之意。前揭「被出賣的

1945年10月25日，臺灣第一度慶祝光復節。

台中地區士紳派組成的接管專員，在車站前建立牌樓，張燈結綵。不料，一年半以後，在二二八事變中，由這一批接管專員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出賣了老百姓。

台灣」一書的作者柯爾，則早在2·28事變之前，就向白宮當局力言美國控制和支配台灣之必要，而主張以國際共管與陰促獨立的形式支配台灣。在國際法上，美國炮製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至今猶為台灣分離主義者所樂道。和柯爾、麥克阿瑟盟軍總部有複雜關係之廖文毅所領導的台灣分離主義運動，不管它後來是如何發展與演變的，基本上是戰後世界冷戰構造下的產物。因此，台灣分離主義者，對於中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輕蔑、厭惡與仇恨，而對於美國和日本，則有百般溫柔 and 千萬種溫存。

###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2·28事變，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傷痕。事變發生當時，在兵荒馬亂的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記者、詩人、木刻家對這發生在台灣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責、抗議和憤怒。40年來，特別是在台灣，它成為雖然逐漸痊癒、卻一直具體存在的民族內部的傷痛。

今年2月，台灣以民進黨為主的人士展開了「2·28和平紀念會」，提出了正確的「和平、寬容、團結、平反和賠償」這些口號。這是繼解除黨禁和軍事戒嚴後，台灣戰後史的大事。

而國府當局，在仍然擁有絕對強大的強制力的體制下，對於民進黨

提出的這項高度敏感的議題，表現出不能不令人頷首的自我節制和基本上的理性的反應。有論者認為，在1947年2.28事變和1950年後數年間的政治肅清，國府用武力和在台灣確立了絕對、獨佔性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使一個在台灣本地社會沒有階級代表性和物質基礎的政權，在美國對台協防、遠東反共、防共大戰略的冷戰構造中，世間難以一見地、反社會科學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40年，並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階級和物質基礎的建設，取得了「依賴性·出口導向經濟」型的發展。而1947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資產者、買辦資本家的黨，到了1987年，逐漸蛻化成台灣獨佔資本家、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和廣大的地方體制派中產階級的政黨。這相應於台灣高成長經濟而現代化的國民黨，從1986年開始，又由上而下地展開了一場驚人的台灣社會力再編成。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最近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自由化、開明化的現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凍2·28歷史問題禁忌，要求我們以更有生產性的、更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這歷史遺留的問題。在千頭萬緒中，分別批判2·28事件的「台灣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響·中共煽動」論，和「落後的『大陸文化』與先進的『島嶼文化』接觸時勢所必致的悲

劇」、「中國人殺台灣人」論，是最基本的工作。為2·28不幸事件重新補綴歷史的真象，似乎應該先從史實的採集著手，然後在來日期待能從新的史實中，找出新的意義。只有透過公開、嚴肅、認真的2·28歷史研究，重新認識歷史，才能解決2·28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我們強烈要求國府能率先公佈2·28事件的歷史真象，鼓勵民間對2·28史實的再研究，從而而有決心、有計劃地對2·28事件之冤案、錯案、假案進行嚴肅、誠懇的平反與名譽恢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並做一定的物質補償。從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出發，釐清歷史的公案。我們期待政府和民間對待2·28研究，都有這樣的態度。

本期「人間」初步整理了2·28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對當時士紳派和民眾派的葛藤、「27部隊」、烏牛蘭溪畔的戰鬥和大甲左翼運動者蔡鐵城的資料。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旅日立教大學戴國輝教授特為「人間」訪問了丘念台先生的秘書林憲先生，對2·28事變前後的台灣形勢，和這形勢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詳細的探索，允為2·28歷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獨家刊出，至為榮幸，特筆在此向戴國輝教授和林憲先生致最大的謝意。

本刊東京專題企劃  
〈人間歷史〉：  
2·28的民衆史(1)

攝影■林禾  
訪問■戴國輝

# 丘念台 與2·28前後

戴國輝(以下簡稱「戴」):林先生您好。台灣的「人間」雜誌向我要有關2·28事件的稿件。他們知道您曾經擔任過丘念台的秘書。希望您能出來做見證。今天,我很冒昧地自任「人間」讀者的代表來向您請教以補還我的稿債,請您多包涵。首先,請先生以丘念台秘書的立場,對2·28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丘先生這一段期間的表現,作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以便為2·28事件這個歷史問題的研究,留下一些寶貴的歷史資料。現在請先生略述一下您自己的經歷。

林憲(以下簡稱林):長話短說吧。我是在台灣南部出生長大的。日據台灣時代的中學畢業後,由朋友鼎力相助,得以東渡日本進入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我不但和台灣同學相聚,也和大陸來的同學常常聚會暢談。當時正逢國難當頭,談論的話題自然離不開中日戰爭。我和台灣的同胞青年,本來就對日本統治台灣深懷不滿,現在又看到日寇侵犯自己的祖國,家恨國仇,更激起一股青春的熱血。我深深感到,只有祖國強大,同胞團結,才能將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解放出來。因此,我便毅然決定回到祖國大陸,直接投身抗戰。這樣,經過一番苦心周折後,我在1944年3月回到祖國大陸。後來其他留日同學也陸續回到大陸去,大家集在上海,一起尋找到抗戰後方的機會。同時,在這一段期間裡,我們辦了

一個雜誌,名叫「河山」,鼓吹愛國思想。但是,因為正逢戰爭進入末期,到處混亂不堪,我們始終未能進入後方,故而一直滯留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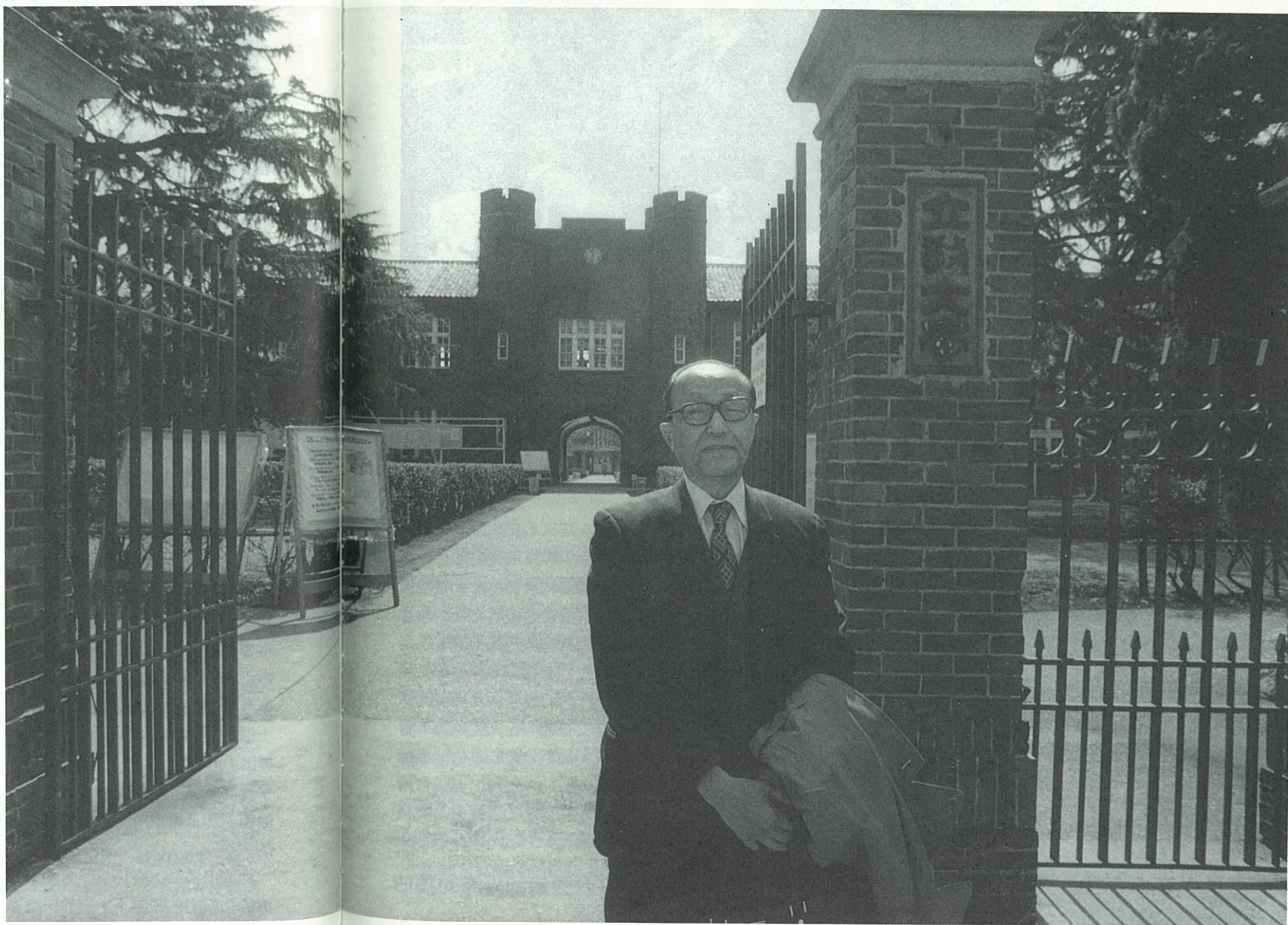
## 「台灣青年同志會」

戴:林先生是在上海跟丘念台先生相識的嗎?能不能談談這中間的來龍去脈?

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來上海接收。這時上海的情況極為混亂。當時由於日本侵略者的離間政策,利用少數一些流氓等惡劣台胞,到大陸來欺壓大陸同胞,更於戰爭後期施行徵兵,徵調強迫台胞當兵,當「軍屬」直接投入日本侵華戰場,充當炮灰,打自己的同胞。其實,除了少部分昧了良心的台灣人以外,當時在大陸的大部分台胞都是心向祖國,希望祖國強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救台灣的。但是,戰爭結束後,當時有一部份大陸上的中國人,就以有部份台灣同胞曾在抗日期間協助日本為理由,反過來壓迫無辜的一般台灣同胞,並且還有部分壞人乘機對滯留大陸的台灣人進行敲詐、搶劫、暴行。我們於是在上海組織「青年同志會」,就起來進行澄清事實的宣傳,幫助受迫害的無辜台胞。這時,我們幫助被日軍拋棄在中國戰場,而從大陸各地流落到上海、無人照料的從前被日本徵調的台灣士兵軍屬和一般平民,解決食宿問題,又給他們開補習班,教祖

## 戴國輝訪問丘念台私人秘書林憲

從日本投奔抗戰的祖國,台灣的愛國青年林憲,在上海遇見了對台灣有深刻情感的丘念台。當兩人回到光復後的台灣,他們敏銳地感受到陳儀長官公署體制的政治和經濟獨佔,以及頹壞腐敗的吏治,涓滴匯成強大的民憤。他們為2.28事變扼腕,為事變後保衛台灣精英士紳而奔走。這是從未公開過的歷史材料,揭開湮隱了40年的歷史的顛慄……



林憲在日本立教大學門口。他主張正確解

決2·28事變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才能根本促成台灣內部中國人民間的民族團結。



國語、歷史、地理、音樂等，最後幫助他們乘船回到台灣。

### 敦促國府正確對待台胞

1946年2月，我和丘先生在上海首次見面了。當時，丘先生從廣東到重慶，然後在準備去台灣的途中路經上海。和丘先生初次見面，我便覺得他樸素、誠懇，毫無一般名人的故作姿態，對我們青年人尤其客氣、熱情。他向我們娓娓講述各種各樣的問題，語氣之間，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對台灣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同時，也不知道為什麼，丘先生對我也產生了良好的印象。他要我返台後，再跟他聯繫，希望我為光復後的台灣做些事情、盡些責任。這樣，我在丘先生去台灣一個月後，也回到了使我夢魂牽繞的故鄉，並立刻同丘先生取得了聯繫，開始擔任他的秘書。

戴：丘先生這時主要做了那些工

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林：剛才已經說到，戰爭勝利後，有些大陸的中國人對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以戰犯漢奸的罪名迫害。而丘先生在廣東、重慶時，就對國民黨軍政方面為此加以解釋和遊說，要他們正確地對待殘留在大陸的台灣同胞。同樣，丘先生到台灣的第一件事，也就是繼續向陳儀的長官公署陳情。因為當時長官公署已開始抓人，甚至在日本統治期間組織文化協會，在台灣進行抗日鬥爭的愛國且久負盛名的林獻堂也有被捕入獄的可能。因此，丘先生竭力向陳儀說明這樣兩個情況：第一，是關於台灣獨立運動。確實，日本投降後，日帝最末代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策劃過這個陽為獨立、陰奉日本的台灣獨立陰謀。但事實上，也只有那幾個人被迫參與。據我所知，這些主張台獨的人只敷衍日本當局，拖時間，等待國軍前來

林憲和戴國輝(右)檢視座談記錄。

接收而已。其次，丘念台主張，對於台胞中極少數真正喪盡良心、直接加害同胞的戰犯和漢奸，其證據充足者，應該逮捕法辦之外，大部分的台灣士紳仍然是無辜的。丘先生力言，他們有被迫參加皇民化運動的背景，內心也是極為痛苦的，故而也是受害者。丘先生認為，台灣剛光復，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捕和打擊台灣士紳，對於光復後台灣局面的安定和台胞的情緒上，有很不好的影響。

### 國府在台政治和經濟的獨佔引起不滿

我回到台灣以後，因為丘先生當時是國民政府委派的監察委員，需

要到台灣各地察看調查，我就跟隨他。(1)當時，我們就切實感到，台灣社會情勢很不安定，人們對國府黨政軍當局和接收人員來台灣工作的態度和作法，極為不滿。造成不安定和不滿的原因是：當時台灣還有幾十萬日本軍民還沒有被遣送回去，不免暗地裡煽動反華情緒；(2)因為接收官吏良莠不齊，接收人員驕悍橫行，多欺壓民眾。大陸的軍人和商人來台後，除了一部分克守本職，與人為善外，很大一部分人都以勝利者、佔領者自居，飛揚跋扈引人失望反感；(3)當然來台大陸人與本省人之間，也存在著風俗習慣不同的問題；台胞長期與祖國分離，且又受日本殖民主治長達半世紀之久，對問題的思考方法或社會行為方式，與大陸同胞有些差異，這種思考與生活方式的差距，也造成台胞與接收的大陸人之間的矛盾；(4)戰爭結束後，原來去祖國內地和南洋海外的台胞紛紛回台。他們本來在外就受盡歧視與委屈，回來後大部分又失業，社會凋敝，生計無著，因而本能上對國府接收當局產生反感。

除了上述幾個原因外，還有兩個最大和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政治上對陳儀長官公署制度的不滿，和經濟上對大陸接收人員獨霸日本殖民產業的憤慨。就前者而言，台灣同胞認為，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雄踞在人民頭上，是不得已的，可以忍氣吞聲。現在光復了，台灣仍然不像大陸各地一樣實行省政府制度，而是用類似總督府一類的長官公署的特別制度來統治台灣，此外，台胞不能在光復台灣體制中擔任高層官吏，只能作打雜聽差的下級官僚的工作。人們想，這不就是歧視台胞嗎？！這和日據時代又有什麼不同呢？儘管當時當局設置長官公署不無出發點上好的一面，在客觀上

卻引起台胞的極大反感。就後者而言，台灣人期待著日本人在台的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能回歸到台灣民間來，讓台胞可以在經濟上當家做主，為台灣的發展做出貢獻。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國府接收大員將日產全部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國營、黨營和官僚資本管轄的企業。這樣一來，失業和生活困難的情況就顯得極為突出。我認為，經濟上的混亂，遠比政治因素都還要重大。因此，台灣民眾和士紳，紛紛要求爭取政治上的民權和經濟上的生存權。這就是說，他們本來的目的並非是一律反對大陸來台人士，而是要反對剝削和壓迫台灣民眾的接收官僚，尤其是貪官污吏，更為光復後台胞所難於容忍。然而，當時在台灣抓住經濟實權和政治實權的人，清一色都是大陸人，即所謂的「外省人」。這樣一來，表面上就變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對立和抗爭了。其實，台胞並非真正完全「排外」，對大陸來的好官吏、好老師是十分尊重的，私人關係也是很好的。

### 「致敬團」

再回到丘先生的話題。他當時就

感覺到，光復當時的這種狀況，如果長期持續下去，遲早會出事。丘先生一直認為，要想解決台灣的困境，要有中國全局的觀點，必須大家為中國的強大團結努力。要是在這時候台灣發生重大變故，丘先生擔心會有野心的第三國插手台灣，再進一步唆使台灣脫離祖國。他認為，台灣同胞對祖國的實況太不了解，來台國民黨高層人士，也很缺少對台灣的認識，而全心全力防止台灣脫離祖國，或滿腦子台胞是親日漢奸論，在政治上強調台灣特殊化，而實施新政策措施反對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這是根本上違背三民主義的。當時光復已經一年了。但台灣民眾一直不能直接同南京中央政府聯絡。上下不通，內外隔膜。因此，這時丘先生提議，由台灣民間發起組織一個團體，到南京中央政府溝通去，直接向中央表示對光復的感謝，對蔣主席領導抗戰致敬。開始的時候，丘先生想給這個團體

台灣省接收開始。



取名為「謝恩團」，但立刻又覺得太封建了，故改名為「光復致敬團」。丘念台先生這一提議，立刻得到台籍紳民普遍贊同。台灣各地士紳和民眾，都積極支持。但長官公署竟不太贊成，怕代表團到南京去告狀。

長官公署雖然不支持，可是丘念台先生本人是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於是，省黨部為中心來籌劃，組織台灣各地士紳出來參加「光復致敬團」。其實，說得調皮些，「致敬團」是鑽了台灣當時的「黨政分歧」、黨政間的矛盾這個官僚搞成的。

戴：「光復致敬團」的組織結構是怎麼回事呢？

林：我是這個團的隨行秘書。但是關於團長的人選，卻經過一番周折。本來，團長應該是由抗日資深、德高望重的林獻堂先生擔任，但長官公署不同意。因為林獻堂是不會受人操縱而又有名望的人。長官公署怕越有名望的人，在南京講的話，就越有份量，對這些台灣接收官僚不利。還有陳炳，他是數一數二的台籍留美的經濟學家。他曾在光復後出來號召全台資本案創辦了大公企業公司，對振興台灣經濟，有很大熱情和抱負。但他的「大公企業公司」受到長官公署種種抵制，未能展開鴻圖，在長官公署阻止下，他竟不能被承認為「致敬團」正式團員，只讓他掛財務委員的牌子參加。

「光復致敬團」在1946年8月底從台灣出發，經上海到南京。當時正逢蔣主席去廬山，沒有能夠立刻見到。我們計劃到陝西去祭黃帝陵，向祖先報告台灣的光復，以此表示我們台籍人民也是黃帝子孫。但是，當地國民黨軍政方面說那一帶有共產黨活動，不安全，不讓去。結果我們只能在鄰近的一個縣城「遙

拜」！當時團員不滿地說，共產黨也是炎黃子孫，難道我們從遙遠的新光復的台灣要來祭黃帝陵，他們會來阻礙我們，會來打我們嗎？

戴：當時，中國各大報對「光復致敬團」的活動都做了報導嗎？

林：有很大規模的報導。有很多中國大報的記者，始終跟隨我們團的活動，全國民眾都會知道我們的活動。

再說「致敬團」見到蔣主席後，除了向他表示感謝和致敬以外，直接要求他早日設法安定台灣經濟，解除民困。我們又要求中央有關部會能下令釋放被抓錯的「戰犯」、「漢奸」。團員李建興是台籍企業鉅子。他在本團會見內政部長兼當時國共和談代表的張厲生時，甚至流淚陳訴：國共內戰就如兄弟。牆。台灣經過50年日本統治而重回到自己祖國，看到同胞的相煎，台灣同胞感到非常傷心，希望能和平解決，早日共同建立民主富裕強大的新中國。這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不能忘懷。

戴：剛才林先生談到當時台灣黨政間有分歧，這是個重大的問題，能否更詳細地說明一下？

### 沈仲九的「社會主義」

林：可以說，這是國民黨派系鬥爭在台灣的延伸。因為陳儀是政學系，李翼中是C·C派。當時掌握長官公署的，都是以政學系為核心的人物。但當時的國民黨卻在C·C派控制之下。

戴：光復後，竭力想嚐嚐自由的甜美的一般台灣知識份子和士紳，特別討厭差別待遇。因為日本統治50年期間，台人已受夠歧視，所以對以台灣總督府為模型的陳儀長官公署體制，極為反感。剛才你談到「大公企業」，我以為比起大陸一般情形，當時台灣中產以上階級力



「長官公署」的行政首長陳儀—2·28事件的眾矢之的。

量已相當雄厚。台灣資產階級要想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比如留美的陳炳，在日據時代就想組織公司，但日本人利用不公平的法令阻止他。現在光復了，他發現台灣人照樣不能盡量發展資本主義公司和產業，他們當然不滿。因此，他們轉而反對長官公署及公賣局的存續。話說回來。政學系在國民黨還算是比較開明的。當時沈仲九是陳儀的智囊人物。一說他是陳儀的母舅，另一說他是陳的妻舅。在他留日時期因為編過『浙江潮』，而與魯迅、許壽裳們有過交往。陳儀與魯迅及許壽裳有親密關係，亦是緣份。沈仲九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思想。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和陳儀的政學系想借日本殖民地的模式來建設台灣為模範省。他們整理了日本人留下的50年間台灣經濟統計資料，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搞他的「計劃經濟」。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他想把台灣特殊化，把台灣與大陸的混亂局面割斷，最好是把日本人留下的所有企業和產業當做他心目中計劃經濟不可或缺的「基礎」。但整個歷史的局勢不饒他，時間上也沒

有餘裕，終於全盤挫折。他們的這個企圖，或許沒有被台灣同胞所理解，也沒有機會見容於同胞吧，我想。

### 對分離主義的過敏症

林：對陳儀確實有意要把台灣搞好的誠意，是可以肯定的，但他作為一個軍人，習慣用強烈的方法來推行他的政策……

戴：有些霸道。

林：對！他任用親信。根本排斥台灣當地的民眾士紳任用私人包辦壟斷專賣，比如用惡霸的包可承！（當時任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就是其中的一例。就這樣，少數人把持了台灣的命運，民眾的自治要求和台胞自主性企業發展的願望，根本免談。比如，台灣選出的第一屆國大代表，在南京國民代表大會上也提出了台灣的自治要求，但報紙

竟不予報導。直到後來台灣民報得到消息和資料，才以首頁全面予以披露了。其實，當時台民要地方自治，絕不是企圖獨立和分離，為什麼要壓？這個界線並不是劃不清的嘛。

戴：站在現在的觀點來看，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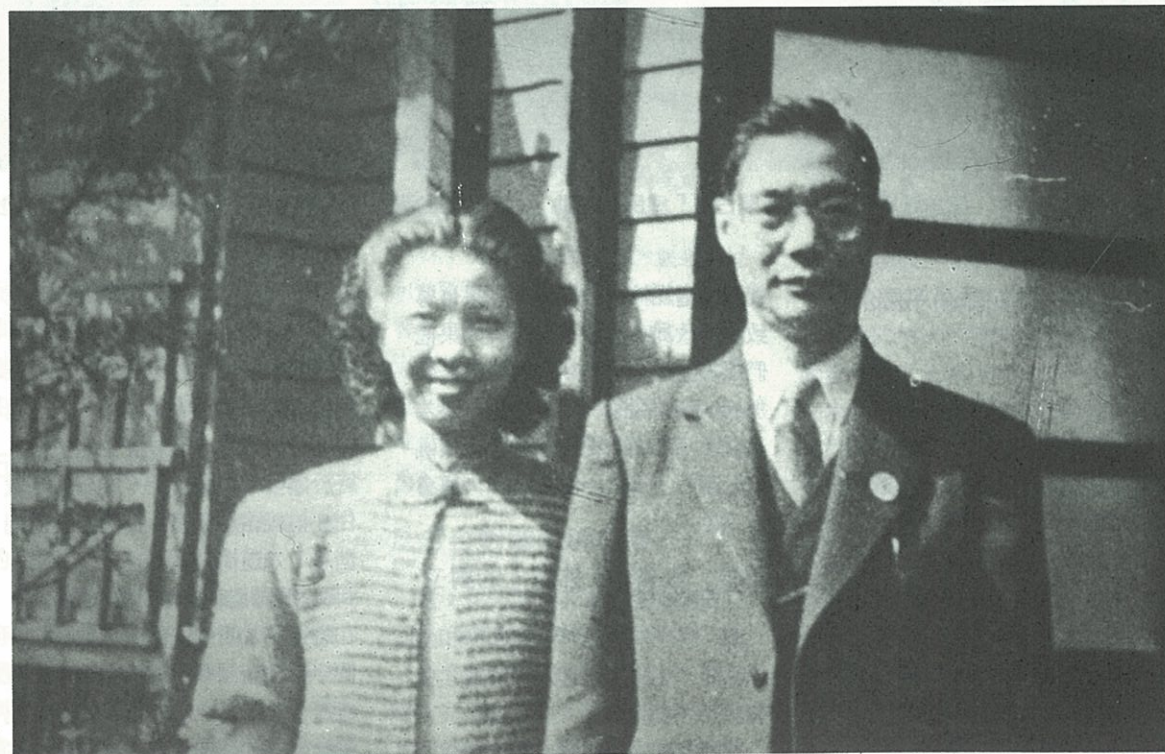
(一)台灣人踴躍參與政治的人，大多是舊時的文化協會的有關人士。日據時代他們就提出建立台灣議會制度的要求。光復後他們又提出了，竟而一樣被壓制下來。

(二)政學系的「開明」，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但大部分官僚仍然跳不出裙帶關係以及貪官污吏的既醜陋又封建的泥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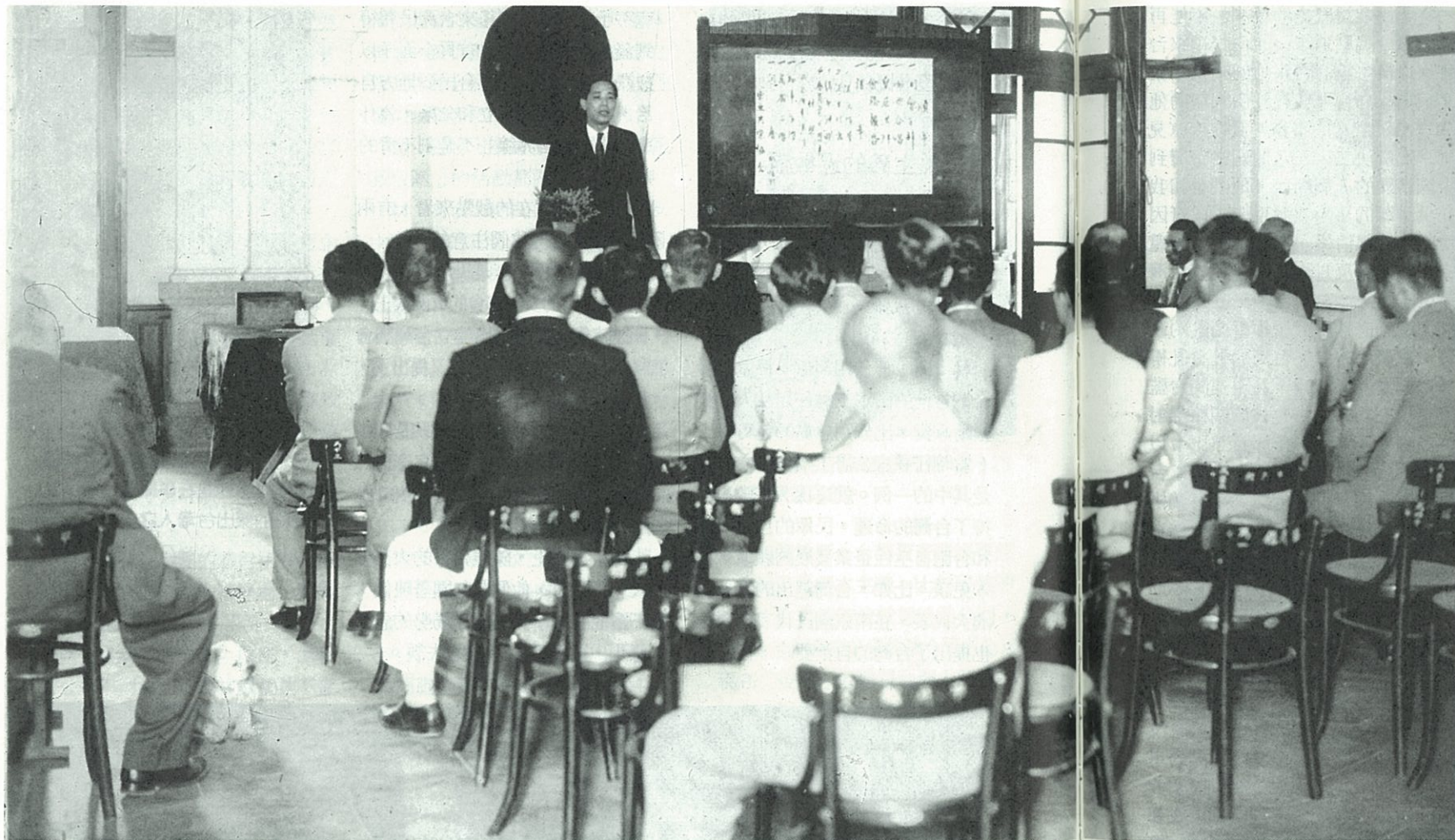
林：事實上，陳儀帶來的大部分人並不開明，他們還包圍著陳儀，不讓他明瞭事實真相和局勢的急激惡化，而導致他判斷的失誤。



台北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王添燈。他是在事變後被殺的傑出台灣人之一。



宋斐如（本名宋文瑞），北大畢業，民國13年發起出版「少年台灣」，擔任主編。洪炎秋、張我軍為該刊主要執筆人，民國31年擔任台灣省黨部幹部訓練班教育長。2·28事變中與林茂生、陳炳等失踪。旁立者為其妻區劍華。



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由台灣總督府指揮展開台灣「皇民化運動」。有少數台灣文化人參與其事。圖為陳炳在當時「皇民化運動」的一個講習所演講。

## 台灣上層士紳知識份子間的矛盾

戴：台灣的知識分子和士紳，大約有這幾種人：一部分人骨氣不夠，在日據時代向日本人獻媚投機；一部分被迫參加皇民化運動，心懷慚疚；一部分從大陸回來，強調自己的抗日功勞；最後是一部分抗日坐過日本人的牢的良心份子。這四部分人之間的分歧內鬥，相當厲害。林先生對台灣知識分子和士紳的中上層份子們的分歧有何意見？

林：當時台灣中上層人士互相排斥，勾心鬥角，長官公署有些幹部

就利用這點搞以台制台，結果也導致台灣政局不安定和混亂。如果他們都能象丘念台先生和林獻堂先生那樣，不為爭官，不為爭錢，不為名利，一心為台灣民眾效力，陳儀對台灣中上層人士的看法，大概會有不同。

### 不是「本省」「外省」的對立

戴：現在能否請林先生回憶和介紹一下二·二八事件前後的丘念台先生？

林：1947年1月初，丘先生從南京去廣東，我自上海直接返台，也發覺到台灣社會情況有緊張變異的

迹象。關於事實的真正原因，我認為並非是本省人和外省人鬧對立。問題的爭端點在於經濟混亂，就業漸趨困難，接收人員亂來，橫行霸道，小惡積大，形成廣泛的民怨，終於爆發。事變當天（28日），我住在信義路朋友家，從報紙上看到消息，知道情勢緊張。下午外出，到長官公署附近的博愛路的親戚家。在路上，我看到一個流氓在毆打一個穿卡其布制服軍人模樣的人，旁邊有台籍同胞上前制止其暴行，並勸穿軍裝的外省人士趕忙避開。在事變期間，我就聽到許多本省人士保護外省人士的例子。好比林獻堂

保護了嚴家淦，就是個典型例子，事變主要是中上層台民士紳要爭民權和政經雙方面的參與權及要求民主自治，下層人士要爭生存權。

### 丘念台和白崇禧

戴：丘先生是何時從廣東回台灣的？

林：事變發生一星期後，國民政府從大陸調大批軍隊到台灣開始鎮壓。這以前二、三日，白崇禧奉命到台灣宣撫。行前去看丘先生，要借重他的聲望，協助白崇禧解決事變。白崇禧到台的第二、三天，丘先生就趕回台灣，丘念台和白崇禧

以前沒見過面，直到「光復致敬團」到南京後才見到面的。白崇禧很尊敬丘先生。丘到台後就要求白崇禧下令停止殺人和釋放被捕的台灣人士。丘先生還認為自己講話不如事變目擊者講話有力量，就要林獻堂和李建興去向白崇禧陳情。李甚至還帶老母親去見白崇禧，因為李建興的老母親姓白，一方面可以藉而認親，另一方面亦可藉老太太年長和面子，來為台民請命，向他陳述台灣人並沒有想脫離祖國獨立的意念，請中央寬待，即日解除戒嚴停止捕殺。數日後，丘先生即隨同白部長前赴南京。

戴：丘先生直接解救了多少人？

林：丘先生將王添燈、宋斐如、林連宗等人的名單向陳儀提出，要求查明這些人的下落並加以釋放。

戴：丘先生救出的最有名的人是誰？

林：間接幫助了林日高、蔣渭川，為他們作保。其中林日高後來在吳國楨任省主席時，曾被任用為省政府委員，但終因共產黨的關係問題沒有交待清楚而被槍斃了。

戴：能不能把蔣渭川看做是在台台籍C·C派的頭子？

林：有關係，但他的份量還不足以當頭子的吧。但蔣渭川愛出風頭，脾氣有一點暴躁、常常亂罵人。他利用他老哥蔣渭水的聲望跟國民黨拉上線，組織了「政治建設協會」，準備一顯身手。但後來他的女兒被槍殺了……。

### 丘念台對事變的感受

戴：林先生是否直接見過陳儀？對他的印象如何？

林：我見過陳儀兩、三次，都是陪丘先生去見的。我總覺得他有軍人的霸氣派頭，但他對丘先生的態度倒是蠻客氣，很敬重丘先生。

戴：丘先生逝世前，我在東京見



「台灣文化」是台灣光復後由台灣和當時來台的外省知識份子的刊物，以促進台灣和大陸的文化交流為宗旨。

到過他。我曾經要他老人家給我們留見證，以便像錄音帶一樣等將來可以發表時發表。因為他告訴過我，以他的名義在中華日報出版的「嶺海微塵」，當中有很多話根本不是他說的，或者不是他願意說的。

不過，過不了多久，他就在日本東京青山過世了……不知丘先生有沒有跟你談過他對二·二八事變的感想、心懷一類的話？

林：他對事變的發生和發生後的處理，都覺得很痛心。因為事變終於演成本省人反外省人的一種面貌，而事變的解決則變成外省人的軍隊鎮壓台籍人士的一種悲劇。丘先生向白崇禧提出過，行政上一定要多重用本省人；經濟上要多開放一點，讓台灣中產以上階級積極參與台灣的經濟建設活動。我還聽說，中央開始並沒有立即要撤換陳儀的意思，丘先生則要求白崇禧無論如何要撤換陳儀長官，改變長官公署制度，實行與大陸同樣的省政府制度。可見丘先生是真正從台灣人民的角度的考慮問題。至於談到我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我認為這個事變一是反抗貪官汙吏；二是反抗經濟

壓迫，爭取生存發展的台籍民眾的一般表現。

### 事變與台共的關係

**戴：**當時國民黨中流傳有所謂共產黨策劃事變之說，丘先生認為如何？

**林：**丘先生不認為二·二八事變是共產黨策劃點火的，當時台共的實力還不至於有全面領導或煽動這次事變的力量。謝雪紅插手的台中的局部情況是個例外，當然有個別共產黨員或親共份子參加事變是事實。至於斯時謝雪紅是否歸隊共產黨組織，我都得存疑。就我親眼所見，從當時在台北中山堂的處理委員會的開會情形也可佐證。開會時，只有王添燈講話，大家都是亂哄哄的。要是它是所謂共黨策動的，有計劃的行動，不會如此散漫，也不會亂七八糟的脫序狀況持續存在，可見，處理委員會主要在企圖代長官公署負起臨時維持治安的任務而已。並要求進行政治體制和經濟情況的改革和改善。委員會從來沒有以行動要直接替代政府或接管行政權的。

**戴：**丘先生晚年期待著台灣走向何處去、如何解決省籍矛盾諸問題？

### 「台灣派」和「愛國派」

**林：**丘先生晚年時，我雖已離開祕書職，不過時常會到他家探望的。但我覺得他內心有矛盾。仔細看『嶺海微颺』上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完全是他的本意。他一方面有為台灣一般老百姓講話和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他又不得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說些「官話」。一方面，他有時又挺固執的甚至頑固，看到什麼說什麼，別人不願或不敢講的，他又會向上面直訴。因此，他所做的事情得不到多方面人的諒解。他討好不了國府中任何派系。借他自己的話說：「我不屬於任何

派系，勉強一點說，我係屬於台灣派，亦是愛國派！」這話是對他為台灣同胞嘔心瀝血的光彩寫照。

**戴：**東京台灣僑界都很看重丘先生的，林以德、林以文、林仲和李合珠都一樣，對丘先生的為人和作事，都是尊敬的。當我在林以德或李合珠家看望他時，他用客家話對我說，小鄉弟，你應該為台灣的未來奮鬥，但台灣要搞獨立是註定要失敗的。我有一次非常俏皮地問他，為何台灣不能獨立？他把雙手一攤，說：你多看些史書，就明白了。我曾要求他與我的談話錄音，以存留見證。他雖作為允諾，只說下次再來，但終究沒有讓我錄音下來。這是十分遺憾的。他自己也認為，那本出版的傳記『嶺海微颺』並不十分全面。

**林：**丘先生是一位直爽，說話開門見山的長者。他講話很少顧忌，但他在世的年代，台灣的言論尺度太窄，他有些裝些糊塗，他的言論以及他日常喜歡接近老百姓的樸素勤儉的民主作風，也有些人竟而說他是共產黨。可見，左右派對他都不諒解。他孤獨、苦悶，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相信他自己對自己的評語——「我原本是屬於台灣民眾派的」。這是他出自衷心所說的真實話。

我衷心希望以後再也不要再有這種民族相殘的慘劇出現了。民進黨在台灣召開《二·二八和平紀念會》我不反對；但是我反對以政治目的來談二·二八。如果能趁著開紀念會的機會公開當時的史實，這對大家都好。我們這個民族再也禁不起另一個二·二八的傷害。那時候，丘念台在事變發生前已經敏銳地預見到這個不幸了。他曾經努力使這個不幸能夠避免，但當時陳儀統治官僚的私心實在太重了，成天忙著搜刮獨佔…。再加上以殘暴的武力的鎮壓來解決二·二八問題，更加導致台灣老百姓心裡的怨恨。我們

一定要記取這歷史的教訓，不能再搞暗殺、搞壓迫了…。白崇禧來台視察以後，丘念台跟他回南京。第2天，丘念台要我趕往南京協助他處理二·二八的事務。我在南京見到了為解決二·二八問題從台灣到中國請願的5個團體，他們也和我商量請願的事。我發現南京政府因為得到錯誤情報，說台灣的山中還有一、二拾萬日軍殘餘武力與台灣士紳結合，全台搞台灣獨立；可能因而使國府採取武裝鎮壓靖亂的政策。戒嚴的時候，台灣的社會亂得一塌糊塗。那時候，甚至連閩台監察史楊亮功的坐車也被機關槍掃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竟然下令以機關槍掃射前往談判的民衆代表；台中的律師林賢忠先生與推事吳鴻棋（今吳伯雄內政部長之伯父）因為在會議中與國民黨官僚爭論法律問題，吳在南港隧道口槍決，林賢忠則在會議中當場被殺。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勸我不要外出，我才躲掉被殺的噩運。現在，我是個商人，準備就在日本終老，我是不管政治了。從頭到尾，我認為台灣人也沒啥對不起祖國的，但當時國府的軍隊實在太不人道了，公然以國家武力公報私仇，秘密暗殺。到現在都還沒有公佈二·二八事變中死、傷和失蹤人口的名單；我們應該把整個始末經過弄清楚，到底死傷了多少個本省人與外省人？否則這永遠是一筆歷史的糊塗帳！人政總會有錯的！政府要談民主，就要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公佈歷史的事實罷！

**戴：**今天承蒙林先生在百忙中為我們後生談及二·二八事件的往事和丘念台先生的一些軼事，這將是一份很好的歷史資料，再次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1987年·2月6日下午於日本東京立教大學東洋史研究室。

戴國輝在立教大學的研究室。他認為應該從世界和中國現代史的構造中去理解二·二八事變的本質，從而建立台灣人做為中國人的主體性格。



〈人間歷史〉：  
「2·28」的民衆史(2)

攝影■蔡明德／林禾  
撰文■官鴻志

# 受苦的人們 沒有名字

車子停在台中市體育館前。宋福全坐在車內，一邊抽著煙，一邊端詳著車窗外的街道。他終於指向一棟二層的小樓房，說：「那就是林連宗先生的舊宅」。

林連宗，台中地方士紳，曾任台中市律師公會會長。民國36年3月1日，他才開完一個聯席會議，代表台中市民眾上台北傳達響應二·二八事變的意願。「不幸，他在台北市遭人殺害，並且湮滅了屍身。」宋福全說。

宋福全，58歲，高雄五金商。事發時，他就讀於台中商業學校，並參加台中市學生治安隊。宋福全憂悵地打開他那塵封了40年的記憶的匣子……

## 「開槍，打死！」

天還沒亮；歷史還待澄清；受苦的人沒有名字。但你們要知道，五〇年代初台灣的政治肅清時期，死去的人更多。比起二·二八事變，還更為慘烈。我們活下來的人，都不是頂尖的人物。頂尖的人，全都走了。

那時候，我還並沒有具體的政治思想。3月1日，台北廣播電臺被人佔領。我們聽到廣播傳來這樣的消息：「全省人民團結起來戰鬥……」。

對這個呼籲，全省簡直一呼百應，一年多來，光復的喜悅迅速地轉變成對陳儀惡政的忿懣，這時就臨到爆發的時刻。台灣光復才一年半，

當時我們只學會了「開槍，打死！」這句北京話。有一回，我親眼看見一個接收官員向老百姓買布，價格殺定，卻要老闆開出一張浮報帳目的收據。不久，跑回來要求退貨，卻硬要索取浮報過的款數。老闆不肯給，他就掏出手槍，怒沖沖地喊：「開槍，打死！」在恐懼和忿怒當中，我們老百姓學會了這句話，心中有無限的悲怨。

## 楊逵和楊克煌

這一年多來，人們似乎都在等待著什麼。但卻沒有想到事情來得如此匆促，事前毫無準備，卻一觸即發了。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傳單，是油印的吧，大意上說陳儀搞獨裁專制，人民必須起來打倒貪官污吏。後來我聽說，那份傳單是日據時代文學家楊逵和他革命的老婆葉陶製作的，便跑去找他聊天。當時楊逵住在商業學校附近，離我宿舍很近。他主張響應台北的事件，進行社會革命。我們心自問，實在不知如何搞革命，心中卻又驚又喜。但我還清楚地記得，楊逵是這樣對我說的：「陳儀的武力強，糧食充足。我們只有一個選擇：到鄉下打游擊戰，和祖國一起進行國民革命！」

3月2日，我去「台中戲院」，參加台中市市民大會。上午9點吧，戲院內，早已是黑鴉鴉的人潮，群眾的情緒很激昂。光復後，台灣民眾第一次遇上這麼大的政治問題，卻

很快地學會了戰鬥，燃起了滿腔的改革願望。大會是由楊克煌主持的。他報告台北市事變演變的現況。楊克煌是台中建國工業職業學校的教員，平時木訥寡言，一介書生，卻常見他在雜誌上寫理論文章。我曾經造訪過他的山居，滿屋子全是書籍。二·二八事變後，他潛往中國大陸去了。

隨後，市民大會公推謝雪紅當主席。

這時候，台北市民變的各項進展也很快。台北市民拉開了鑼鼓隊示威，搗毀公賣局，要求懲辦肇事的元凶。台灣籍的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和參政員，全聚集在中山堂召開會議，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推派黃朝琴、周延康、王添燈和林忠等人為代表，跟長官公署進行談判。

## 市民大會

台中方面，主要是作側面性的響應。謝雪紅上臺演講以後，市民大會立即演成一次革命性的群眾大會。我親眼目睹了人民的熱情和力量一下子被拉上來了，發展極為快速而壯闊，這是我這輩子難於忘懷的。戲臺下，有人提議示威遊行，發表宣言。戲院外，民眾一下子擴散下去，見了銅像就喊打倒。民眾分成好幾股，像飛箭一樣，紛紛湧到街頭去。警笛聲沿街長鳴，整座台中城都沸騰起來了。



我參加的那一股，即刻拿下了台中市專賣局。我們可萬萬沒有料到，陳儀的官爺們竟那麼不堪一擊。民眾於是愈戰愈勇，目標轉到台中縣長劉存忠家。光復以後，這劉存忠是國府派的台中州接管專員，是當時警備總司令部的參謀，平常貪汙腐化，出了名的。我們一夥人趕到劉存忠的官邸，聚在巷子口，看到官邸二樓窗口有人雙手持短槍。眾人不靠近，只有大聲喊話：「出來談判！」突然，槍聲響起，有一個試圖爬上官邸圍牆的民眾，應聲而斃。這是民眾的第一次流了血，群眾的情緒整個兒燒火似地燃起來了。

有人說過，光復以來，台灣是全中國最純良馴順的老百姓，「暴徒」兩個字，怎麼也安不上台灣人的頭上去。那是對的。但人一旦見了血，第一個反應，就是憤怒。我們這夥人，手上既無武器，只有以人潮圍攻。

就在這時，謝雪紅趕到現場，先將負傷的民眾送到醫院急救，再起

## 台中的風雷

3月1日，台北的蜂起感染了台中，作家楊逵發出了反陳儀傳單。3月2日，謝雪紅的市民群眾大會點燃了市民全面蹶起……這是親身參加了學生「治安隊」的人，親歷台中市由「治委會作戰本部」到「時局處理委員會」的證辭……

回到現場。但不知何時，有人去搬來了好幾桶汽油，決定放火燒毀劉存忠的官邸。群眾中另外有人建議組織「特攻隊」，把劉存忠從屋子裡抓出來。

眾人議論不已。謝雪紅突然闖到群眾前面，高舉兩手，向群眾揮扇了幾下，但見數千民眾剎時安靜了下來。她說：「火燒宿舍，一定會波及老百姓住宅。請大家不要衝動，我進去談判！」謝雪紅說罷，竟然從容地轉身，走進巷口，她的幾個幹部也跟隨在後。我們這夥人只好目送她的背影，拿不出好主意。不久，謝雪紅便把劉存忠拿下，群眾打心裡暗叫「危險！」的時候，謝雪紅踩進了劉宅。「我奉台中市民眾大會的命令，來捉拿你們。我就是謝雪紅！」當她帶著劉存忠重新出現劉宅門口，群眾歡聲雷動。劉存忠被送到警察局監禁起來了。

## 「作戰本部」

3月2日，謝雪紅宣佈成立一個民眾的政府。3月3日，在市民會館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謝雪紅被推為本部的總指揮。這時候，我才正式被編制到青年學生的「治安隊」上，負責站崗，巡邏，維持地方秩序的工作。我們這

一支學生隊伍，大半是來自台中一中、台中師範、台中商業學校和台中農學院的學生。有一批台中女中的學生，則跑到隊內燒飯，做飯團。

## 代價

這天傍晚。我們在陰冷的風雨中，聽說學生治安隊被解散了。打聽之下，才知道林獻堂和黃朝琴等人害怕陳儀的援軍趕到，並沒有抵抗到底的決心。他們一面散播謠言，另一方面解散「處理委員會」，明白表示不願意負責任了。但是，這項他們的破壞，並沒有成功。我們學生治安隊，仍舊堅定地守在崗位上。3月4日。謝雪紅和五百多個台中市各界代表，在台中市府大禮堂，重新組成「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並且，大會一致通過決議：「以武力爭取民主自治」。

往後的局勢，就愈發錯綜複雜了。許多爭論點，如今回頭去看，叫人感嘆。自始至終，學生部隊一直是陣營中，一支最純潔的隊伍。當年，我們只不過是初三或高中的學生，卻在台中的事變當中，付出最大的代價。記得有一回，青年黨李萬居告訴我：「蔣渭川搞的『台灣青年自治同盟』，絕不可以參加。那是一個陷阱！」果然，志願去參加的血性青年，一個個全被抓了去了。攜帶一把短小的武士刀，我在3月5日清晨，離開了台中市。從此，我的新任務是在台灣各地區奔走，聯繫蜂起的民眾……。



# 戰士蔡鐵城

鐵砧山下，有一座素淨的墳墓。墓碑上，簡單地刻著：「蔡金城之墓」幾個字。

## 哥哥的話

我的弟弟，名叫蔡鐵城。如果他今年還活著，應該是65歲了。日據時代，他從高等學校畢業，參加普通文官考試及格，被派到彰化鐵路部機關課擔任火車駕駛助手。因為他反日思想強烈，辭去工作。回家時，父親罵他：「許多人排隊巴望著這一份工作，你卻隨意丟下不要！」

他從小志氣就很大。當然，鐵路部那一座小廟，怎麼也容不下他的。鐵城弟弟的本名叫「金城」，因為嫌棄「金」字太市儈氣，不夠硬朗，自己把「金」字改成「鐵」字。

鐵城的房間，有一個書櫃，裡面收藏的，大部份是文學作品。魯迅的「阿Q正傳」，郭沫若的詩集，還有一本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演講集子，我曾經偷偷地翻閱來看。呵，滿本書上，都是毛筆寫的紅眉批，密密麻麻地，字寫得是真好！

辭掉工作不久，鐵城去日本留學，半工半讀。但究竟讀哪一門，哪一科，我也不清楚。臺灣光復以後，他到嘉義掃蕩報擔任記者。他穿軍服，卻沒有軍階。我問他，為什麼整日穿軍服，他說是在軍部報社幹記者。那時節我們一家只靠父親賣一點雜貨過日子，沒有任何產業。後來，我出外到彰化，家中小妹的

教育費用，就全靠鐵城弟弟來張羅了。

## 妹妹的話

鐵城哥哥很疼我。他常常在外地跑，回家就買一大包口香糖送我。「妹妹將來要讀大學的話，哥哥賺錢給你讀書。」他常常這樣鼓勵我。我知道他不願意結婚。他說，他結婚，只有連累別人。他的一個女朋友寄到我們家裡的信，我都一一為他妥善保存，等他從外地回來看信。鐵城哥哥喜歡到河堤岸去散步。大甲的海岸風景，總是那麼牽牽引引地吸引住他那深沈的眼神。

二·二八事變時，風聲很緊。年幼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鐵城哥哥在外面都做些什麼事。可是，我記得事變中，每天都有刑警跑到我們家來大肆搜索，把鐵城哥哥的書和信統統帶走了。爸爸很傷心，站在門檻上，自言自語地說：「統統拿走吧！」一朵烏雲無端地罩在我們家屋頂上。那時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淚，還是見不到鐵城哥哥。

有一天深夜，八點多了。鐵城哥哥穿著一件黑色的大衣，突然出現在門口。他說他隔天就要到香港，特地趕回來探望父親和我。屋子裡，只聽見爸爸罵人的聲音，鐵城哥哥沒有吭一聲，只是低著頭站著。「男子漢，自己做的事，自己去擔當！」爸爸這樣說。

事後，我才知道，鐵城哥哥因為趕回家這一趟路，耽誤了逃亡的船

期。不久鐵城哥就被警察逮捕了。

## 宋福全的話

蔡鐵城，1923年出生於台中大甲的庄尾里。他個性沈潛，思想敏銳，是一個傑出的台灣青年。早期留學日本神戶商業學校時，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洗禮。光復後，以和平日報記者的身份，活躍於台中市政界，人緣極好。二·二八事變時，他暗中擔任民眾的「二七部隊」參謀長。失敗後，謝雪紅化裝成新娘，坐軍艦潛往香港，和宋慶齡、周明等人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要目的是訓練逃亡在外的臺灣人。這次蔡鐵城因為趕回大甲辭別年老的父親與他所鍾愛的妹妹，錯過逃亡的船期，終於被捕。

蔡鐵城與楊克煌交往親密，兩人同是謝雪紅的主要幹部。1947年3月2日，謝雪紅在台中成立政府時，即公開宣佈：「不打外省人，不毀壞物資，一切武器歸於人民。」3月3日，在市民會館另外成立「作戰本部」，由謝雪紅主持。其間，因為內部派系混雜，從作戰本部到干城指揮所，曾經發生兩度領導軍權的爭議，一直僵持到3月11日最後決議解散「處理委員會」為止。

第一次內部鬥爭原因至今眾說紛云。但主要還是階級的差別。林獻堂、黃朝琴，是地主士紳階層，在日據時代抗日運動中，就和勞農派的謝雪紅有矛盾。這矛盾當然延伸到事變中民眾之陣營內部來。黃朝

蔡鐵城、楊克煌和周明是謝雪紅最得力、優秀的戰友。從「作戰本部」、學生「治安隊」，一直到「二七部隊」和「小半天」游擊基地，蔡鐵城一直是有勇善謀的戰士。

他把他的青春、純潔、知性和他對於勤勞民衆最深的感情，完全獻給了風雲激盪的歷史，却只為他自己在鐵砧山上留下一座孤單的墳塚……



蔡鐵城，大甲庄尾人。二二八事變蜂起時，他是和平日報記者。事變後被拘三年，出獄擔任台中縣議會議長李晨鐘的秘書。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二度被捕，終而為台灣人民犧牲了生命。

琴據說就講過：「讓國民黨多殺幾個人，他們（民眾）才會害怕。」他們想辦法要把謝雪紅的軍權轉移

到「保安委員會」手上，並選派吳振武擔任總司令官，一邊又暗中扶植台中市長黃克立，試圖搞出政變，

推翻謝雪紅的「政府」。

## 林耀坤的話

謝雪紅當然不肯把「作戰本部」這支民眾的軍隊，編入「保安會」。

吳振武是台灣屏東人，畢業於日本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科。抗戰時期，曾擔任日本海軍陸戰隊海軍上尉，也是台灣鏈球選手，戰後，他在台中師範學校擔任體育教官。二·二八事變時，他也表面上支持師範學生搞治安隊，但暗地裡卻和師範學校校長聯手，出賣不少學生。事變後，師範學校深夜裡常常抓人，弄得人人自危。吳振武卻當了高官，官拜國府海軍陸戰隊上校大隊長。民國42年左右，他因案被捕。出獄後，他在南部做紙箱生意。

我認為，台中地區鬧出了「作戰本部」和「保安會」兩個武裝系統，實在不足為奇。當時局勢混亂，素質參差不齊。任何一位有志青年扛槍來報到，即刻可以編隊成軍。但重要的是，如何整合成一股力量，把「一切武器歸於人民手中」，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士紳階級的「保安會」成立後，在台中師範學校組織了「民主保衛隊」，吳振武當隊長，鍾逸仁任參謀。但謝雪紅的「作戰本部」繼續活動。這時，蔡鐵城和楊克煌負責參謀工作，「本部」還曾派兵追擊彰化成功嶺的陳儀軍隊，也把武器的和彈藥供應給嘉義、虎尾機場和台北地區蜂起的民眾。當台灣各地

區的戰況漸漸擴大，各地人民不斷地向台中地區求援。「謝雪紅，請趕快派救兵來！」這種各地告急求援的聲音，當時我就常在收音機中聽到。

總的來說，台中地區是二·二八事變中全省規模最大、最有組織性、政治目標最明確的行動區，因此台中地區後來的犧牲也最小。此時台中既然已經和平佔領，作戰本部也完成了它階段性的使命，謝雪紅便依據「一切武器歸於人民」的原則，把武器送到其他各地。

為了迅速建立民眾的武裝力量，重編軍隊，謝雪紅、蔡鐵城、和周明等人在頭汴坑的山居，幾度協商，決定號召學生和原日軍復員青年，一起組成「二七部隊」。部隊的番號取自2月27日這個事變發生日。部隊的指揮所設在日本第8部隊的舊營區（現在的干城車站附近）。

「二七部隊」推派鍾逸人擔任隊長，古瑞雲擔任副官，蔡鐵城則擔任參謀長。這時候，台中地區最高的行政單位，已經是謝雪紅再度改組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

先此，吳振武因為曾經與情報人員勾結，企圖暗殺謝雪紅的計謀失敗，在一部吉普車上被謝雪紅開槍打傷腳脛，故意留他一命。至此，吳振武終於背叛了台中民眾，這才選鍾逸仁當部隊長。

鍾逸人是台中人。日據時期，他曾在日本軍部的聯勤部門服職，但沒有實際作戰經驗，屬於後勤軍事人員。當時，台中「作戰本部」中真正具有戰地經驗的軍官，非常罕見。由於中日戰爭時鍾逸人曾經和某一個日本將領熟識，日本戰敗後，這日本將領把埋藏日軍軍火的地圖提供給他，但企圖不明。

鍾逸人在「二七部隊」中頗能發揮所長，並從事召兵和聯絡的工作。不久，他在草屯被捕。3月12日下午，聽說劉雨卿的第21師部隊即將開進台中市鎮壓。為了減少市民犧牲，「二七部隊」開始撤離，利用卡車和公路局班車工作運輸工具，駐進了埔里國民小學校的大禮堂。後來，「二七部隊」的參謀們認為，駐軍的行動恐將影響小學生上課，決定3月13日全數人員駐進埔里的

廟宇「武德殿」（現在的長老教會堂）。

駐進了武德殿以後，蔡鐵城參謀長也同時率領兩部武裝車，進入埔里鎮，沿街宣導人民武裝起來，做好堅固陣地的工作。他說：「埔里這個地方，等於中國的重慶，只有抗戰到底，大家才有活路！」這時，二七部隊曾有進入霧社的計劃，謝雪紅也率領一組宣慰班，前往霧社察看，但最後決定在埔里和21師進行決死戰。

埔里游擊戰失敗後，蔡鐵城潛到嘉義，與斗六一位曾經參加胡志明的「越南獨立同盟」打過游擊的眼科醫生陳篡地共同建設「小半天」山區基地，一起併肩作戰，直到被捕為止。

### 鐵城兄先走了，他去得很寂寞

事變後，鐵城兄被拘禁了三年，他出獄以後，我們才認識的。那時，我在師範學校讀書，他是台中縣議會李晨鐘議長的私人秘書。他學問好，常常介紹新書給學生閱讀。我當時讀的「資本論」和高爾基的小

說「母親」，都是打從他那兒借來的。鐵城兄住在一個貧民區裡，生活十分清苦。有一回，我好奇地問：「為什麼要住這裡？」他說：「喜歡。我一直希望能住這種貧民區！」其實，以他議長秘書的地位和經濟收入，實在不必擠在陋巷裡。那時，我是一個窮學生，可是也有三張榻榻米大的地方住。他連睡舖也不講究，唯一擁有的，就是滿屋子的藏書。我不能不打從心底對他敬佩。

我們兩人交往過程中，鐵城兄總不太說話。他的內心，似乎藏有很深的鬱悶。他曾說：「如果屋裡幾天找不到我，就表示出事。你就不要再來了！」因為我常常到他的宿舍借書看，兩人談妥事情，便匆匆離去。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提出善意的警告，深怕連累到我吧。如果我不明究裡，繼續再去找他，豈不自投羅網。五〇年代初，國府在台灣進行政治大肅清時，一本書，一張名片，都可以做為判罪的「根據」，如今想到這事，不得不感念鐵城兄對我的細緻的照顧。

鐵城兄先走了，他去得很寂寞。

沒有起訴書，沒有審判，沒有任何蛛絲馬跡，他就突然失去蹤跡。聽說他是在台中公園內，被人拍拍肩膀就帶走了。鐵城兄二度被捕後，想必是經歷了嚴苛的拷問吧。但他卻絕不曾招供任何我們的名字。

被捕前，鐵城兄有一本筆記，封面上印著一幅台灣地圖。有一回，他不小心打翻了紅色墨水，墨水浸染到地圖上。不料這據說也成了他的罪狀，說他也「企圖血洗臺灣」使他嚐盡拷打的苦頭。

直到有一天，突然接到鐵城兄獄中寄來的信，他的信中，稱我為「表弟」，瞞過了書信檢查，寄到我手中來。在軍事監獄裡，他一直放心不下老父和妹妹的貧苦生活，特地委託我去找一位親戚救濟。而且，



鐵砧山下，躺著戰士蔡鐵城的墳塚。埋跡40年，我們痛惜資料難尋，只能為他立下這篇小傳。但我們絕不放棄，在「民衆的歷史」的這條道路上，繼續探索下去的決心。

鐵城兄知道自己來日無多，又寄來了一封明信片，親手畫了一張很秀氣的姑娘的臉孔。我淚水滿眶，內心裡明白，一生未娶的他，卻一直掛念著我還沒有成親啊……

### 荒塚

民國43年舊曆7月28日。

台北軍法處來函通知我們去收鐵城哥哥的屍。一家人趕到青島東路看守所，再轉一部黑色的轎車到刑場。只見一排頹圯的荒塚，每座墳上，立著一塊木牌。屍體的手和腳都暴露在陽光下。悶熱的七月天，蒼蠅嗡嗡地飛舞。家人在死人堆裡尋尋覓覓。可是我卻一步也不敢靠

近。我只會哭，挪著步子，我問大人有沒有找到鐵城哥哥？

「這條褲子是我做給他的。就是他！」

鐵城哥哥的臉腐爛了，冒著水泡。只有這條褲子，我們還能清楚地認得，他的膝蓋磨破，血和碎布也乾涸了。聽人說，被處決的人跪地槍決時，都會叫腳膝蓋給磨出血來，在地上掙扎。我們撥開鐵城哥哥身上的泥，一寸一寸，清洗他胸前拳頭大的傷口。

火葬那一天。我們家左鄰右舍都很駭怕。沒人敢來參加喪禮。只有我們一群年幼無知的孩子，孤孤單單地，送鐵城哥哥到鐵砧山去。

臺中二七部隊參謀長蔡鐵城，一直是幕後工作者。被捕以後，拘禁於台北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他的囚房恰好也是「二七」號。1954年舊曆7月28日遭國府秘密槍決。受難前，寄出這一封最後的遺書。黑牢中暗無天日，七月天，他却誤以為春天快到了！並祝福家人新春愉快。



# 烏牛蘭之役

他恍惚又聽見了40年前的槍聲。40年了，「烏牛蘭戰役」，始終噤埋在歷史的底層。最近，當二·二八歷史事件的禁忌打開，我們找到了當年的H隊長，帶著我們走向那溼遠的戰場……

17歲，我從日本橫須賀海軍第四特別陸戰隊學校畢業後，我被日本人征派到中日戰爭中的中國海南島參戰。

1945年日軍終於戰敗，戰場上的台灣人終於回歸祖國了，使我們多麼激動。但我們這批台籍日本兵卻被管束在海南島集中營。戰後的局勢很混亂，集中營裡糧食被剝扣得很厲害。於是，我們一夥台灣兵設法逃到了海南島瓊山城，商定自己買船回台灣。我們人人歸心似箭，想念著家鄉，只好大家湊了好幾條黃金賄賂，通過層層關卡，才放船出海。在海上漂流了17天，終於抵達台灣。

親自走過混亂的局勢，我們是裹著複雜的心靈的傷痛回來的。因此，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參加蜂起的台灣青年，有不少是這批復員的台灣籍日本兵，我就是其中一個。

回台灣以後，我在台中國民新報幹記者，就在此時，認識了蔡鐵城沒有想到竟因而一起參加了台中民眾自己組織起來的「二七部隊」。3月1日，我在南屯把青年集中為一股，組成地方治安隊，不久就佔領了南屯派出所，繼續打下專賣局配

銷所（現在的南屯民權路吉祥飯店）。當時，台中民眾陣營裡具有戰地經驗的軍官很少，謝雪紅派人來號召，我便帶領弟兄投入干城營區，擔任「二七部隊」警備隊長，專門訓練學生軍，到各地接收武器，擴大民眾的武裝；此外，我們也負責保護和平日報報社和火車站的治安、指派各地巡邏軍，並且又打下了台中水滴機場。

指揮上，我有一個重要原則，就是不能犧牲老百姓。我在海南島的日本部隊時，認識到共產黨搞一套戰術很厲害。有一次，我發現連在地上玩耍遊戲的小孩，也能擔任共黨的情報工作，把日軍騙得團團轉。所以這時軍紀上，我要求十分嚴格，相信現在老一輩的台中市民的心中，都還記得我們嚴整的軍紀。

倒是當時我們搞武裝部門，與處理委員會並不怎麼搭調。雙方的矛盾不能說沒有。據我看，處理委員會那夥人，日據時期是紳士，光復後也是紳士。他們心眼裡壓根兒沒有老百姓的地位，見到哪兒有好處就往哪兒鑽，靠不住的。我們穿草鞋的，都是有志青年，自掏腰包賣命，不搶一個銅板，只管第一線作戰。有人為了自私和謝雪紅爭奪軍權，但我心裏想：「謝雪紅提出反貪汙、反腐敗，反獨裁的政治主張，與我的想法一樣。我們跟定她。」

說到這裡，我就想起到目前還有一個誤傳。說是林獻堂保護了嚴家淦。其實，二·二八事變，就是台

中民眾的統一戰線。霧峰老百姓聽說嚴家淦躲在他家裏，地方上失業的流氓提議喊打。林獻堂壓不住，即刻派人去找林東山和林錄山兩兄弟。這兩兄弟是穿草鞋的，是當時霧峰地方自衛隊隊長，以他們地方上聲望，才勸開了那些民眾。沒有自衛隊插手，林老一個人保不住嚴先生。可萬萬沒有想到，二·二八事變後，真正救了嚴家淦一命的林東山被判了無期徒刑，林錄山判刑10年。難怪青年黨李萬居曾經質問蔣介石：「八年抗戰，日本人屠殺無數中國人，我們可以德報怨。為什麼獨獨對台灣人就不從寬處理？」

等到局勢愈來愈壞時，謝雪紅和士紳間的矛盾就愈凸顯出來。頭幾天，陳儀唱空城計，林獻堂等一千人引頸觀望，軍統的人出來造謠「國軍即將登陸！」隨後，又搞殺雞儆猴，把幾個地方士紳槍殺了，台中老百姓心中，抹上了一層恐懼的陰影。於是，台中士紳們動搖了，從表面支持群眾到出賣群眾，甚至把謝雪紅的軍權提到會議桌上。他們要抓台中民眾的武裝呢。

我們二七部隊一直很注意國軍動向，一邊安內，一邊攘外，任務上就加倍吃重了。謝雪紅原來坐鎮在作戰本部，聽說特務要暗殺她，謝雪紅住進二七部隊，我派人去保護她的安全。謝雪紅喜歡戴一頂壓舌帽，白色襯衫，女工操作褲，個子不高，但看起來有男人氣概。她比民國大一歲，是苦命的養女出身，

1947年3月11日，國軍21師靖亂部隊逼進台中市，台中民衆武力「二七部隊」警備隊向埔里撤退改名為「台灣民主聯隊」前哨部隊，據守烏牛蘭兩岸的高地。

3月15日過後，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

「我們再也不能讓這段悲辛的歷史重演……」他說。這是當年指揮戰鬥的H隊長的證辭。

## 二·二八告同胞書

英勇的同胞們：

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勇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反動巨頭的貪污枉法橫暴所造成的。

同胞的血不是白流的，同胞們起來吧，高舉着民主的旗幟，團結犧牲，繼續前進，奮鬥到底，對着我們此次忍不可忍的抵抗，不只六百萬同胞熱烈響應，四萬萬五千萬全中國同胞也一樣寄以熱烈的同情，我們必須認清對象，集中行動，減少無謂犧牲，不分皂白毆打外省來的低中下級公務人員的行動必須迅速停止，不要孤立，不要怕，繼續前進到底。

- 一·打倒獨裁的長官公署
- 二·打倒封建官僚資本，撤銷貿易局及專賣局
- 三·打倒分裂民族歧視同胞的政策
- 四·即時實施縣市長選舉及用本省人才
- 五·停止毆打無辜外省同胞
- 六·不分本省外省全體人民攜手為政治民主奮鬥到底
- 七·民主台灣萬歲 民主中國萬歲

台灣民主聯盟敬啟

1947年3月5日，台中謝雪紅公開發佈「二·二八告同胞書」，提出了七項原則。

1925年進入上海大學讀書，同年，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二·二八事變時，時勢造英雄，使她竄紅為台中地區的領導人物，才是比較屬實的法說。

3月11日晚上，聽說國府21師部隊將開進台中市，我們開始疏散民眾。我們作戰本部原來有一計劃，在海線鐵路（當時火車以海線為主幹）上，利用強酸劑破壞鐵路，不幸沒有成功。我們為了減低市民犧牲，決議撤到埔里作游擊戰。

我們是在3月12日下午開始撤守的。黃昏時駐進埔里小學。13日，轉移部隊到武德殿以後，我和蔡鐵城到市區搞宣傳。隔天，到城外勘

察地形要塞，決定在烏牛蘭溪的兩岸高地上打陣地戰，佈置重防，以便保衛埔里游擊基地。當時我的戰鬥計劃分成白天和夜晚兩種，也向弟兄講解萬一失利必須撤守時，可以利用烏牛蘭溪，潛水逃走。但最重要的是，守住烏牛蘭溪吊橋。此橋距離埔里只有兩公里，一旦我們的陣地戰瓦解，埔里基地就岌岌可危了。固然，我們原是盤算要攻人不備，截斷21師部隊的後路，但最令我擔憂的是，我們游擊隊員都是年輕學生，沒有實際戰鬥的經驗。

沒有晨昏早晚，不眠不休地工作，因此現在就怎麼算也不記得烏牛蘭戰役的正確日期發生在哪一天。只

記得我們把兵力分佈在烏牛蘭溪兩岸的高地，我一邊派斥候部隊出山巡邏，一邊嚴陣以待。

那天清晨約6點多，埔里基地送來早飯。我擔心天寒，弟兄吃冷便當會壞肚子，便跑去山崗上唯一的農家商洽，請農民幫助蒸便當。突然，槍聲響了。溪流對岸的弟兄發現到21師部隊，正從山腳下緩緩行軍前進。

21師部隊犯了軍事上的大忌，行軍時，熱熱鬧鬧地像遊街一樣。聽說，他們從基隆登岸以後，沿路打殺，如入無人之境，戒備全鬆弛了。我命令我們這一岸的弟兄先隱藏目標，按兵不動，讓對岸的弟兄先施



「烏牛蘭戰役」的現地採訪中，H隊長二度轉回到古戰場。他無限感慨地說：「埋跡40年，我們都白髮了……」

行開火欺敵。果然，21師部隊正好集結在我們的腳底下，槍口全朝著對岸打。我即刻下令，收集全隊的手榴彈，每人分發180顆子彈。一聲令下，手榴彈在21部隊的頭頂上開了花，打得他們潰不成軍，撤敗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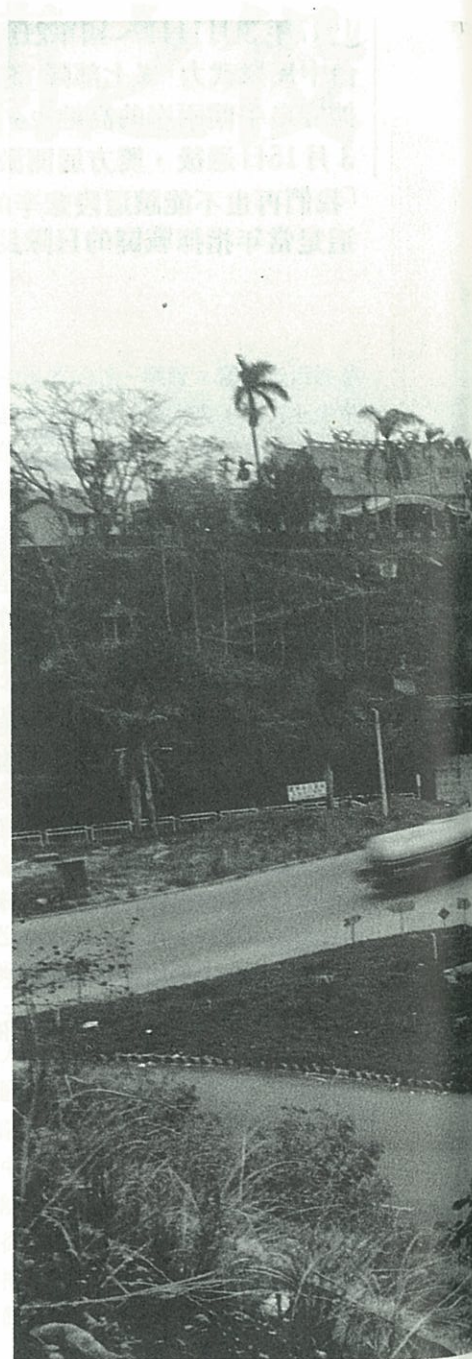
第二波攻擊，21部隊便以我們這一股為主要攻擊目標。他們發射榴炮過來，企圖強佔崗上的三角點，進行猛烈的攻擊。可惜，我們子彈匱乏，沒有重機關槍，只有三八步槍，射程也不到300碼。21師部隊可以在我們射程以外，自由調兵遣動。這一場戰役打到下午約3點鐘，雙方停火了。我們被圍困在山崗上，形勢非常吃緊。

數一數，我們每個人只剩兩顆子彈，早飯午飯沒吃。這種情況下，只有突圍脫困一途。這時，山崗上的三角點已經被佔領了，一挺重機

關槍對準烏牛蘭溪吊橋，堵住我們唯一逃生的活路。我私付團隊的性命全在我身上，決定親自突圍討援。我向隊員說明趁天黑潛逃的計劃，一邊強調我一定會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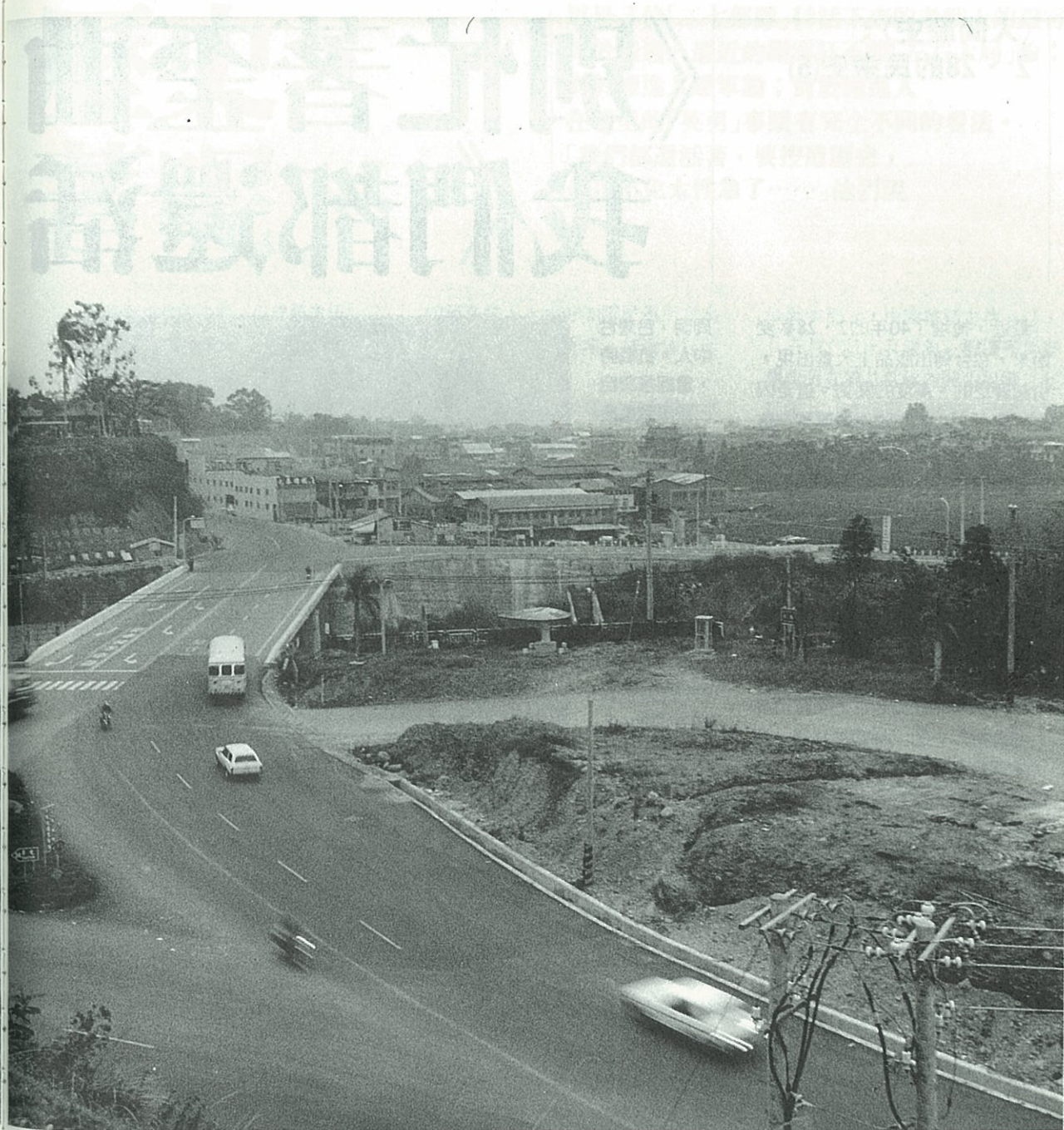
我伏在重機關槍的死角底下。等到弟兄開槍，立即衝向吊橋的另一頭。彈花落在我的腳跟后，我終於突圍成功。不顧一切，我跑到武德殿指揮所，立即組成一批敢死隊轉回烏牛蘭陣地，潛伏在對面山頭。這時，我察看雙方陣壘毫無動靜，也不知困守的弟兄生死如何。一直到天黑，我擔心自己的陣地曝光，擔心21師的火炮波及附近無辜的老百姓，故一直按兵不動。

隔天，我化裝進入埔里武德殿尋視，發現二七部隊已經撤離，不知去向，只看見一個公路局司機被綁在武德殿的大樹下，遭人拷打。幾天前，這名司機幫助二七部隊運



輸駕駛，因而獲罪被捕。我回到山頭藏身地，下令把武器掩埋，化整為零，各自潛到嘉義「小半天」基地，繼續作戰。

1947年8月，我利用桂永清的海軍，潛逃到中國大陸杭州，轉上海到北京。隔年回到台灣被捕，坐牢24年。



結束訪問時，於今滿顏滄桑的H隊長沈悒地說，現在有環境可以公開回顧過去的這一段傷痛的歷史，這是療傷止痛的好機會。「我們千萬不能讓這般悲辛的歷史重演……」他感慨萬千地說。

烏牛蘭溪的吊橋已經在歷史的烟影中消逝。當年，為了通過這座吊橋，兩軍發生激烈拼戰。「台灣民主聯軍」在這裡被打散成三股，受到迫擊砲和重機關槍的猛烈攻擊。

# 《別忙著歪曲 我們都還活 歷史， 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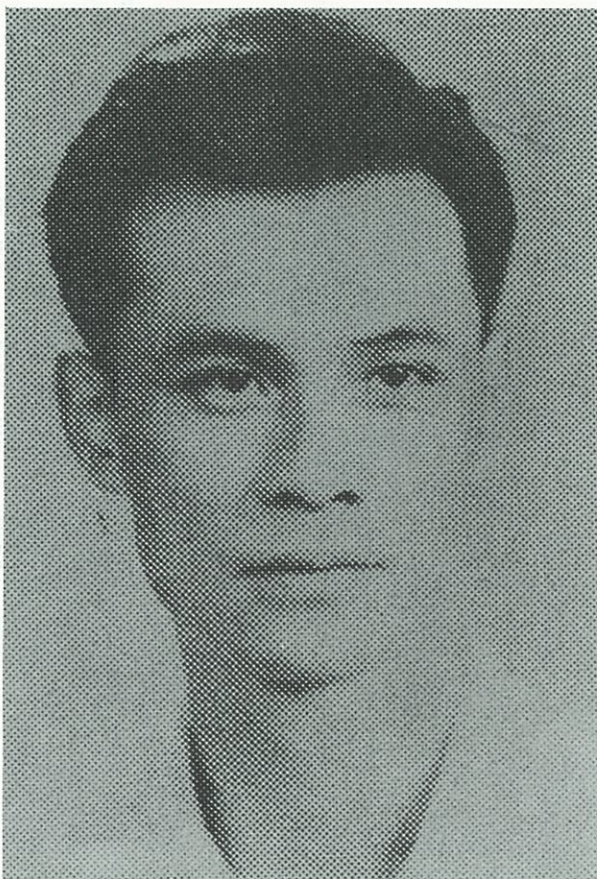
這是3位「二七部隊」倖活下來的老戰士的證言  
對於鍾逸人最近的謝雪紅不能「左右大局」論；  
對於鍾逸人建軍論；對於鍾逸人  
在埔里的「英勇」事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還活著，要捏造歷史，  
他也不免太性急了……」他們說

最近，掩埋了40年的2·28事變始末，在台灣出版品上大量出現，引起廣泛的、高度的關切。這是因為：第一，40年來國府嚴厲禁止這段歷史公案的公開討論，反而引起普遍的好奇心；第二，這一場骨肉相殘的歷史傷痕在長期沒有大量客觀的人證物證參考的情況下，反使人們對2.28的歷史認識，走在一條脫離了歷史真象的軌道上前進，加上現實政治的波濤，歷史不但沒有產生鏡鑑的功能，反而成為人民內心長期不解的悲痛包袱，不時造成台灣政治對立的一種精神武器，煽情的部份多於客觀研究，成為一種隱藏的風暴。第三，海外指揮島內的觀點，「必須奪回2·28事變的發言權和歷史撰寫權」。但實際上的田野調查研究又付諸闕如。

今年2月，某一黨外文化雜誌刊出鍾逸人口述的「二七部隊之回憶」。通讀該篇文章，與在美國發行的3月號的「台灣與世界」雜誌所刊，由周明口述談2·28的文章出入頗大。兩相對照之下，同一個主題，竟出現兩種迥然不同的歷史證言。有趣的是，鍾逸人和周明於今年2·28這天，分別在美國參加不同陣營的「二二八40週年紀念會」，皆受到極熱烈的響應。他們兩人在見解上不同，為了究明個中真象，「人間」著手進行了田野民眾史的調查。以下是兩位曾親身經驗了這段往事的台中民眾證言。

民國36年，台北市2·28事變發

周明，台灣台中人。抗戰時，曾經多次自己設法到重慶參加作戰，可惜沒有成功。在台中商業學校讀書時，嚮往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並創立「反日研究會」。二二八事變起，他是二七部隊的幕後指揮官，「台灣民主聯隊」的部隊長。



生後，由官民共同組成「處理委員會」。處委會的宣傳組負責人王添燈在民眾廣播中，鼓勵「全省人民團結起來進行戰鬥」！隨後，全島即展開如火如荼的響應行動。青年學生、婦女、工人和日軍復員的台籍軍人，都積極投入了反對陳儀接受政府貪汙、劫掠和獨佔的政治運動。

謝雪紅和台中蜂起

3月2日上午。台中市老百姓在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為了響應台北民眾的蜂起，台中市民決議武裝人民的力量，打倒貪官汙吏。在「市民大會」上，並由市民共推謝雪紅為市民大會主席。關於謝雪紅，雖然資料不多，但在本期其他文章中，已有概括的報告。

向來國府的宣傳資料上，都對謝雪紅的出身和女德極盡詆毀的能事。以國府的性質和一貫作風，我們不

難理解這樣的歪曲。但曾經擔任「二七部隊」的「領導人」的鍾逸人，卻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說謝雪紅「長袖善舞」，「濃粧豔抹，手戴鑽戒金戒，在黨政要員之間施展巧妙的交際手腕」，「在許多關於2·28事件研究的書籍中，謝雪紅似乎是居於主導及策劃的角色，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就值得人們注意了。

台中民眾蜂起時，周明人在台北「中外日報」工作。在台中擔任記者的鍾逸人也認為，「台人不滿國軍的統治而發生全面性的暴動，已

如箭在弦上，絕非如國民黨所言系共黨策動所致，更非一個謝雪紅所能左右大局。」

是不是謝雪紅所能左右大局，其實早已經有了定論。當時台灣中南部廣播電台，時常播出：「謝雪紅趕快派救兵來」的告急，就是證明。問題是，謝雪紅「如何」抓住大好形勢，「左右大局」，搞起了民眾的武裝。

依據林木順「台灣二月革命」的記載：「市民會館本日（三月三日）上午即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

作戰本部』，由謝雪紅主持。」、「三月六日，又徵集一群優秀青年學生另在第八部隊內開始組織二七部隊。」這時期，謝雪紅已經宣佈在台中地區實行戰時體制，一切軍

二二八事變，替國民黨政府奠定了40年高壓統治台灣的基礎盤石，也留下一頁血淚斑斑的歷史。本圖是日本新聞界的報導。

ヤミ煙草から火がついて……

台北の龍山寺といえは、東京に例えと、丁度浅草の観音様のようなポピュラーな存在で、城隍爺を祀つたこの寺の門前の廣場は食物の屋台で一日中ごった返して居る。

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その日も一日中、平和なゴツゴツの湯氣と湯けの油の臭で暮れて、やがて七時半、突然この庶民的な平和境に驟の真をつついたような騒ぎがまき起つた。

喧嘩は盛り場につきもの一また老練（ごろうき）が一騒動起つたのだらう。最初は何もがさう思つて居た。ところが、騒ぎの中心、延平路の「天馬茶房」の路の真中

この事変が、ヤミから火がついたといふあまりにアツクない大正七年の米騒動が、一主婦の悲痛な叫びうに、これはほんのぎや、本當の原因はここにあつた。

日本の敗戦で解放國の一省となつたんだのは台湾の民衆が、いよいよ政府

各所にあがつた。市内の有力煙草商五名、謝雪紅を申入れ、果、議長黄慶雲が陣

に立ちほだかつて怒は、老練と思ひきや隊であつた。ヤミ煙路上には一人の女が頭を割られ半死半生に居る。

昨年未基（キ）リヤミ煙草屋が摘発されて以來、民衆の極度に尖鋭化して居ない。摘發隊を包圍さんその数を増しさらすまな罵声で氣勢さえて来た。亦能た警官の一人が、群解くために一発、空放したのがいけなかつた。これが翌廿八日か、台湾全島を恐怖たきこみ、ファルモサといわれたこのろどつた「二・二八カケ」であつた。

政機關由民眾接管控制，這其實就是宣佈成立台中市民自己的政府，然後任命鍾逸人為二七部隊隊長。

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隊長，這是眾人承認的史實。但鍾逸人的回憶卻說：「我擔任部隊長的職務，並且將部隊正式定名為二七部隊。」又說：「在指揮權的問題上，我曾正式向謝雪紅的祕書楊克煌表明，二七部隊歸鍾逸人指揮，謝雪紅只有建議權。」

### 「建軍」的神話

準此，鍾逸人不僅曾經公開向謝雪紅奪權，搞「政變」，而且等於公開宣稱：「二七部隊，是我鍾逸人建軍的！」

但我們採訪的證言人指出，光從以下的史實，即足以旁證鍾逸人所言不實：

(一)、謝雪紅隻手繳了劉存忠的械，送交台中市民審判。民眾喊打喊殺，「割掉劉存忠的耳朵！」但謝雪紅認為手段太殘忍粗暴，加以制止。只讓民眾派一個代表，向劉存忠飽以老拳，送進牢裡候審。

(二)、吳振武試圖暗殺謝雪紅，卻在一輛吉普車上被謝雪紅開槍打中腳脛，留他一命，以示警告。另有一種說法是，吳振武自己開槍傷腳，佯裝他與謝雪紅搏鬥中受傷向白崇禧將軍歸順。

(三)、2·28事變起，台中市長黃克立化裝乞丐，被學生治安隊發現逮捕。國軍21師部隊來臨前夕，台中士紳的處委員與一個國府派來的台籍軍人蔡少將密謀投降，決定「復辟」黃克立市長。謝雪紅拍案斥責：「民選市長是我們戰鬥的目標之一。如果現在黃克立復職，這些日子的鬥爭與犧牲，到底為了什麼？」謝雪紅說畢，踢倒椅子，憤然退席。

(四)、在埔里游擊基地上，曾經抓到一個國府間諜，隨後交民眾公開

審判。「如果鍾逸人曾經真的公開奪取謝的軍權，『搞政變』，能不被台中民眾清洗出去嗎？」我們採訪的證言人W這樣說。

此外，周明也作了如下的證言：「當時謝雪紅手下有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台中工藝學校、台中商業學校等學生組成的隊伍，還有嘉義攻打嘉義機場沒有成功的黃文輝也帶一個小隊來了。謝雪紅叫我指揮這批命名為二七部隊的隊伍。」

很明顯，二七部隊的指揮系統有兩張牌，在謝雪紅的安排下，一實一虛。因為3月2日謝雪紅在台中成立民眾的政府時，決定這樣的戰略：「憑武力徹底贏取民主自治」、「不殺外省人，不毀壞物資，一切武器歸民眾所有。」但黃朝清等士紳從中作梗，企圖奪回軍權，推舉了變節的吳振武擔任「治安委員會總司令官」。謝雪紅斷然拒絕士紳派，才有另行籌組二七部隊的決定。絕非鍾逸人所說吳振武和他在台中師範學校組成「民主隊」，「配有兵器，後又改為『民主保衛隊』，推吳振武為隊長，我為參謀，即為後來『二七部隊』之前身。」

前半段，鍾逸人說的是實話。後半段則是移花接木，自己誇大了。台灣光復之後，吳振武在台中師範學校擔任體育教官。2·28事變起，他表面上支持學生起義，擁有一小撮地盤，背地裡卻和校長洪某聯手，將學生隊名單交了出去。因此，2·28事變以後，吳振武竄紅為海軍陸戰隊上校大隊長，連升好幾級。而師範學生卻一個一個被抓光，在宿舍地板下撬出大批的軍火武器。

### 他的「部隊長」 是怎麼當上的？

關於吳振武被謝雪紅清洗出去以後的一段，鍾逸人又「移花接木」地說：「此時吳振武已不知去向。

他的失踪，使得『民主保衛隊』陷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之中。我只得接任部隊長的職務，並且將部隊正式定名為『二七部隊』……這項人事更迭雖是臨時權宜，後來卻得到『台中市處理委員會』的認可。」

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這時，台中處委會已經變質了。這些光復後國府接管專員的士紳派老班底，已經暗中議定迎接劉雨卿的21師部隊，已經訂製牌樓，準備張燈結綵迎接

「王師」了。如果鍾逸人所謂得到台中處委會的「認可」，這就更早地透露出他準備投降變節的端倪了。

事實上，是謝雪紅基於政治考慮，苦心安排，另找一個色彩不濃厚的人來當二七部隊長的職務，這才找到了鍾逸人。當時，從事幕後地下工作的黨人，比比皆是。即便是鍾逸人領導的台中師範學校的「民主保衛隊」裡，就有不少。他們不為名利權力，卻抵死以赴、血跡斑斑

的史實，鍾逸人隊長應該比誰都清楚。

據參加二七部隊的人回憶，鍾逸人畢業於東京外語學校，幹記者出身，這個職業在當時社會頗有名望。他相貌堂堂，叔叔又是台中地方紳士，算是枱面上的好人選。這些有利條件，使他在地下組織安排下成為二七部隊隊長。但他擔任這個職位，只有短短7天，並未掌握實權。這7天中，他沒有打過一次硬仗，屬

於「座談會派」而已。因為這時期台中市已被台中市民「和平佔領」，鍾逸人只是參加開會而已。

### 倉皇逃逸

3月11日，聽說劉雨卿21師部隊即將開進台中市。台中陣營中的士

二七部隊的總指揮部，設在現今台中干城車站附近的舊日本第8部隊的營房，如今已被拆除。



紳派已動搖不穩，為了減低市區的無謂犧牲，二七部隊決定撤離到埔里打游擊戰。下午4點左右，謝雪紅和楊克煌帶領一小隊人先到埔里準備陣地。據周明的回憶說：「2·28整個事件發生於27日，為紀念它，最先謝雪紅命名我們這個隊為『二七部隊』。但到了埔里後就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以示誓死為民主戰鬥！」

3月12日，全隊人員約兩百餘名抵達埔里國小。但為了避免影響國民學校正常上課，下午，全隊駐進以前日本警察局的練武場「武德殿」，升起了「台灣民主聯軍」的旗幟，為固守陣地而戰。鍾逸人卻這樣說：「二七部隊退入埔里以後，謝雪紅跟她的人馬約一百多人紮於埔里一所國小。我及其他約三百名隊員則駐當地的武德殿，分裂的情況已經十分明顯。」

鍾逸人在文章中始終不斷地提醒讀者，他如何地與謝雪紅對立分裂，以凸顯自己的地位。事實上，二七部隊決定撤到埔里時，據我們採訪的證人說：「鍾逸人此時捲帶公款失踪了。」

眼看局勢急轉直下，鍾逸人臨時捲帶細軟逃逸。此外，他又捏造了事實，想要在歷史文獻中搶走埔里基地的指揮權。歷史事實證明，劉雨卿21師部隊進攻埔里以後，台中才打了幾次硬仗，「草屯龜仔頭」、「日月潭、魚池、水社」、直到「烏牛蘭」最後一場戰役，鍾逸人都沒有參加，行踪不明。這也是為什麼鍾逸人在回憶中，對於埔里游擊戰的記述只能含糊其辭，只說二七部隊「漸成明日黃花」、「撤退後一個星期即告星散」。

### 面對赤裸的歷史

但周明的證辭卻完全不一樣。他說：「我召集全體隊員，先是何健

人報告敵情，接著我講了一些鼓舞的話：『不戰鬥的話祇有死路，祇有戰鬥到底才有活路。』最後是謝雪紅演講。她一講，頓時士氣昂揚，有些戰士還對空鳴槍，表示誓死戰鬥的決心。敵軍的威脅，反而堅定了我們的鬥志，而且還召來了更多的勇士，附近的農民、小販聽說×軍進犯，紛紛來入伍。」

誠然，謝雪紅的部隊「撤退後一個星期即告星散」。但失敗的理由，據周明分析，有這兩點：彈盡援絕和沒有與小梅山基地聯絡上。此外據本刊採訪的人回憶，說：「隊伍裡臥底間諜沒有肅清，也是理由。」後來一位埔里著名的董醫師跑到台中提供軍事情報，帶領21師部隊攻打上來。

「小梅山基地」是張志忠建立的游擊陣地，而策動整個台中地區民眾蜂起的人物，則是洪幼樵。如果連謝雪紅也只是幕前人物而已，更遑論鍾逸人了。由於「台灣民主聯軍」和小梅山武力沒有聯繫上，終於一個個被擊破了。但周明和謝雪紅等人把武力化整為零，一度想在新竹建立游擊基地，卻沒有成功。由此可見，鍾逸人從始至終在思想武裝上，就與二七部隊的起義精神完全不同。當時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的人，現在仍舊活著，「不容許有人刻意去捏造歪曲！」他們說，「我們這些熬著活過來的人都還在呢！鍾逸人太性急了…」

這一場民族的血，民族的淚，經過40年的沈澱瀟清，吾人應該具有深切反省與超越，真正把這次骨肉相殘的病因找出來。這一段悲悽、痛苦的歷史才不成為徒然。但綜觀鍾逸人的「二七部隊之回憶」，他處心積慮的主旨並不在療癒民族的傷痛，反而充滿似是而非的框架子，捏造歷史真相，去抬高他那機會主義的政治。至於鍾逸人在文中強調



謝雪紅和楊逵的意見矛盾，散佈煙幕，隱指在光復前後楊逵有「參與台灣獨立的密謀」，遭到謝雪紅「人民協會」的批評云云，而導致謝雪紅和楊逵的分裂失和。這樣的說辭，非但使歷史更加走在一條歪曲的路上，而且失去對人道的起碼尊敬。事涉楊逵的政治名節，鍾逸人如果沒有確切的證據，他的居心，真令人齒寒了。

我們要強調的是，如果民眾要「取得2·28事變的發言權和歷史撰寫權」，

造謠、說謊，一定不是辦法。我們勸鍾逸人心中想一想那些在歷史的風暴中倖存下來的鄉長輩，虛心面對赤裸的歷史，不要昧著良心說話。

♀

由陳永興醫師發起組成的「二二八和平日」，公開平反了二二八冤死英魂。但這個重大的歷史公案，仍舊餘波未息……  
(謝又青攝影)

〈啊，美麗的台灣！〉

# 台灣

台灣的綠色滄桑(一)

## 熱帶雨林

19世紀末葉，樟腦成爲清廷國家資本和帝國主義商業資本覬覦的貿易商品。伐樟製腦，每年輸出500萬斤樟腦，

## 低地的

使台灣海拔500至1000公尺間的原生植被遭到台灣自然史上最初的破壞，台灣熱帶雨林低地，已屆黃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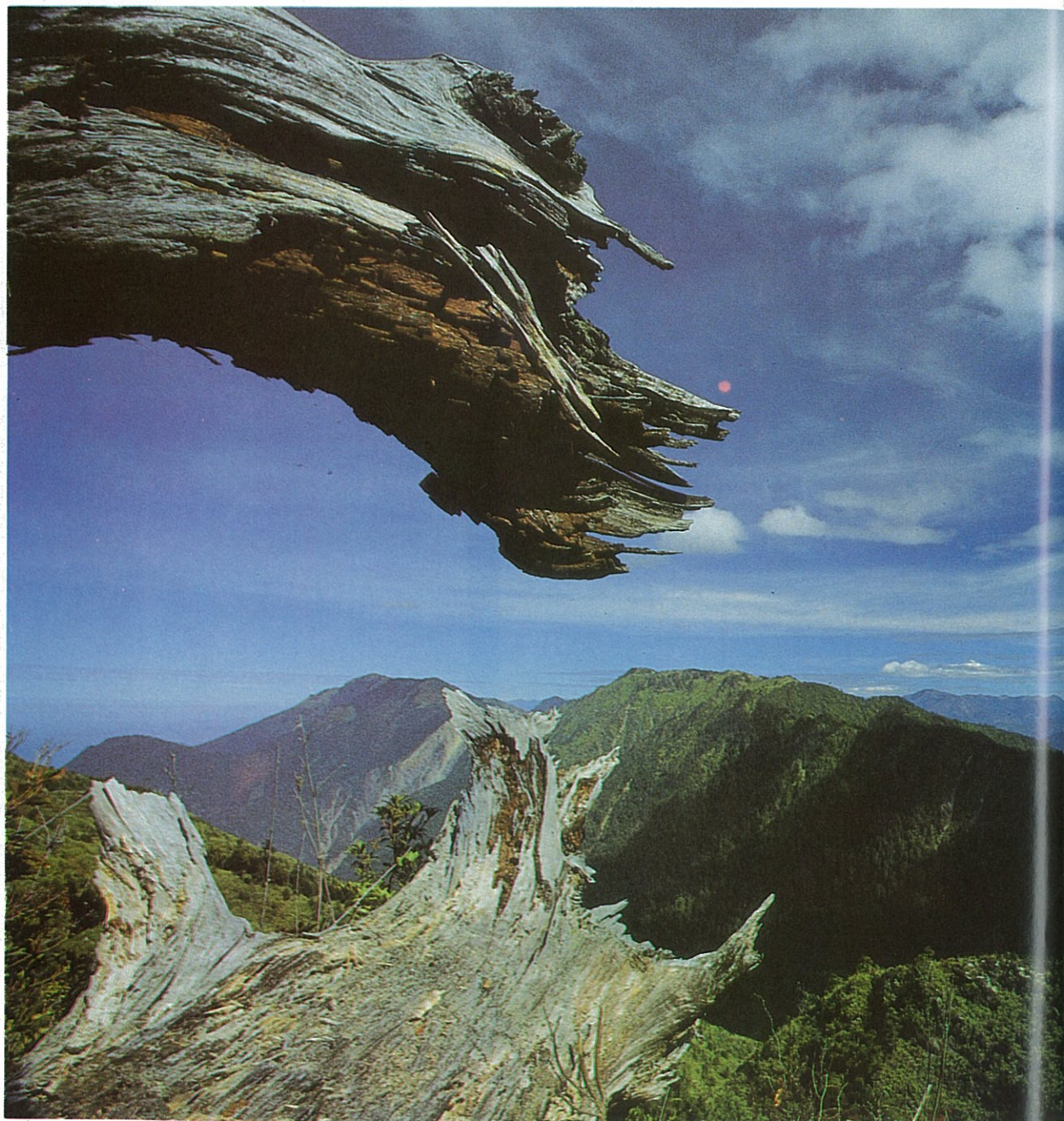
## 黃昏

攝影■陳月霞  
撰文■陳玉峯

落地生根的大葉桑寄生在樹幹上，艷紅的外表有種喧賓奪主的派頭。







大約在400年前，台灣即以她那出奇的美麗和常綠而見知於世人。這是因為亞熱帶高山島嶼的潤溼氣候，孕育出豐富而蒼鬱的森林，在外觀上賦予台灣以一種顯著不同於溫帶性地區所習見的落葉林或草原景致，令跨洋而來的泰西人士驚嘆於這澄藍大海中屹立的綠色仙山。

千餘年來，我們的祖先們也曾斷斷續續地用「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地勢盤穹、林木合抱」的句子來描寫台灣，卻要等到外國殖民者到台灣來調查研究，並加以描述之後，台灣的植被特質，才開始漸為人所重視（關於這方面的史料，我們要向陳冠學先生致意，感謝他在「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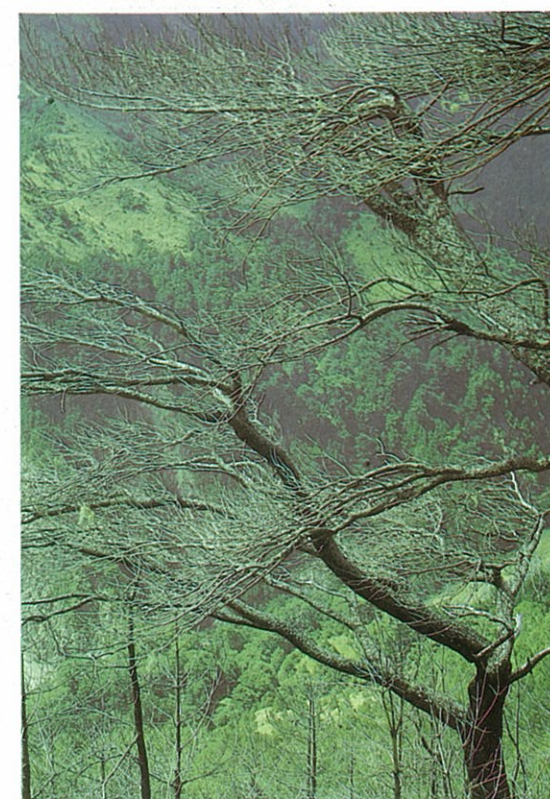
被砍伐殆盡的郡大林道上，一枝台灣鐵杉的枯幹遙指遠山，彷彿提醒人們珍惜眼前的這片青綠。



台灣」一書當中，收集了許多珍貴文獻的引證，提供了植物學者關於台灣植被原貌及其變遷最有價值的推論依據）。

### 綠色的爛漫之花

日人中西伊之助說台灣山水甲東洋。「……（台灣）的自然之美，乃是十足的自然美，沒有任何粉飾



的裸體美。那美就是樹木的綠，就是那出奇鮮麗的綠色，以及襯著這份綠色的爛漫之花，台灣有這份綠已然夠了，還要勝景作啥！在豐富的光熱與雨水下，那繁茂深邃的綠色的山，彷彿開了綠色的花似的。那雨中濛濛的綠，尤其格外的美」；西元1875年美國人湯甫生（D. Thompson）描述南投縣集集鄉附近的處女林，是那樣無限壯美地聳立在他的面前，「千萬種不同的樹木彼此相併地、沒有差別地生長在這裡，把它們的高大樹枝混合起來，或是以一些葛藤和木質藤本，互相連結著」。對於日月潭，湯甫生則述道：「……從水邊起，茂盛的植物一直長上丘陵。而丘陵高處，則覆有種種顏色的美麗樹木。尤其東邊，那些佳木葱蘢的丘陵，可以說是互相堆疊起來的一樣……樹林中的猿啼……田野間雲雀的歌唱……」。這些來自大陸的中國旅行者之觀

因人為疏忽引起的火災，燒出了八通關山台灣二葉松的獨特景觀。



四月的玉山，  
盛開的森氏杜  
鵑依伴在枯死  
多年的鐵杉枯  
幹旁。

察，東西殖民者和探險家對當年台灣植物社會外貌之描繪，加上數十年前日本植物學者關於台灣植物的研究報告，使我在這八年來投入寂寞而令人焦灼的田野調查工作，展開這看來窮我畢生之力也無法完成的、台灣植物原貌的探索工作。亦即此等形相（植物社會的外貌）的敘述，配合數十年前日本植物學者的學術報告，筆者由八年來野外調查的心得，朝向窮個人畢生精力也無法完整交待的台灣植物原貌摸索。也希望提供一些非專業性的資料給予關切這片土地的人們參考。

### 廣漠的淤積平原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台灣的實質開拓史，大致發軔於400年前。研究指出，斯時台灣全島的原住民有14萬人。他們雖以狩獵為生、燒墾為業，但全島的植物生態體系仍應十分完整，至多只有零星的點線狀干擾罷了。及至一個世紀之後，即明末1621年，顏思齊登陸北港，漳泉人士繼之陸續來台，耕地益增，而台灣西部平原上漸次出現受到漢人拓殖的痕跡。1624年，荷蘭人入據台灣，招募中國移民十萬，逐漸發開了郁永河的旅行筆記上所稱「……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駛其中，如在地底」的嘉南平原。

如果郁永河對草地高度的敘述是精確的話，以當時海埔新生地及河川入海口的沙岸來推測，那「覆頂」的高草，大概就是蘆葦了，一如今之淡水河口水筆仔紅樹林地的草地和新店溪沙岸蘆葦叢一樣。而那「蔽肩」的「弱草」，可能就是盛行於目前寬闊河床砂礫地上的甜根子草，夾雜著一些五節芒，但五節芒又絕非沙地的主要植物種類。

這些新生沙地，在形成的初期，富含不等程度的鹽分，隨著不同年



代，遠離海邊而發展出如棟樹等疏材狀的植物社會。這疏材狀的植物社會，依據300餘年來的數據顯示，每年往海邊退卻約15公尺。換句話說，台灣西部的陸地，隨著從高山所傾瀉下來的泥沙而不斷擴大其面積。由此等驚人的速率推算，台灣的西部平原也只不過是2600餘年來的淤積所生成。從另外的統計數字來看，這又似乎不足為奇了。民國62年，水資會計算本省西海岸31條主要河川的輸沙量，平均每平方公里流域高達7838公噸。這個平均值，較之世界最高含沙量的黃河支流之涇河，僅僅少了78公噸。台灣的這些淤積平原，便自然要朝向亞熱帶雨林演進，可惜的是，文明的入侵阻止了自然律的實踐。漢人在台灣拓殖的面積不斷加大。1650年，在台灣的荷蘭人鼓勵大量種植適宜生長於沙土的甘蔗來熬糖。隨著台灣製糖業的發展，蔗田向農作地擴張。西元1660年，鄭成功復台。經過三世經營、大量墾植，不僅台灣的平原地區殆成農地，即丘陵淺山也逐漸開發。例如林圯奉鄭經之命，屯墾斗六，進駐今之竹山，同台灣原住民展開了激烈的土地爭奪戰爭，終於遭到保衛土地的原住民圍擊，援絕而殉職。竹山舊名「林圯埔」，便源於這土地掠奪戰爭的歷史。「埔」指台地上緩斜坡或河階台地

只要有足夠的  
生長空間，戀  
大秋海棠在台  
灣是隨時可見  
的。

而言。是漢人自平原往山區拓展掠奪的繁多註腳之一。

### 伐樟取腦

台灣改隸清朝，已是1683年的事了。初設一府三縣，歸福建。此後，漢人在台灣的經營，一般地是「平原農作，山區營林」的模式。而山林之開採與利用，則始以伐樟取腦為主流。初時因濫伐及同原住民之糾紛橫生，清廷嚴禁伐木製腦。1720年，曾有百餘人因犯禁而被處決的事。但1725年，滿保（閩浙總督）奏准在台開始大伐樟樹，建造船舶附帶製腦。經百餘年間，軍營私伐、外商走私等濫伐燒墾，至1855年而樟腦事業旁落美國人，每年輸出樟腦超過十萬擔之多。至此，樟腦成了台灣主要的外貿商品。

1863年，道臺陳方伯試圖經營樟腦專賣事業，把樟腦工業從外人手中奪回，卻於1868年與在台外國樟腦商發生樟腦糾紛。英國領事派軍示威。1869年清廷被迫簽訂中英「外商採購樟腦規程」，台灣樟腦事業至此完全為外商所獨佔，而樟腦濫伐及樟腦商人與工人和原住民間的紛爭，更形混亂。

1874年，沈葆楨奏請開山撫蕃，1885年台灣正式建省，由劉銘傳擔任了第一屆台灣巡撫，統理省政，設立撫墾總局，下轄伐木局，專司開發森林資源，是為後人奉為台灣林業之嚆矢。

1887年，沈葆楨奏准清廷官辦樟腦及硫磺事業，在台北設立「樟腦硫磺總局」，分別於北路大料崁和中路彰化，設置「腦務總局」，下分南莊、三角湧、雙溪、集集、埔里等分局，掌管各地樟腦業務，實施專買制度。但4年之後，旋因外國商人施加壓力、清政府無能而終於廢止。

從這些台灣林業史的資料看來，



在距今百餘年前，制度化和計劃性林業，似乎是滿清末年自強運動的一個組織部份，但實際上，當然還缺少正確的現代化林政的知識和方法。Camille Imbault-Huart在劉氏建省的這一年裏這樣寫道：「中國人既忙著採伐樟樹區邊界上所充塞的樟樹，以便提煉樟腦，卻不知道補植樹苗，以代替他們砍掉的樟樹。長此以往樟腦生產，終會不可避免地涸竭盡淨。……中國人的這種作風尤其令人惋惜。樟樹長得相當迅速，並且人們很容易把它們種在腹地與東海岸的山坡上。而那些地方大部分都因為過於險峻，不能從事其他植物的栽培。只要花費少許勞

在光影的刻劃下，樹葉的稜角益加顯明。

阿里山梅園的梅樹，在12月的夕陽下，被染成一片金黃。



漸枯的玉山小檗，依舊從銹色中透出亮麗的鮮紅。



一抹枯黃，襲上這片台灣山桂花的葉子，在脈絡分明中，帶有幾分突兀。

力，便能在若干年內得到一些新的樟樹，藉以代替現在正在採伐的樟樹。不幸的是，中國人似乎從來不知道想到將來，他們只享受目前，再沒有旁的什麼。他們僅在砍去樟樹的地區種著藍草或茶樹，原因是這種植物可讓他們在最短的期間獲得利益。姑不論Imbault-Huart有無白人優越感，這百年前的指責，句句成讖。讀之令人心驚肉跳、鼻酸目熱。那些具備現代農學、理學知識，卻忙於大力推展所謂「林相改良」和「林相變更」（註：台灣模式者）的人士讀了這些話，又不知作何感想？

### 面臨屠戮的綠色資源

20年前，尚且還有人這樣主張：「……（台灣）到處都是原始山林，而且均屬雜樹類，……從未經開採……應將無價值的雜樹類原始林改變為有計劃的、且適合於海島上

有價值的造林。比如：相思林、銀合歡等……」。那麼，我們又怎麼對百年前的先人加以苛責呢？當年深富經濟價值的林木尚且無法避免濫伐砍絕的命運，遑論今之所謂的「雜木」呢！

1894年日清甲午戰爭，隔年割台，根據記載，這一年的樟腦輸出是500萬斤（5萬擔）。是以截至台灣割日之年為止，台灣原生植被受人為砍伐的範圍，大抵已屆海拔500公尺以迄1000公尺之間。500公尺以下的台灣植物形相，或已大部瓦解，所謂具有熱帶雨林成分的低地，已屆黃昏。

1895年，日本人發現了阿里山豐富無比的森林資源。台灣總督府於民政局之下，設立「殖產部林務課」，頒布森林法令。台灣綠色資源，在緊鑼密鼓中揭開了世紀大殺戮的序幕。 ☉

1987年另—種電影觀摩研討會

# 7 8 觀摩研討會

# 1 9 另—種電影

### 主旨：

透過紀錄片、動畫及第三世界等數十部作品的放映及研討，以期在作品形式、拍攝方法、題材及觀念上，倡導台灣電影創作的新視野，並鼓勵本土多元發展，以打破商業電影產業到體制、市場、題材、器材等複雜問題的桎梏。

### 內容：

包括國內外紀錄片、動畫、錄影創作及第三世界的經典名作放映，以及各種演講、座談、研討會。

### 研討會時間：

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十七、二十四、三十一日及六月七日共四天。每天自上午10時至下午9時30分。

### 研討會地點：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24號耕莘文教院一樓大禮堂。

### 報名費：

新台幣五百元整（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 報名日期：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十日至四月三十日

### 報名辦法：

向下列雜誌社洽購  
人間雜誌社：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即巷口華江之一號  
電話：702-7609  
705-6801  
700-6304  
704-0061

文星雜誌社：台北市敦化南路500號  
4F之一

電話：703-5482  
706-7286

當代雜誌社：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21號11樓

電話：561-4413

聯合文學雜誌社：台北市忠孝東路  
四段50號6樓

電話：766-6759  
763-1000  
轉674小姐

主辦單位：  
人間雜誌、文星雜誌、當代雜誌、  
聯合文學雜誌（按筆畫序）

贊助單位：  
中華民國電影基金會電影圖書館

## 節目表

### 第一世界的獨立紀錄片

5.17日(星期日)

上午 水俣症(日本)  
等待卡斯基(加拿大)

下午 演講：另一種電影  
薩爾瓦多：另一個越南

(美國)

精神病院(荷蘭)

座談會  
晚上 哈蘭礦工(美國)  
索威托六日記(南非)

### 本土及世界經典動畫

5.24日(星期日)

上午 開天(台灣)  
影像(台灣)

飛影(台灣)

昆時印象(台灣)

哀念(台灣)

與影子起舞(台灣)  
那張照片(台灣)  
香港感覺(台灣)

演講：動畫

下午 世界動畫名作選粹  
(加、美、法、丹等國約四小時)  
動畫工作者座談會

### 第三世界電影

5.31日(星期日)

上午 禿鷹之血(玻利維亞)

演講：電影與第三世界

下午 憤怒之神(塞內加爾)

露西亞(古巴)  
晚上 收穫三千年(衣索匹亞)

### 本土獨立製片

6.7日(星期日)

上午 絕緣還是來電好?(台灣)

尖端與我(台灣)

造家的人(台灣)

王船祭典(台灣)

座談：有關獨立製片

下午 台灣水鳥紀錄(台灣)

布袋戲老師傅王炎(台灣)

歌仔戲(台灣)

殺戮戰場的邊緣(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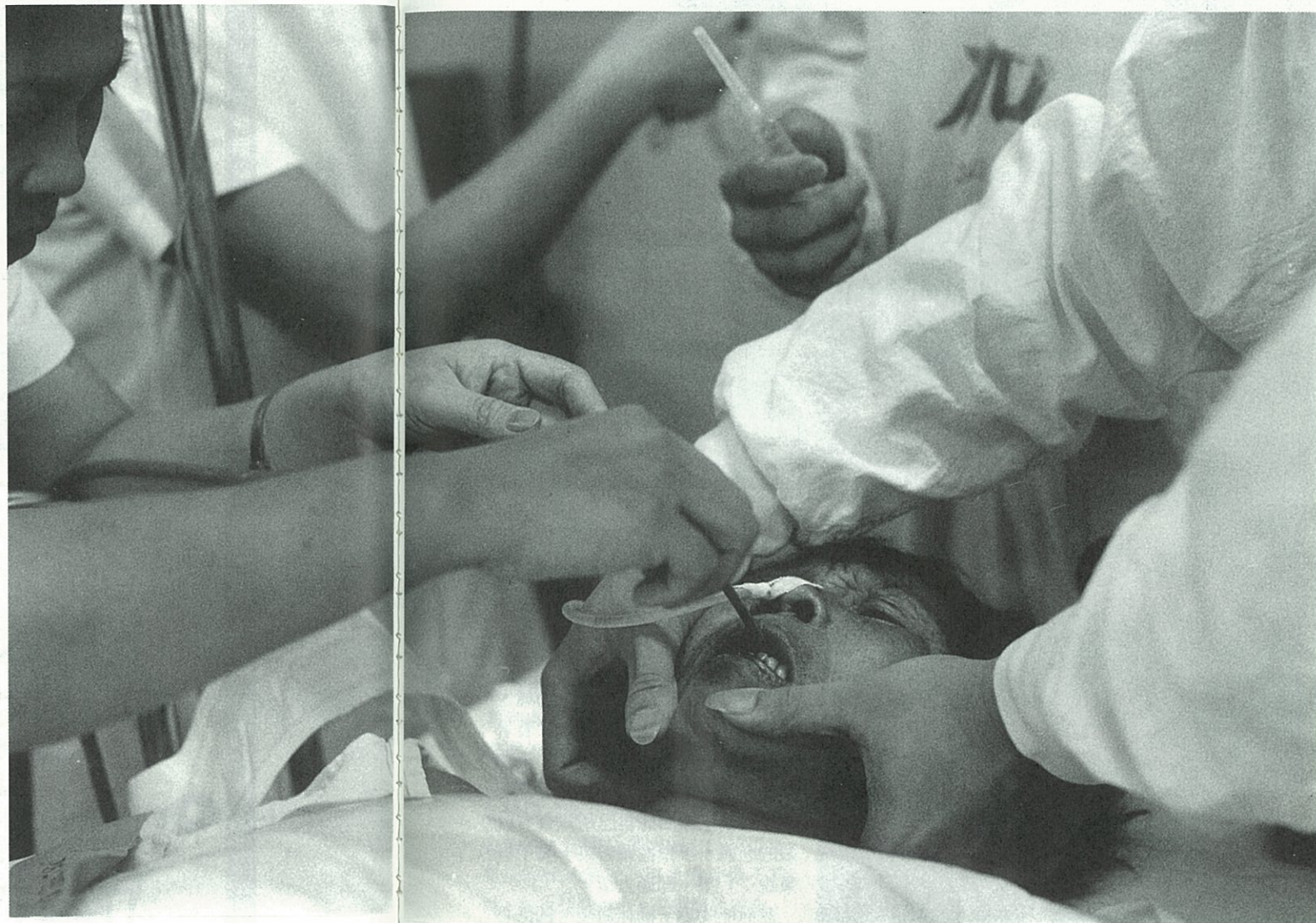
神祖之靈歸來(台灣)

總結座談會：另一種電影

# 失去 生活意志 的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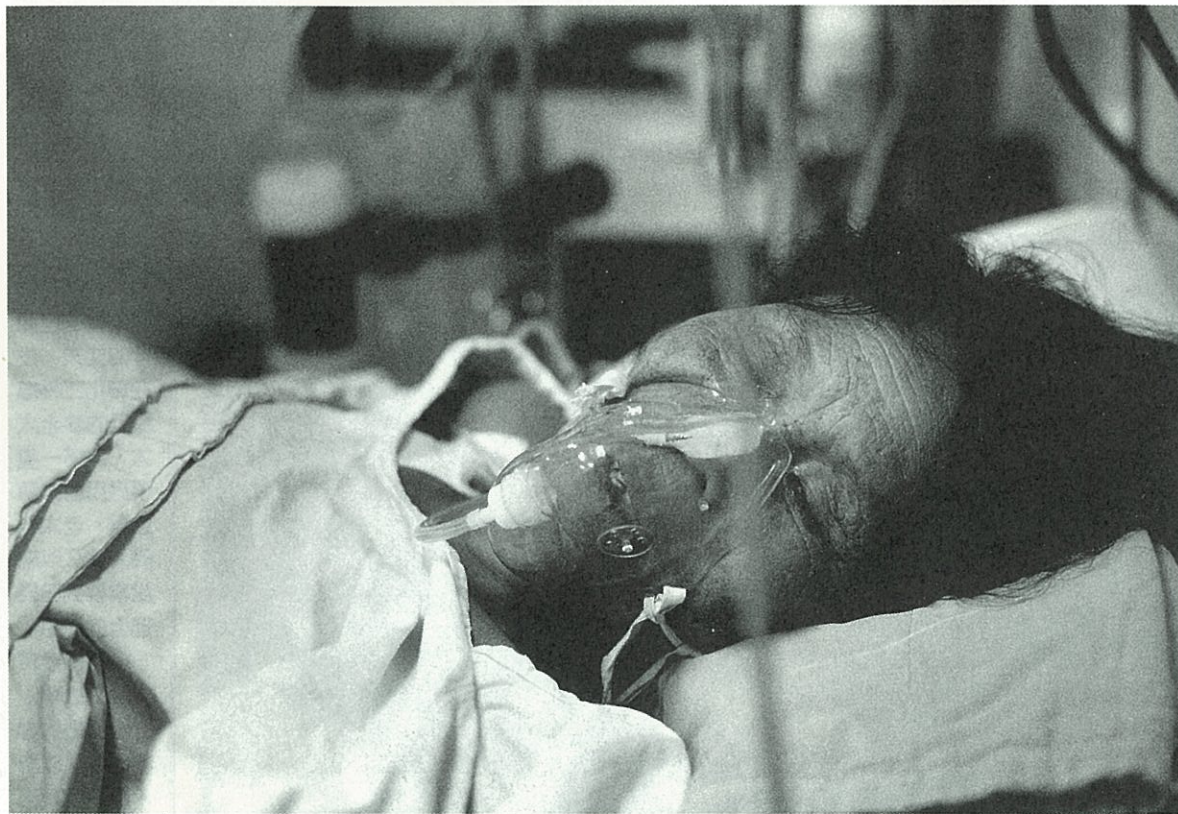
彰雲地區農民的高度自殺率  
和彰基「毒物防治中心」

近年來，由於農村社會的巨大變貌，  
經濟壓力、人間關係和倫理結構的劇烈重組  
帶來了強大的精神和心理的危機。  
加上十數種劇毒性農藥在農村中氾濫，  
對致命性農藥的販售、貯存和使用，毫無管理，  
使農村中服食農藥蓄意自殺的比率不斷增加。  
彰基「中毒防治中心」  
是台灣第一個對應農村的新的危機  
專業設立的醫學中心，做出美好的工作……



農曆過年前，  
由於過度思念  
因車禍去世周  
年的丈夫，住  
在彰化二林鄉  
附近的廖老太  
太，服下一種  
殺蟲用的農藥  
自殺。老太太  
說，長久以來  
常常夢到已經  
過世的先生。  
「他時常要帶  
我跟他去啊！」  
清醒後的廖  
老太太這樣說。  
由於農藥已  
經些微傷及她  
的原已因年老  
而衰弱的肺部  
，加護病房的  
醫師們正在為  
她抽痰。

攝影■廖嘉展 撰文■陳水邊



尚在昏迷中的廖老太太，徘徊逡巡於生死兩界，有如劃過她臉上的一條低氧輸送管，只有一線之隔。然而，經過血液灌注，活性碳的洗血清毒後，她終於慢慢甦醒過來了。春節前夕，她康復出院，「喝農藥實在艱苦！」她說。

### 楊豪傑

冬日，黃昏，雲林縣崙背鄉的田野上，夜正緩緩將壯麗的夕陽捲入黑冷的懷中。

44歲的楊豪傑穿著單薄的夾克，頂著透骨的寒風，赤足在田埂上，動作熟練地把兩大袋剛挖出的蕃薯綁在機車後座，這是今年唯一的收穫。

即使在勞動的時候，楊豪傑風霜橫陳的臉上，仍流露著平淡謙和的神情。幾個月前自殺未遂的陰霾，似乎已煙消雲散，只不知那一度掙扎於死亡邊緣的恐懼，是否真已離他遠去？

楊家世代務農，10個兄弟分家後，排行老么的楊豪傑只分得5分地。除了要奉養82歲的老母，他還得養活妻子和5個稚幼的兒女。微薄的5分地實在無力承載這個重壓。他狠下心又向人租了7分地，雖然日子

沒有改善多少，一家老少8口將就著也就過了。如果不是4年前得了腸相粘的病，像他這樣對家庭責任感重的人，說什麼也不會想到死。

「這一病，不但田裡的活沒人幹，為了醫病，開刀手術兩次，10萬、10萬地花，病還是治不好。眼看著家全被我拖垮了！當時我想，不如死掉算了，省得妻兒為我擔苦受累。」楊豪傑回想自己所以會有自殺的念頭，不禁搖頭苦笑，嘆了口氣說：「唉，都過去了。」

然而他的妻子楊林莉美，卻仍心有餘悸。對於一個像她這樣堅毅、質樸的農婦，生活再艱苦，只要手腳健在，肯幹，人還是可以活得很有希望的。她3歲喪父、6歲喪母，什麼災難沒見識過，活活跳跳到現在，靠的就是「一枝草、一點露」的信念。她堅信天無絕人之路，卻萬萬想不到自己的丈夫竟會如此輕生。

當6歲的小女兒跑到蘆筍園，告訴楊林莉美：「爸在床上滾來滾去，吐了好多口水。」，她便心裡有數，在狂衝回家的路上，她告訴自己絕不能腳軟、要勇敢面對現實。但她畢竟是個婦道人家，當她將全身發冷、嘔吐不斷的丈夫，送到蔞桐的小診所時，醫生見是喝了除草劑巴拉刈，堅拒不收，還跟她說：「這死定了，不必救啦，別花冤枉錢。」她跪下來嚎哭哀求，那是她第一次向人屈膝。

「就算傾家蕩產，我也要把他救活。人哪有不生病的？有病就得醫，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慢慢醫，總有醫好的一天。醫病哪有不花錢的？錢花光了可以再賺，債再多也會有還清的時候。他若死了，問題丟給我，我若扛不動，可憐的還是他的老母和5個小孩，他可真狠得下心，丟下他們不管？」楊林莉美看了丈夫一眼，嘆道：「要不是後來雲林醫院肯幫他急救，又介紹我們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去醫治，後果真不堪設想啊！」

楊豪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加護病房甦醒過來，聽見護士在談論剛過境的韋恩颱風為首當其衝的雲林縣造成嚴重的災情，心中焦急如焚，看到來探病的妻子，開口便問：「家裡怎麼了？田裡怎麼辦？」

楊林莉美瞭解，如果他知道家裡的屋頂被颱風掀掉了，勢必無法安心治病，便隱瞞實情獨力擔起災後更加困頓的家計。可是儘管妻子不說，他也想像得到，那破陋的房舍，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強風一擊的。可是這當兒自己卻不能克盡一家之主的職責。也就在深懷疚責的同時，他痛下決心，要讓自己儘速康復。「再苦也要一家人苦在一起。我終於了解逃避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只會帶給家人更多的負擔。」楊豪傑說。

「他喝的是劇毒性的除草劑，必

須用活性碳作血液灌注的醫療，醫療費又都得付現金，花錢像開自來水一樣，加上那時連續兩個颱風，親朋好友都自顧不暇，哪有餘力幫我，我就算不要臉了，伸手去借也借不到錢。要不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社會工作部幫忙我們減免醫療費，又為我們申請各方面的補助金，恐怕真會眼睜睜看他走。」楊林莉美說。

這次住院，不但挽回楊豪傑的生命，同時也把他腸相粘的病治好了。出院後，他們搬離破落的祖厝，以極低利的分期付款，向一位親戚買下一幢雙層的樓房，一家人又重新攜手和蹇困的命運搏鬥。楊豪傑的身體雖已復原，但巴拉刈中毒的後遺症，卻使他無法再到田裡幹粗活，他希望有一天能到工廠謀份差事：



躺在彰基加護病床上的廖老太太的腳。粗糙、龜裂的腳板，象徵著她一生堅韌勤勞的生命，也訴說著這向來強韌的生命在今日台灣農村社會巨大變化中的崩壞和摧折……

剛送到醫院的農藥中毒患者，滿身散發著沉重的農藥臭味。連戴著兩層口罩的醫生和護士們都難以忍受。這位執意尋死的中年農民婦女，還用手腳和護士們拉扯，抗拒著治療。手忙腳亂當中，最著急的莫過於門外的家屬了。



「在工廠做事，一個月將近有1萬元的收入，加上我太太到處打零工所賺的，生活該會過得像樣些。種田這途是靠不住了。」

然而，既不能幹粗活，又無一技之長，要到工廠找工作，談何容易？他也瞭解：

「不管有沒有可能，總是得做這種打算，時代變了，種田的若不趕緊另謀發展，最後只有死路一條。最重要的是，我不願讓下一代再過這種做牛做馬也換不到幾頓溫飽的日子。」

晚餐後，楊豪傑一家圍在客廳的電視機前，邊看電視，邊做著涼鞋

的加工。雖然一隻鞋的工資不過5毛錢，但大夥兒一起動手，賺一點是一點，對家計也不無小補。而他最大的女兒國中畢業後，很快地也能到工廠去工作。太太樂觀地說：

「在他住院最危險時，我整天擔驚受怕。現在想想連那種難關都讓我們給熬過來了，我不相信天下還有更難的關卡。我們種田人天生歹命，反正再歹也不過如此，如果還不知道自己疼惜自己，神仙也難救無命人哪！」

### 廖陳阿枝

潔白的病床上，一名枯瘦如柴的

老農婦憂愁地躺著；來自呼吸器、活性碳灌洗器、點滴筒及心律查測器的各式醫療管線，將她輕輕纏繞。終年辛勤耕耘的手腳，此時被碎花布條繫在病床四週的白鐵欄干上，指甲裡的泥垢猶存，腳掌上幾道漆黑如渠的皺褶縱橫，彷彿在牽掛未了的農事。

她原是无病無痛的人，雖然老了，但若不是喝了毒絲本（除蟲劑），此刻或許正在菜園裡除草施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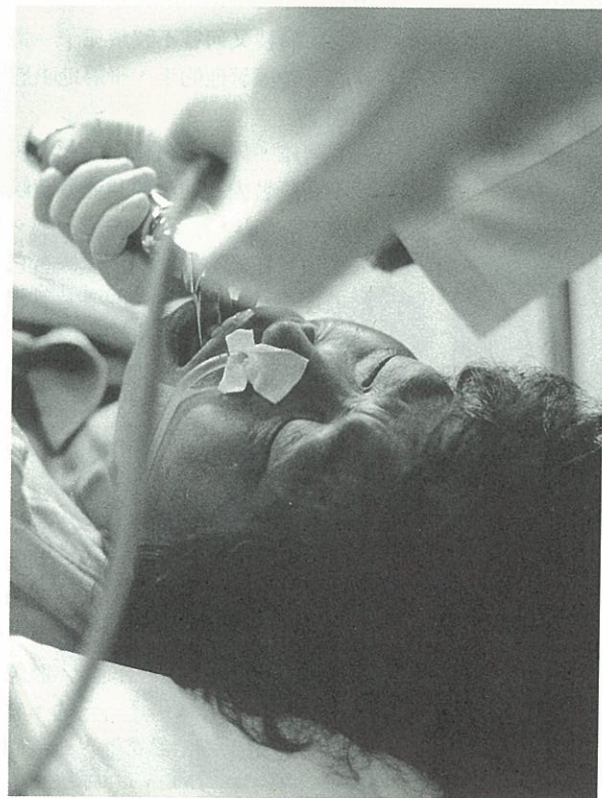
「阿婆，感覺好一點沒有？」護士柔聲問她。她無力地點點頭。

「原本好好的人，何必來受這種苦呢！以後別再想不開了。要疼惜

自己，好麼？」護士說。她又溫順地點了點頭，疲倦地閉上眼，淚水便悄悄滑落下來。一年前，她的老伴發生車禍，正是在這個加護病房過世的。一年來她無時不在思念著他。

「阿母跟阿爸的感情向來很好。阿爸走後，阿母失去依靠，原本內向的她變得更憂鬱了。我擔心她太寂寞，便搬回田尾老家陪她。我太太和她處得不錯。平時我們夫妻得到外莊工作，早出晚歸，3個小孩都是阿母幫忙照顧。她那麼疼孫，怎麼捨得放下他們不管？也許是太想念阿爸了。而我這個獨子，事業一直不順利，也帶給她很多煩惱。那天中午，我們夫妻又為錢的事爭吵，可能是被她聽見了，竟使她動了自殺的念頭！實在太傻了啊。」

廖老太太的獨生子廖勝雄感慨地說。他利用探病的20分鐘，細心地為母親按摩小腿，並在她耳旁低聲輕語：



除了手腳的拉扯外，這位執意尋死，來自雲林縣二崙鄉的李太太，不但用手腳奮力抗拒治療，還緊咬著牙關，不肯讓醫師用導管吸取她喝下的毒液。醫師只好借助喉頭鏡的力量，扳開她的牙關……

「放心養病吧，菜園我會幫妳照顧。大家都很關心妳，妳那些金孫銀孫在等阿媽回去疼他們呢。」

為了籌措母親在加護病房所需的龐大醫療費用，幾日來，廖勝雄奔波勞累，消瘦了許多。他一直是父母眼中的「浪蕩子」。退伍後，他憑著在軍中學會的汽車修護技術，獨自到外莊闖天下，曾先後在溪湖、社頭開小型汽車修護廠。但在外做生意，未必就真的比種田有賺頭。前幾年逢上景氣差，倒掉不少錢，吃足苦頭。父親在世時，多少還能為他張羅借貸。自父親走後，天大的事都得廖勝雄自己扛了。而無論再怎麼扛不動，他也從不肯賣掉家裡那不到1甲的地，一則是覺得賣不了好價錢，二則畢竟是母親與父親兩人攜手耕耘過大半輩子的回憶啊。母親這一住院，等於又在他肩頭添了塊磚。

「老人家難免會鬧情緒，阿母不是故意要這樣的。」廖勝雄體貼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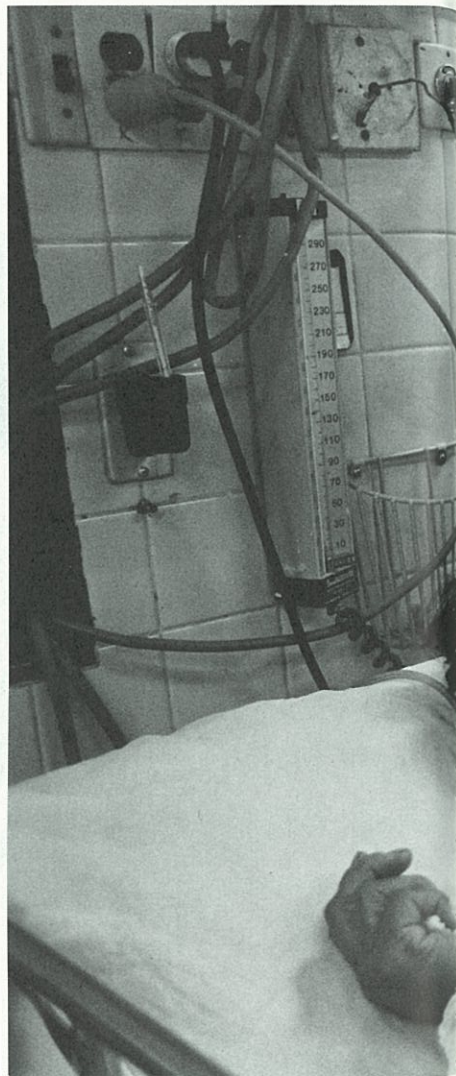
廖陳阿枝又何嘗不瞭解兒子一番孝心。她握著他的手，平靜地哄慰他說：

「阿雄，你爸昨夜托夢給我，叫我不要急著去找他，要我過些時候再說。你放心，我不會再喝農藥啦。人家說，好死不如歹活，好像有它的道理。」她握著兒子的手說，想想，又叮嚀：

「喝剩的那瓶毒絲本，有沒有收好？如果小孩拿去當汽水喝就不得了哦！不過也別丟掉，剩下的那些可以留著以後洒菜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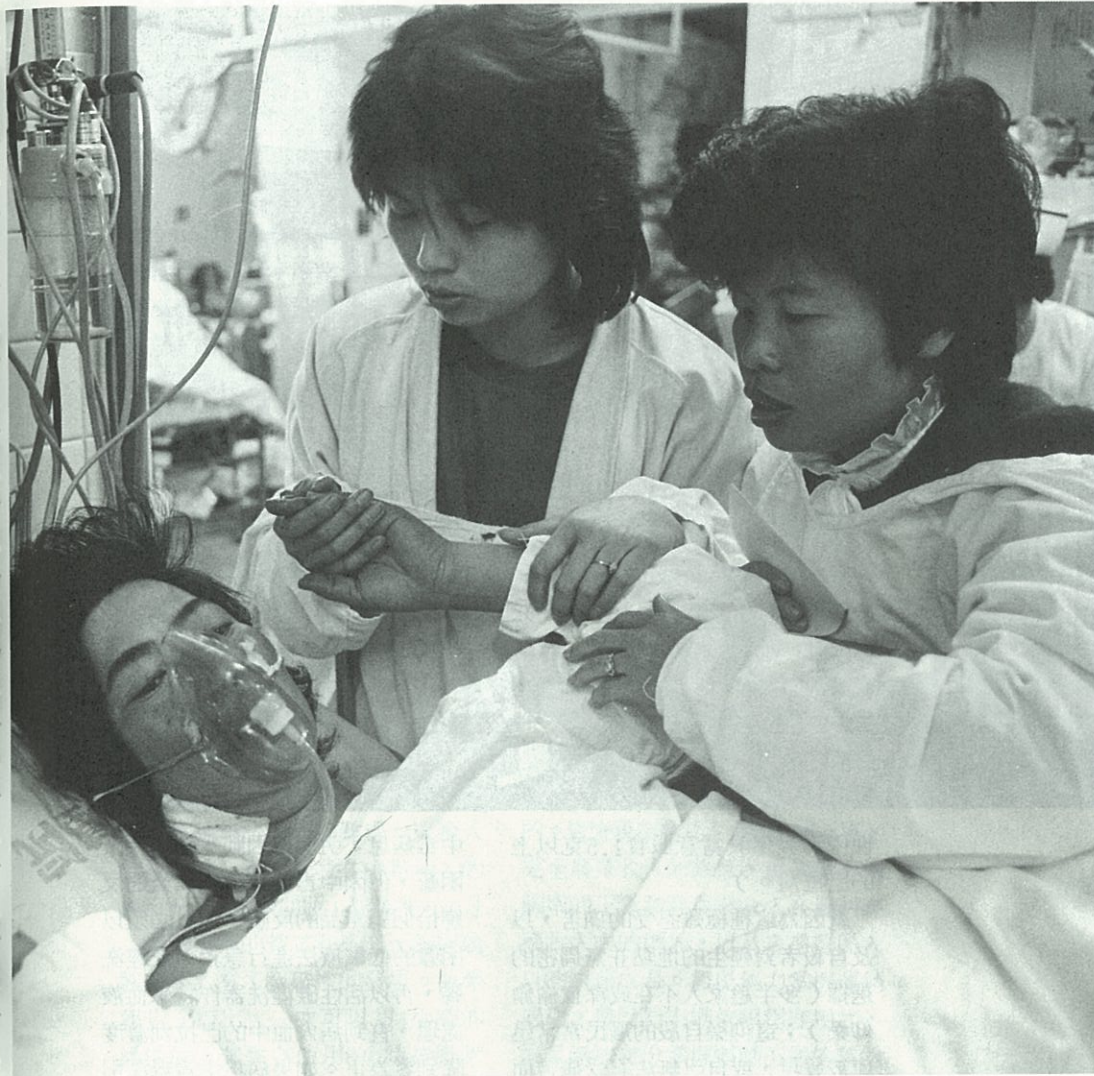
肯定母親恢復求生意願，廖勝雄寬慰地走出加護病房。在病患家屬休息室，他與前來探問母親病情的嬸嬸聊起來：

「事情發生了，就要面對，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阿母是自己的，有希望就要醫到好，沒希望也要醫到底。」



據廖勝雄估計，母親這次住院的花費起碼要50萬元。他本以為最近幾筆會錢結束後就可喘口氣，現在擔子恐怕一時是卸不下來了。他自認這幾年來不是沒有認真打拼，可是命運多舛，他幫別人裝一個貨車馬達10幾萬，人家開3個月的票子，沒想到3個月不到，卻跳了票，他只有認栽，栽個2、3次，別人倒了，他只好跟著倒。他無奈的笑著說：

「倒了怎麼辦？當然是想辦法再站起來。我才30歲，日子還長，不站著過，難道要趴著讓人踩在背上過？隨它社會要怎麼72變，就算全身黑青了，也得挺下去。現在我最



大的心願，是希望阿母早日恢復健康，以後我一定會加倍照顧她。什麼都是假的，只有全家人平平安安一起過日子，才是真的。」

### 醫療和醫費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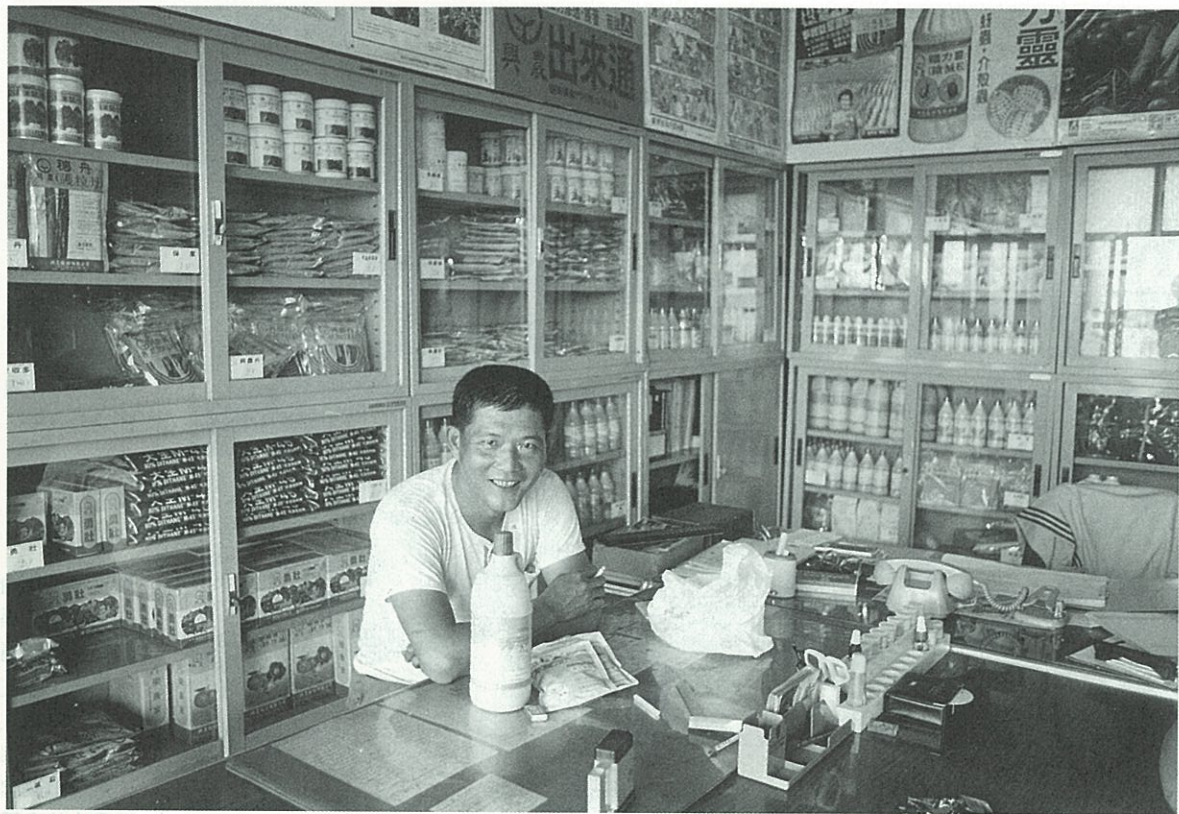
楊豪傑喝的「巴拉刈」，廖陳阿枝喝的「毒絲本」，正是彰化、雲林兩縣農民最常來自殺的農藥。當一個人喝下6克巴拉刈，一小時內就開始感到噁心、嘔吐、腹瀉、腹痛，身體變得冰冷而潮溼，12到24小時內患者更因肺水腫而發生呼吸困難，腎和肝細胞也同時受到嚴重損害，極為痛苦。（而高度致死



經急救成功後的李太太說，「恍如大夢方醒」她已不知何以自己會堅心尋短，她的親人相信是鬼魂作祟使然。讓女兒握著手，李太太的妹妹，安慰她，「過完年，惡運就會過去……」

彰基毒物防治中心裡的農藥自殺病人家屬。這個中心在救治中毒病人的傑出成功率，取得農藥自殺病人的家屬的信賴和感謝。「死，不是輕易的事。沒有任何人有權決定結束一個生命……」陶阿倫醫師說。





在虎尾鎮過溪里一家農藥店內，採買農藥後在店中間坐的37歲農民林德政。他的隔壁隣居有一位久病厭世的老先生，在上個月也服農藥自殺身亡。他笑著說，「農藥是用來除蟲害的，好多人却用來自殺…」傳統農村生活與價值的崩壞，農藥管理的鬆懈，已經為今日台灣農村帶來了巨大的死亡的陰影……

性中毒發生於蓄意服食1.5克以上的巴拉刈。) )

就因為這種極難忍受的痛苦，以及自殺者對輕生的地點並無周密的選擇(多半趁家人不在或深夜偷偷仰藥)；這仰藥自殺的農民常常迅速被發現，或自己無法忍受痛苦而主動求救。

根據彰化基督醫院的統計，前年(1985年)藥物中毒的急診病人有379名，其中因農藥中毒的幾達三分之二(共237人)。而誤食農藥或使用不當的中毒案例並不多，絕大多數是蓄意服食而深度中毒的。去年因藥物中毒來彰化基督醫院急診的人數上升到600人，其中農藥中毒者占二分之一強(316人)，仍以服藥自殺最為頻見。這些厭世的農民的年齡大致在30到55歲之間。

在醫療水準低落，人手、設備普遍不足的農村醫療結構中，喝農藥自殺的病患，顯然頗令農村診所和醫院的醫師感到棘手。一個巴拉刈

中毒病患，明明已因肺水腫而呼吸困難，但因中毒者身體對氧氣的反應恰似對毒品的反應，所以必須以困難的低氧療法進行急救，先經洗腸，再以活性碳灌洗器作特殊血液處理，直到病人血中的巴拉刈濃度降到零為止。如果病患中毒過深引起腎衰竭，還須以洗腎機幫助代謝。

就在醫師急於救人的同時，家屬已經開始為一筆又一筆必須立刻即付現的鉅大醫療費發愁了。一副可使用4小時的活性碳，目前的價格約2至3萬元。據彰化基督醫院的專家指出，一個巴拉刈中毒者，通常要用到8副(甚至更多)活性碳來吸附血中的毒質，花費就在24萬元以上。

然而，以農藥自殺的農民病患，通常是因為經濟崩潰或拮据而輕生。這樣的自殺病人怎麼負擔得起這筆龐大的醫藥費？有些家屬因此在病患做了兩、三次血液灌注後，醫生尚不能給予明確的保證時，便急

著為病人辦理出院，停止急速增加的醫療支出。據說，如果自殺者不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收入的創造者，有些家屬甚至絕望地放棄送醫院。他們的想法是：「喝農藥，鐵定沒救了，再怎麼花錢也是白費。死人可不知道活人要為醫藥費做牛做馬拖磨半輩子」。所幸這種案例並不多，通常家屬會像廖陳阿枝的獨生子廖勝雄、楊豪傑的妻子楊林莉美一樣，不計一切代價去挽救親人的生命。

### 陶阿倫醫師的成功試驗

彰基加護病房主任、澳洲籍的陶阿倫醫師，3年來一直為救治農藥中毒患者孜孜不斷研究著。「有時在彰化街上遇見出殯的隊伍，發現在黑白遺照裡展露笑容的，正是前天急著出院的病人！」他說，「如果因為金錢的顧慮，便使農民和他的家屬放棄為挽救生命的努力，真教人感到無法忍受的難過。這驚人的現實，一直促使我在中毒病人的救治上不斷地找問題，想辦法……」

經過不斷的嘗試和研究，陶阿倫醫師終於有了突破性的發現。醫學報告上指出，一次可以用4小時的活性碳，其實在使用8小時後吸附病人體內毒質的能力仍然很好。陶阿倫醫師不斷的試驗，一副活性碳，可以使用長達100小時以上而仍不失其作用！這項新的發現，不僅為中毒病患省下一筆極為可觀的洗液費，也提高了病人家屬救治病患的意願。據外國現有的醫學報告中指出，血液中巴拉刈濃度高於1ppm的病患已經回天乏術。但陶醫師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其他醫生在臨床上的努力，卻成功的救治了血中巴拉刈濃度高於4ppm的中毒者！

然則，以農藥自殺的案例為什麼在彰化、雲林的小農村裏頻頻發生？

### 日漸凋弊的農村

對此現象深感震驚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對自殺病患進行家庭訪問，深入尋訪自殺原因，有這樣的發現：

第一個問題，來自台灣農村的巨大變貌。十多年來，許多工廠向台灣的農村腹地伸展。目前的彰化市和它的近郊，蝟聚著大大小小的各種工廠，大量吸收了彰化市周遭鄉村的勞動力。這一方面引起農村勞動力向外流移，農村人口老化；另一方面，也因為向市鎮工廠集中的農村青年的思想、感情和價值的城市化，回頭使廣泛農村傳統的人際關係、倫理規範、價值體系，起了巨大變化。父子、親族、妯娌、婆媳、鄰人等傳統關係逐漸解體。無法適應這巨大變化所帶來的情感和社會上的精神緊迫(stress)的人口越來越多，終而引起特別是中老年農民厭世自戕的悲劇。

其次，台灣30年來工業發展，基本上是以農業的犧牲為代價所換取的。這表現在農業人口的急速下降，完全農業收入的降低，農業投資報酬率的下降和非農業收入在農村經濟收入中的增加，以及專業農民人口的快速成長。農民無力掌握運銷過程，農民對市場依賴程度增加，而又無法充份掌握變動不居的島內



因婆媳不合而喝農藥自殺，是加護病房內，農藥自殺常見的一個現象。傳統的三從四德，在今天的農村社會中早已崩潰。從前是媳婦怕婆婆，今天媳婦欺凌婆婆的現象已屢見不鮮。而婆媳爭吵後往往是婆婆仰藥尋短。婆婆因中毒過深不治，活下來的媳婦，不知要如何去面对未來的責備……

隨著科技的進步，農民噴灑農藥的技術也進步到用機器馬達的壓縮噴灑方式。因為噴灑農藥的機器和方法「進步」了，農民對劇毒農藥的安全、正確配方、使用方式等，却沒有人嚴加管理和傳授。雲林縣崑崙背鄉的這位鍾姓農民，帶著他的四個小兒女，在毫無安全措施下，這樣地噴起農藥。

外農業市場的條件，農業資金的短絀，農業政策的缺如和政策品質之低落，使廣泛的台灣農村經濟面臨極度恐慌和緊張。抵押土地借款的農民很多，而且一有自然災害和家中巨大的變故，都足以使農民一點點長年的積蓄為之一空，家庭經濟立刻陷入危機。農民財政上的窘境，是彰雲地區農民自殺的另一個要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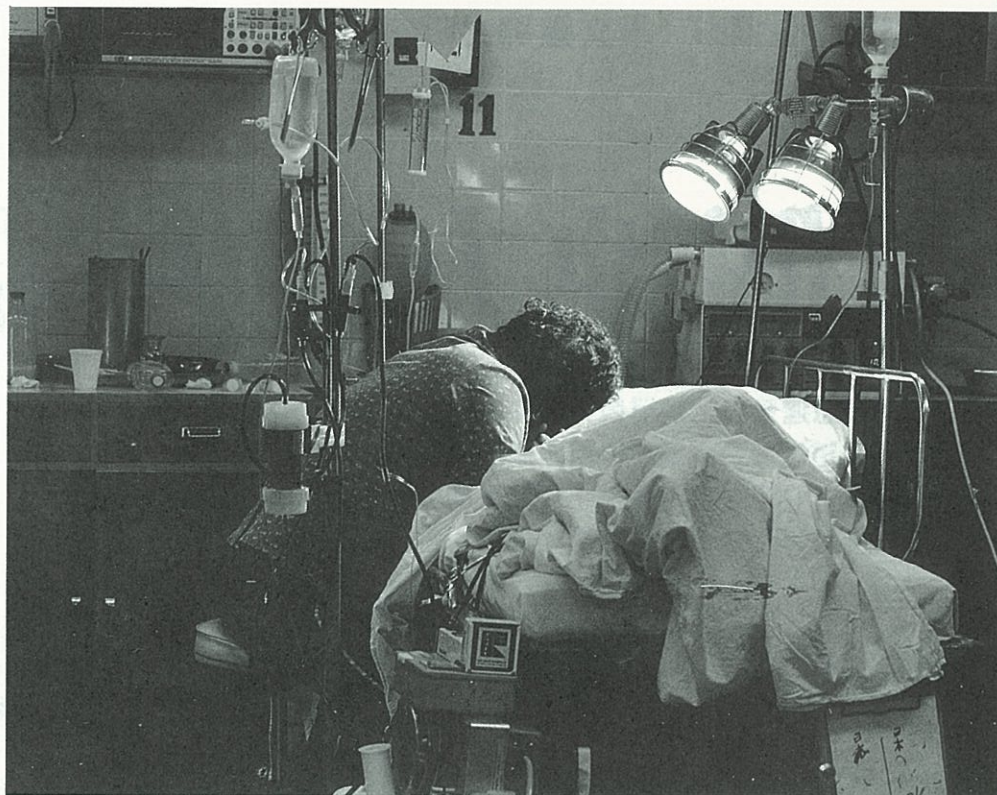
再次，農業市場的不穩定性，加上高成長經濟的文化帶來投機暴富的心理，近年來「大家樂」賭風之熾盛，令人咋舌。這種舉全鄉村為賭博的瘋狂景況，不但成為近年來台灣社會最大的怪現象，也為投機慘輸的農民，帶來破滅的命運。「每次愛國獎券開獎，我們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中毒防治中心』就要特別忙碌，緊張地為拯救那些因為大家樂賭戰中慘輸而悔恨、羞愧，終

至輕生的農民生命。」一位中心的護士說。

最後，隨著台灣農業的高度資本主義商品化，農藥用量急劇增加。由於農藥的販售、持有和使用缺乏嚴格的管理，今日農村劇毒性農藥的氾濫和濫用問題，十分嚴重。數十種具有強烈中毒致死藥性的農藥，在台灣鄉村的每一個角落裡，垂手可得，造成經常性的過量、不安全使用，也造成劇變中台灣農村適應不良農民輕易自殺的悲劇。

### 台灣第一個「中毒防治中心」

做為台灣彰化、雲林地區唯一的後送醫院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幾年來，她具體、鮮明地感覺到農村藥物中毒病例的急劇增高，使她感覺到農藥誤用、誤食，農藥自殺、工廠內化學藥物中毒等問題在今日彰雲地區的極度嚴重性。這客觀的事



一個50歲，「孩子氣很重」喝農藥自殺的男性患者，好幾次試圖拔掉身上的各種管子。正在做血液灌注的他，整天被綁在床上，「比死還難過」他說。為安撫他的情緒，加護病房只好破例讓他的太太在旁陪伴。幾天幾夜還不會合眼的太太，終於疲倦地趴睡在先生的身旁。

實，要求著特別的工作布署。

去年11月29日，正好彰化基督教醫院設院90周年紀念日，她成立了台灣第一個「中毒防治中心」，它是結合了急診、門診、精神科、社會服務、醫學教育、社區健康等工作性質的醫學中心。它的工作重點是預防農藥中毒，農藥中毒症狀的緊急救治，工廠化學物質中毒的預防和急救；此外，她設有中毒諮詢中心，為彰雲地區和其他地區的醫院和開業醫師，提供有關中毒急救的臨床技術，使一般民眾也能明白急難時第一線上最初級的中毒處置。

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部主任董英義說，「彰基在農業、化學物質中毒的救治上，有經驗、技術和知識上的重大突破。但是，要根本防治今日台灣農村中農民的高度自殺率，根本之圖，必須先要正視急速變貌中的台灣一般社會和農村社會所產生的社會的、倫理的、人的問題。」

高成長經濟所帶來的自然破壞，即環境、空氣的高度汙染，已廣為人知。但富裕化所帶來的人的破壞，儘管尚未為人警覺，卻在社會的內層中嚴重地存在著。「一向樂天知命，一向對苦難之來逆來順受，具有強韌無比的生命力的中國農民，至此已經失去了這傳統的韌力。」一位中毒防治中心的社工人員說，「這嚴肅、嚴重的問題，要求著我們去解答和面對。我們的工作才開始。但我們的工作目標，並不以中毒、自殺的臨床處置為己足。我們希望從我們積累下來的探訪和研究中，為今日台灣農村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巨變，提出初步的解答…」♀

〈人間農村〉 攝影 / 撰文 ■ 郭力昕

# 有個地方，叫塭子內……

隨着工商業急速發展，喧囂競利的都市社會充滿令人難堪的冷漠、疏離而塭子內，這位於台南縣佳里鎮西側的小農村卻依然堅守着它的靜謐、質樸，以勤奮的勞動、人與人最原始的關愛溫馨地召喚着每一顆在城市焦燥浮動的心靈……

清晨，田裡的空氣特別令人愉快。



嘉南平原的天空下，一位農人牽著水牛從塭子內的田間走過。



## 緣起

第一次去塭子內，是11年前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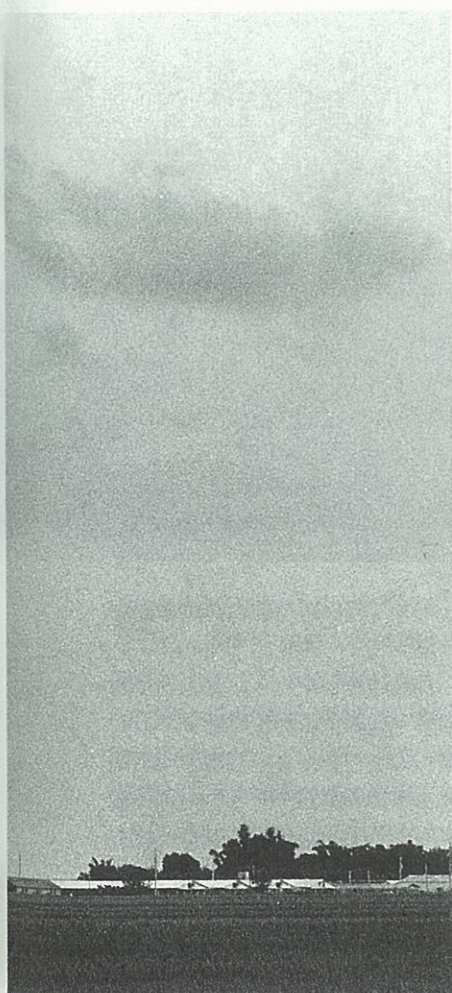
這位於台南縣佳里鎮西側的小農村，是大學同班好友柏棋的家鄉。大二結束的那個暑假，我和住鳳山的金城，及系上一位美國老師蘇珊，搭乘興南客運，搖搖晃晃，來到這空氣中混雜著些牛糞和泥土味兒的村莊。

在此之前，我幾乎從未到過真正的農村。當時我充滿了新鮮、好奇、與準備體嚐「異國」風味的心情，大概和新澤西州來的蘇珊差不了太多。而我這個「異鄉人」，那時候居住的地方，是距離塭子內不到40

分鐘車程的台南市。

記得當天飄著細雨，我們短褲涼鞋，撐把傘，在柏棋家附近的田埂上漫步，心情十分的浪漫。在略微破舊的三合院前，我見到了每天下田勞動的柏棋的母親。但是，除了點頭示禮之外，我講不出什麼其他的話。做為一個「外省仔」，那時候我的台語會話能力，差不多是零。

雖然第一次的接觸，性質上是懷著浪漫情調、未曾介入的，我發現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地方。之後又陸續來過幾次，仍是瀟灑灑灑的來，乾乾淨淨的離開，除了和柏棋在小屋裡聊天、聽莫札特的協奏曲，偶爾到田裡走走，或者到廟中小坐之外，我並不認識塭子內。當時我這



個優游於莎士比亞與海明威作品中的大學生，和這種「庄腳所在」，大概是格格不入的吧。但令人費解的是，儘管未曾真正了解這個地方，我每去一次，就多喜歡了它幾分。何以如此，當時自己也說不上來。

畢業後，跑到國外又唸了幾年書。揮之不去的疏離感時常侵襲心頭，有來自文化環境的，也有來自於人的。我大概不適合久居異國。回來之後，定居台北，我駭然發現，這個城市裡的人與生活，竟也可以產生相似的疏離感覺。夾在忠孝東路四段的人潮中，與站在紐約曼哈頓的通衢大道上，感受其實差不多，也許更糟。我想起了塭子內。

台北人應該是富而好禮的罷。然

而，速食店或餐館內服務員機器人式的「歡迎光臨」，那就是「禮」嗎？辦公室內上班族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卻隨時將「不敢當」、「請教」、「Excuse Me」掛在嘴邊的斯文談吐，那就叫做「禮」嗎？……我又想起了塭子內。我回



憶著多年前騎了摩托車在塭子內附近的鄉間小道上，用我那湊不滿一整句話的蹩腳台語，向路邊一位農夫問路時，他放下鋤頭，認真、熱烈地比劃著手腳對我說明方向，當我繼續前行時，他還在背後喊著提醒我何處該轉彎……等等情景。

佳里鎮通往塭子內的路。

我決定到埤子內做一個攝影專題。我想，該是甩掉浪漫心態，好好認識一下農村的時候了；也該是藉此機會，學好台灣話的時候了。在國外學習報導攝影課程時，梁正居正在國內進行拍攝「台灣行腳」的工作。聽一位台灣來的朋友談起：這位標準的「外省仔」，為了能夠真正做好他的攝影計劃，特地下功夫練就一口好台語，然後上山下鄉，走遍台灣各個角落，與被拍攝的人打成一片。這慎重的態度，當時對我起了一種典範作用：回台灣後，要落實報導攝影的創作，練好台語是我的首要課題。雖然這對我是一項挑戰，但若不克服這道障礙，其他一切免談。而埤子內正是一個可以提供我學習與實踐的地方。



村內一個夏日的午後。

去年暑假，我開始展開攝影工作。8月間來到埤子內，柏棋家的三合院舊房子大部分已經拆掉，動工逾半年的新居建造工作接近尾聲，而忙裡忙外的柏棋也收到了哈佛大學的入學許可及獎金，即將赴美唸研究所。（是的，一個不到250戶人家的偏僻小村莊，也可以出個哈佛人！）此後，我利用假日與平時工作的空檔，不定期的往返於台北埤子內，長則待上四、五天，短亦兩



三天，零碎但持續的進行這個攝影計劃。

目前整理出來的，只是個初步的結果。這篇東西的報導性質不很明顯，因為它並沒有一個事件或話題做為採訪的重心——埤子內的外觀與內部居民的生活平淡無奇，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觀，也沒有任何特殊的新聞價值，像這樣的村落，全省到處都是。之所以選擇它，無非是來自內心裡那股難以言喻的親切情

感。更正確地說，這是一篇對自己學習認識農村、接觸村民的個人經驗的記錄。當然，只要走進農村，無可避免的會看到一些問題。譬如中盤商聯合壟斷，以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來剝削農民；農村年輕人口外流；以及都市生活方式與內容帶給農村的影響，等等。碰到這些農村裡共同的問題，我自然順手記下，在第二部份的內容裡，會談到一些。可是，我來埤子內的主要目的並不

在此。這一回，我想放鬆一下緊繃著尋找問題、揭露、控訴的神經，靜靜的看一看這塊地方，參與到這些可愛的人的生活裡，然後試著替他們及他們的村莊做一些素描。

在埤子內的經驗是快樂的，無論是學習生活、與人接觸，或者攝影。在這裡，心境是安穩的，情感是充足的，它平衡了我在都市生活中焦躁與浮動的心情。每次我從台北灰頭土臉的來到埤子內，就像看侯孝

村內大廟「永昌宮」旁，等待入廟祀拜的村人。

柏棋家隣居養的一群鴿子，總是很關心主人的每一個動作。

賢「戀戀風塵」的效果一般，它提供了一種洗滌淨化的功能，使我再拾回一些對生活的肯定與希望，以足夠的勇氣回去面對台北。塭子內給了我很多，我無以回報，只能以虔敬的心情對待每一張照片。這些作品或許未能充分傳達現場當時強烈的視覺與情感經驗，但我仍然誠懇地邀請你，請跟我到塭子內。

### 新厝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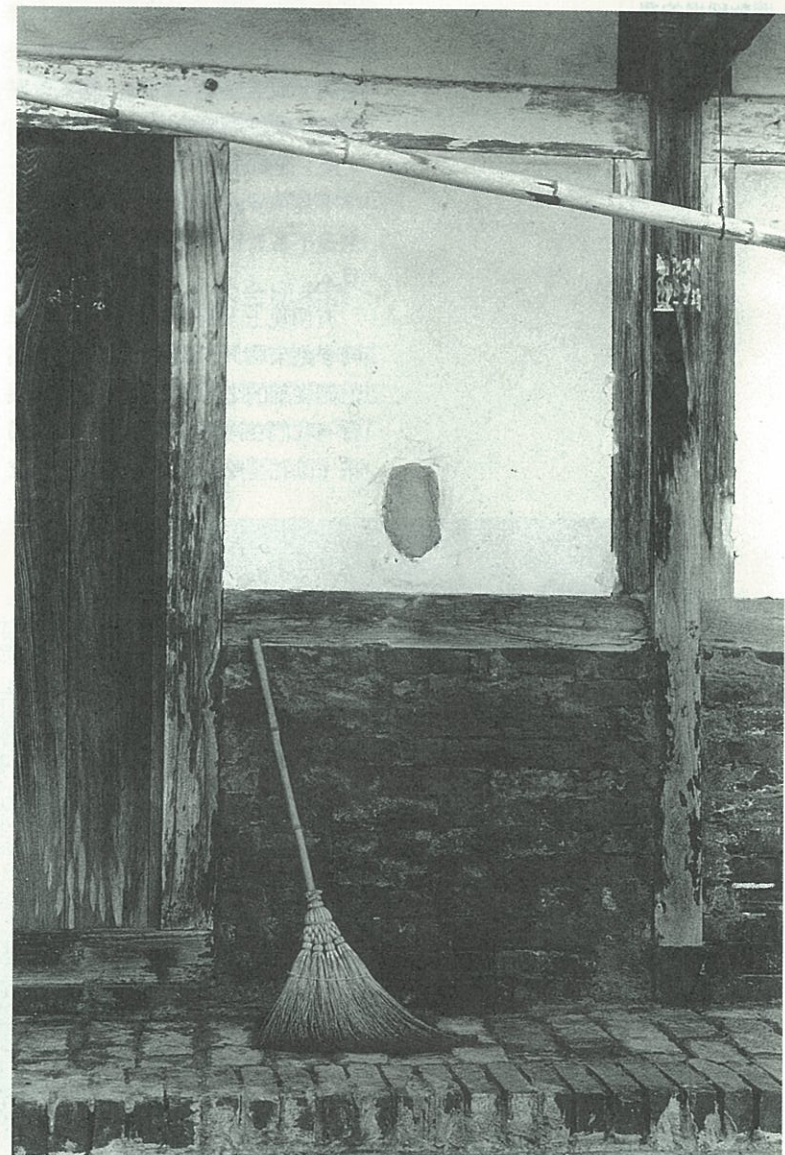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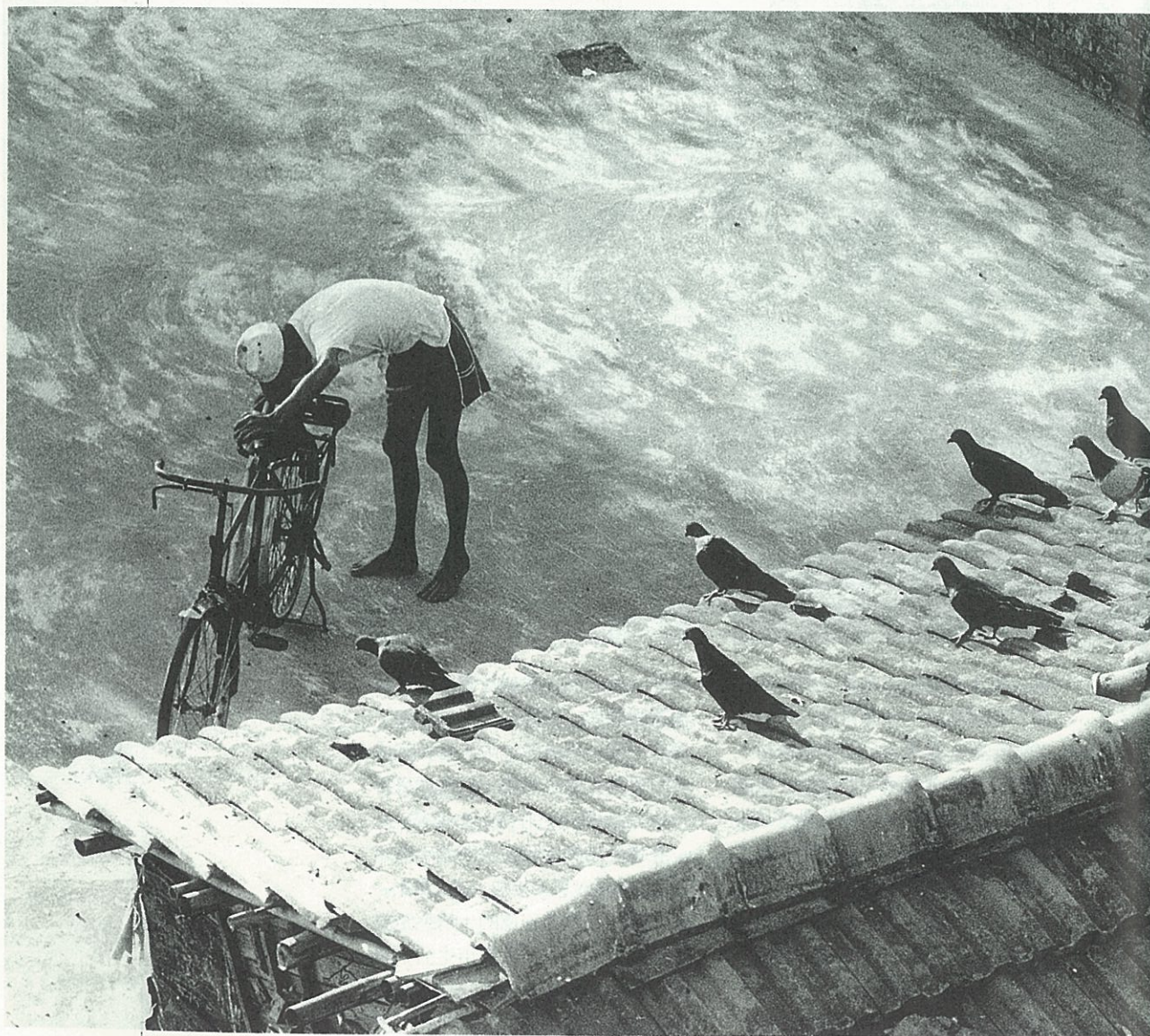
8月中旬了，柏棋到哈佛唸書的日子就在眼前，他們的新居也愈來愈

接近最後完工的階段。申請哈佛研究所和蓋新房子，在去年底差不多同時開始動工。這雙線進行的兩件事情，對柏棋來說，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大學畢業、服役退伍之後，除了在台北待過一段很短的時間，他一直住在塭子內。這個村子，是他工作、生活，與情感的歸宿。在自己土地上建設的新居，不僅帶來實際的價值，更象徵著一種安定的力量、生命的重心。

到芝大或哈佛深造，聆聽那些哲學大師們的講學，是柏棋在大學時

代就夢寐以求的願望，今日終於實現了。然而，一年來，他一磚一土看顯著、平地起樓的新居即將完成時，自己卻要離開了。時間的安排上或許不太湊巧，但是對於柏棋，這絕不構成一種諷刺。我深知無論新居或否，他唸完書一定會回到自己的家鄉。這棟房子的完成，年事已高的父母居住條件得以改善之後，只有使他以更篤定的心情出門，並懷抱著一個更具體的心靈寄託。

整個建造的過程，柏棋投入許多心血。從平面設計圖開始，到選材、



破土、施工、裝潢，他都一面學習，一面提供意見。有一次他戲言：「蓋房子果然是門大學問，不過現在我也會啦。以後唸書回來若找不到工作，我可以去幫人家蓋房子了。」柏棋告訴我，來幫他們蓋房子的各種師傅及工人，都是自己村子裡的人，有些就是屋子後面的鄰居，有些還是親戚，或小學同學。大伙兒有時一面做，還一面聊聊天。騎著單車，在門前悠然路過的村中老伯，沒事會停下來，望著結構上大致落定的房子，仔細端詳一陣子，然後

一棟農舍前。

喚來柏棋，很認真的講了一大堆「參考意見」，譬如某一扇窗子應該怎麼開，或者屋角下的顏色應該怎麼搭配比較好看等等。嘸哩咕嚕說完之後，很滿意的踩著單車又晃走了。你不見得要接受他的看法，但村民永遠不吝於提供他們認為最好的意見。

有個晚上，四、五位柏棋的小學同學跑來聊天，順便討論如何邀集他們從前的老師和班上同學為他餞行。我們在剛蓋好的三樓陽台上喝茶，剝花生吃。除柏棋外，這幾位

朋友都已結婚生子，有一位帶了他的太太孩子一道來。大家從小就是玩伴，小學、國中一直也是同學，彼此的感情濃厚。每個人的學歷都不同，多半人早已經就業。聊天的話題，多半是生活上的瑣瑣碎碎，或者談論著某一個友人遭遇到什麼什麼。從他們時而熱切、時而閒適的交談中，我充分感受到他們之間契合的情誼與自然流露出的懇切關懷。很難想像，他們其中之一不久要去哈佛唸碩士班。

這些朋友平日有空就時常聚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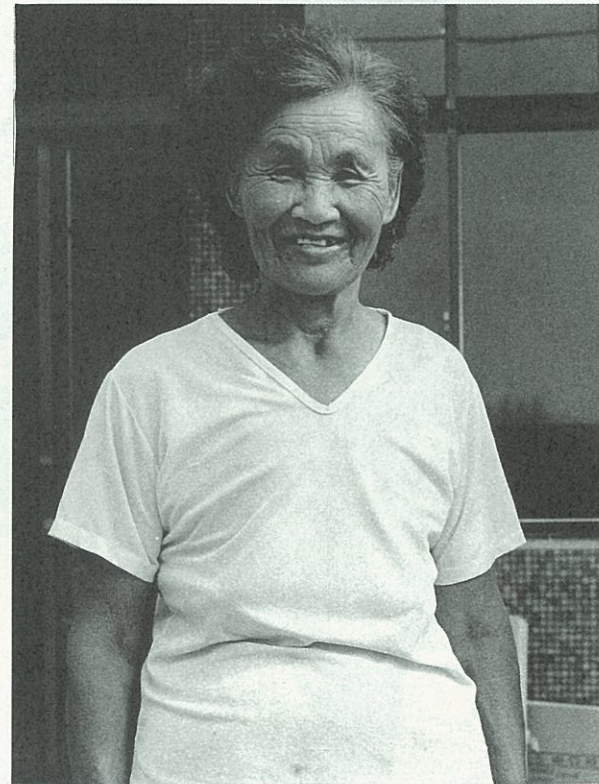
現在柏棋快出國了，住得較近的松祺和銓烽，這一陣子更是幾乎每晚都找他去喝茶。他們知道柏棋捨不得離開家鄉，心中鬱悶，就盡量陪他聊天。有一回到鄰村蚶寮銓烽的家中，我們四個聊天準備各自回家時，銓烽和松祺分別拿了兩三本書還給柏棋。我瞄了一眼，有一本是徐復觀的「兩漢思想史」。銓烽白天駕駛「鐵牛」，替塢子內與蚶寮兩村的農人犁田，松祺則在附近的一家工廠擔任警衛工作。知識與學術，在這幾個學經歷互異的人身

上，沒有形成任何尷尬，更不成為一種障礙。柏棋熱心推薦幾本書讓他們看，他們就認真的將這些書讀過，並且繼續借其他的書。一切就是這麼簡單，這麼自然。

我慢慢開始了解，為什麼柏棋這麼喜愛他的家鄉。

### 柏棋的父母，我的台語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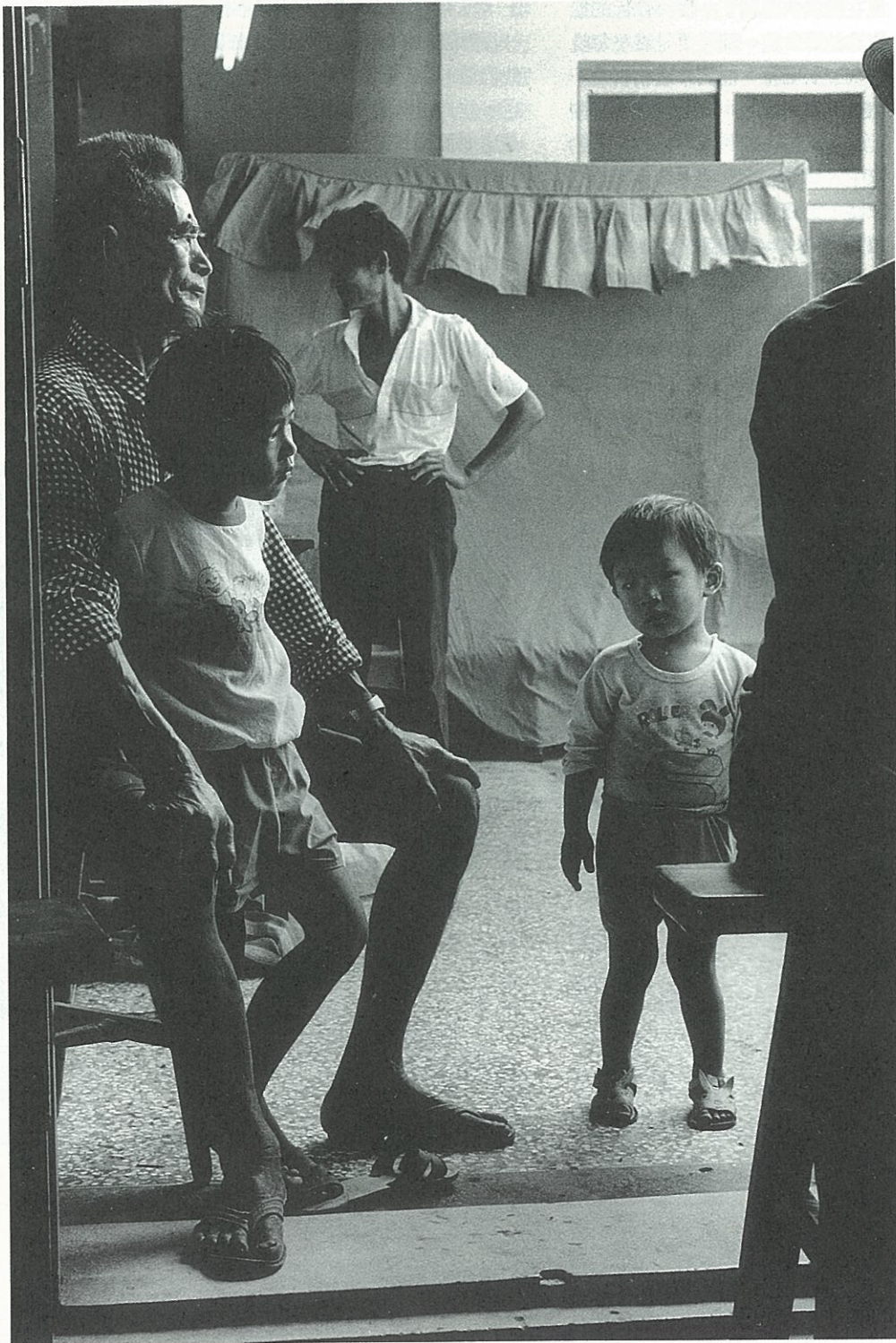
9月初，我再度來到塢子內。柏棋已出國，新居內部的裝置與陳設也都弄好了，我卻代替他先行享用了這棟寬敞、舒適而又樸素的房子，



柏棋的母親。

實在有一點坐享其成的感覺。柏棋有個弟弟在台北做事，好幾個姐姐都已出嫁，散居在台北、高雄等地。姐姐們都很顧家，不時會回到娘家來探望父母。

目前，暫時只剩下黃老伯和阿嬤住在這棟偌大的房子裡。阿伯他們是不懂國語的，我身旁也不再可有資依賴的翻譯，從今以後，我可是



要真槍實劍的用台語和他們溝通了。阿伯和阿嬤永遠是如此的包容。我固然半聽半猜的想法子了解他們的意思，他們更需要運用高度的想像力，耐心地揣摩我這邊究竟在瞎講些什麼。不過，我也終於發現，「置之於死地而後生」的語言學習方式，的確是快而有效的。我感覺自己的台語在字彙和表達上，似乎突然進步了一大截，不禁竊自歡喜了半天。

多學會了兩句話，膽子也大了起來。有一回在村子裡閒逛，看見路旁田邊有3位庄稼漢，約莫4、50歲年紀，蹲在乾水溝上休息，就打個招呼湊過去，一屁股坐下來，跟他們一起聊天。聊了一會兒，我那單薄的台語就罩不住了。其中一位問了我一句什麼，完全猜不出意思，只好從實招來，告訴他們我是個「外省仔」，台語不太行，請他原諒。「你外省仔喔？」他說：「那你台語講得不錯啊，沒有什麼腔嘛。」

這下子不得了，我的虛榮感讓我陶醉了好一陣子。心想，這就夠了，照不照相，我在塭子內已經豐收。不過，當衝到頸頭的血液退潮之後，我很清楚，這當然是溢美之辭。

柏棋的父母是標準的鄉間農民，憨厚、老實、終日勞動。阿伯以前曾在縣農會做職員，退休之後，在自家那塊小小的3分耕地上料理一些雜活。阿嬤更是台灣農村婦女的一個典型，勤勞、能幹，家務田務一肩挑，勞動了一輩子，從不知享樂為何物。70來歲了，每天照樣一早就下田工作。自己的田裡沒有農事的時候，就去別人田裡幫忙。我這晚睡晚起的台北人，在塭子內不好意思睡懶覺，每天6點半到7點之間，掙扎著起床，卻總是發現阿嬤早已吃過飯，不知已經在田裡工作多久了。而阿伯也總是坐在樓下，堅持等我共進早餐，叫我慚愧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柏棋的父親（左）、叔叔（右），及一位朋友在黃老伯家裡便餐。



塭子內與柑寮村的居民，集合於兩村共用的大廟廣場前舉行中元祭拜。結束時，村民焚燒堆積如山的紙錢。

有一次準備離開塭子內時，阿嬤正從田裡收割了一大蔴袋的甜玉米回來。她取個提袋，挑了2、30根最碩大肥美的玉米，叫我帶回台北。我一面欣然接納，一面由於帶不了那麼多，取出其中一半放回蔴袋。待我上樓取了其他行李再下來時，只見阿嬤又把那十幾根玉米裝進給我的提袋裡。要不是我需要一路轉車，實在提不動那一袋玉米，否則我真不願意拂逆她的盛情美意。我們就在門口把那一堆玉米攔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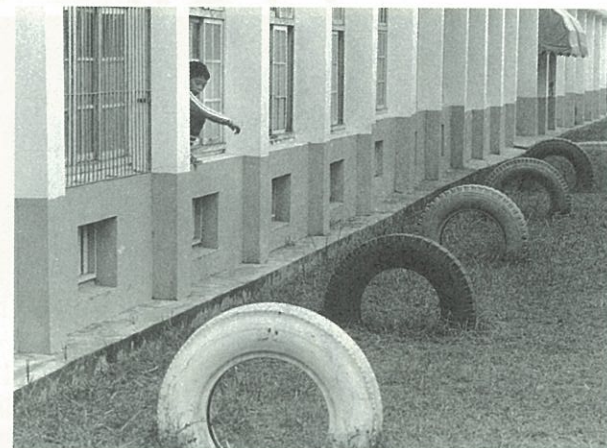
又取出來，來來回回了好幾趟。最後，我折衷的拎了約20根，滿載而歸。袋子提起來仍然很重，不過卻是個溫暖的負擔。

### 聖誕夜在塭子內

對城市裡的人們——尤其是台北市民而言，聖誕節似乎愈來愈變成一個非要隆重歡渡不可的節日了。不曉得大家是不是打算讓它以後取代我們傳統的農曆年？大概也愈來愈少人記得，我們是因為「行憲紀

念日」而放假一天的。不過這點倒無妨，恐怕還幸虧有個聖誕節做掩護，轉移了注意力，否則以台灣多年來所行的「憲」，假若那紀念日單獨出現，豈不成為更令人尷尬的諷刺？

所以，識時務的廣告商、傳播媒體，以至於政府首長（譬如比賽辦舞會的兩位院轄市市長），都趕快鼓勵大家努力學做洋人、過洋節，在Merry Christmas與倒數讀秒齊喊Happy New Year聲中，忘了我是



塭內國小的教室背面。



誰。12月上旬以後，台北的百貨公司和街衢要道上，就張燈結綵，擺出各式各樣的聖誕節裝飾。越接近聖誕前夕，只見購買聖誕禮物、卡片、服飾的人潮，以及趕場前往家庭舞會、聖誕大餐、雷射舞會的人，更加分身乏術。

24號中午，我逃離這個沸騰喧囂的城市，搭車來到塭子內。我想躲到一個安靜的地方，並且希望確定一下，還是有人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進入村內，迎面而來新鮮清爽的和風使我精神一振，這裡沒有Jingle Bell，有的只是另外一個平實的日子。村內一些孩子，早已跟我混熟了，見到這「照相的」又來了，連忙拉我過去看被他們彈弓打得已奄奄一息的一隻「四腳仔」（青蛙）。很快地，他們又發現另外一隻鮮蹦亂跳、不知大禍之將至的傻四腳仔，就又追殺過去，搶著看誰先打中第一槍。還好，塭子內小朋友的玩具仍然是「四腳仔」，不是美國進口的聖誕禮物。

在塭子內，我早已經是村裡的一張熟悉的面孔。背著相機袋在路上蹣跚，街道兩旁的小商店門前，隨時碰到幾個人親切的跟我打招呼：「什麼時候到的？屋裡面坐啦。」其實在村子裡，見到任何一個生面孔，只要先點個頭示禮，對方一定



柏棋的哥哥喻台大時不幸早逝，安葬在他們家的田裡。

點頭微笑回禮，通常還會加一句「來坐啦」。我知道，這不完全是客氣話，如果我跑進去坐，他們真的會泡壺茶跟我聊上半天。似乎只有走到鄉下地區，才能充分感受到隨意和陌生路人點頭打招呼的愉快經驗。以點頭微笑撤除心理防線，立刻拉近彼此距離的感覺，是在裝滿了鐵門鐵窗的都市公寓的樓梯間，很難體驗得到的。在埕子內，我痛快的到處跟人打招呼，恣意地享受著在都市中奢侈的、稀有的經驗。

聖誕夜，埕子內一如平常。10點過後，居民已紛紛就寢，村內一片寧靜。夜間電視新聞裡，正播放著今晚高雄市官辦雷射舞會的現場影像。螢幕上那些龐克造型、狂叫狂舞的畫面，對這個小農村而言，是如此遙遠，如此「超現實」。

我不忍多看蘇南成的狄斯可舞姿，關上電視，走上柏棋家的三樓陽台。面對田野的一扇房門兩側，大理石片上分別刻著幾個字：右邊是「淡泊明志寧靜以致遠」，左邊是「富貴浮雲名利比朝露」，中間橫幅寫著「結廬人境世事難忘懷」。這些字句是柏棋擬的，也是他長久以來，且長此以往的心情寫照。

夜深人靜，空曠漆黑的村落綴著零星稀疏的燈光，偶爾傳來幾聲狗的低嗥。埕子內，有個真正的平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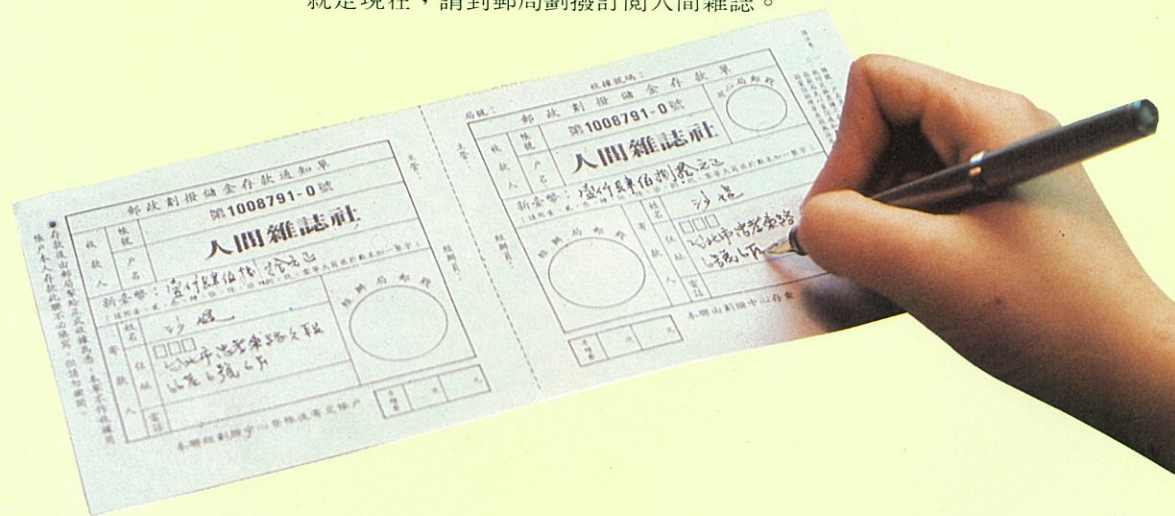
## 請立刻參與 人間雜誌的所信· 所望和所愛...

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特別需要您的訂閱。

因為您的訂閱，將會使「人間」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更多充滿理想和愛心的、年輕的報告攝影家和記者，到台灣更遠、更偏僻的現場，做更深入而動人的調查與報告；使「人間」能拍出更動人的照片；使「人間」有能力維持高度的印刷水平，並且讓「人間」有能力維持一本不願意降低文化和人文水平來取悅市場，使「人間」這一本在中國雜誌上堅持文化、理想和人間性的雜誌，得以不斷繁榮發展。

您的訂閱，是您具體參與「人間」的信念，希望和愛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就是現在，請到郵局劃撥訂閱人間雜誌。



## 人間 非洲

蘇丹 依索匹亞  
AFRICA · SUDAN · ETHIOPIA

「我不願意以飽食、幸福的人的立場，帶著憐憫的眼光去看飢餓不幸的人。」水禾田說，「我是以同為人類的等高的視角，去看這些在苦難中仍然自有尊嚴的人們...」。

水禾田的「人間」計128頁  
彩色照片計59幀 定價150元

●定價150元●直接劃撥8折優待：120元

###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訂閱：全年1480元·半年750元·學生優惠價：全年/1380·  
半年/700元

### ●現在訂閱贈書優待

凡在76年4月30日前訂閱1年者，贈送：「陳映真小說選集」（附陳映真自繪插圖），或香港名攝影家水禾田的「非洲·人間」1本，價值各150元。兩者請任選1種。（請於劃撥時註明）

